



橋隆規

集

桥 隆 飙

(下)

原著：曲波
改编：韩秀岚
季源业
绘画：季津业
封面：季源业
扫描：自治州
制作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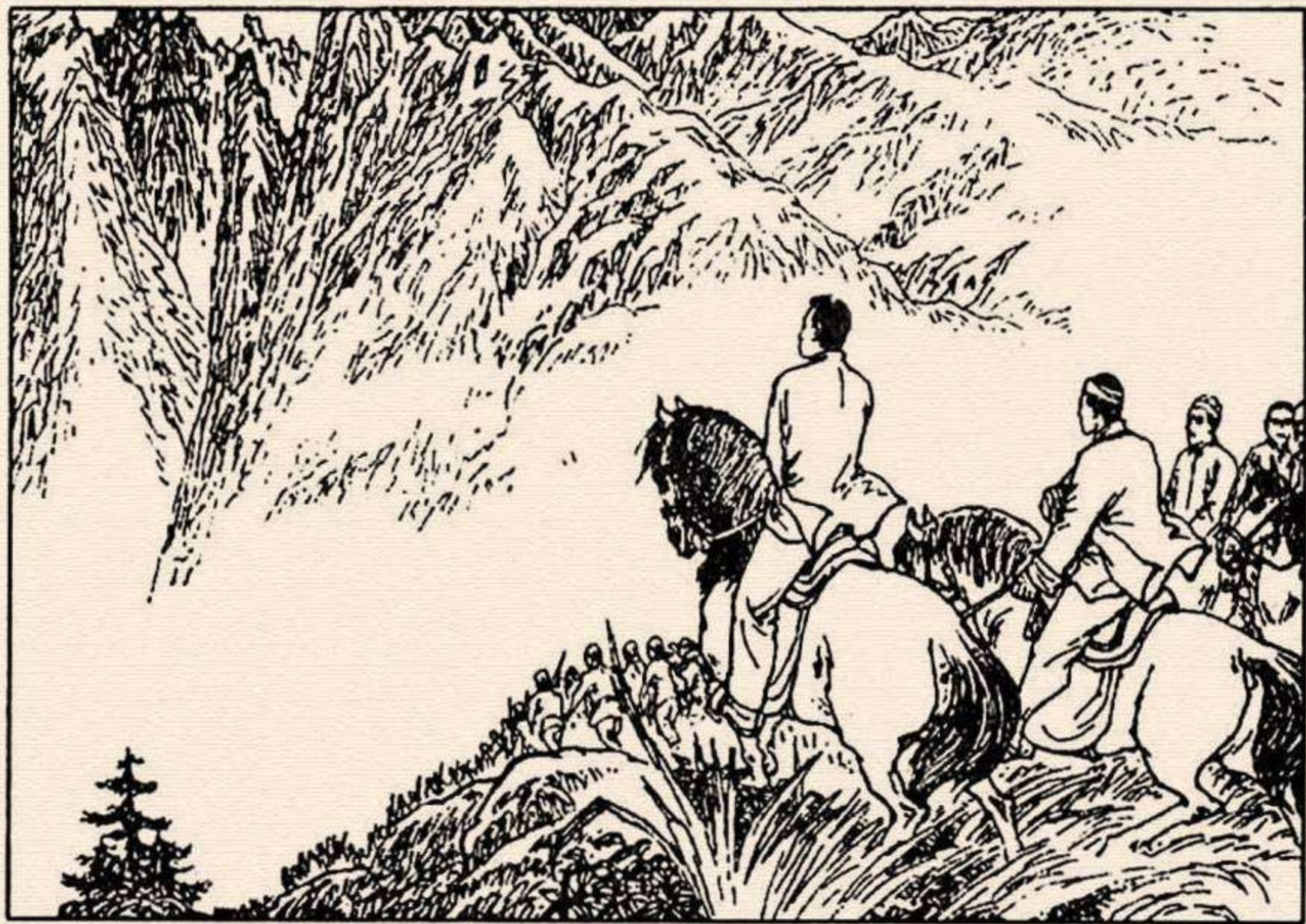
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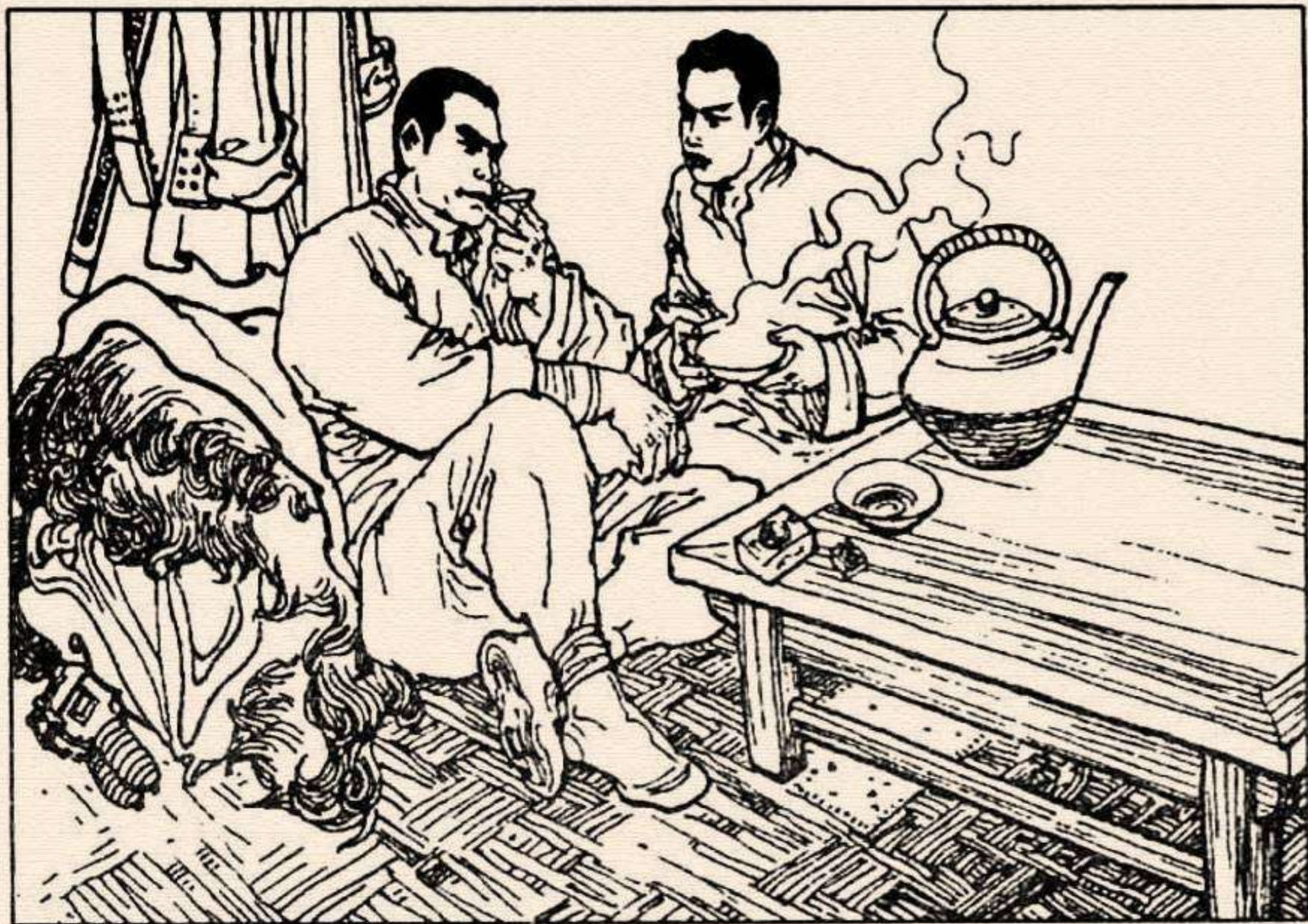


内 容 介 绍

抗日战争时期，有一支活跃在胶东三古镇地区的奇特武装——飙字军。他们英勇善战，经常给敌人以出其不意地打击。为了弄清这支队伍的底细，八路军侦察参谋马定军和沙贯舟同志，奉命前往应变侦察，并相机争取，改编了这支人民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，使其成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，叫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部队。本书描写的是飙字军冲出敌人重兵包围之后，转移到根据地边缘地区休养生息。不久，他们找到了边区党组织，从此，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，不断地打击敌有生力量，最后，拿下了敌寇盘踞的重镇——三古镇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。这支英雄的部队也在战火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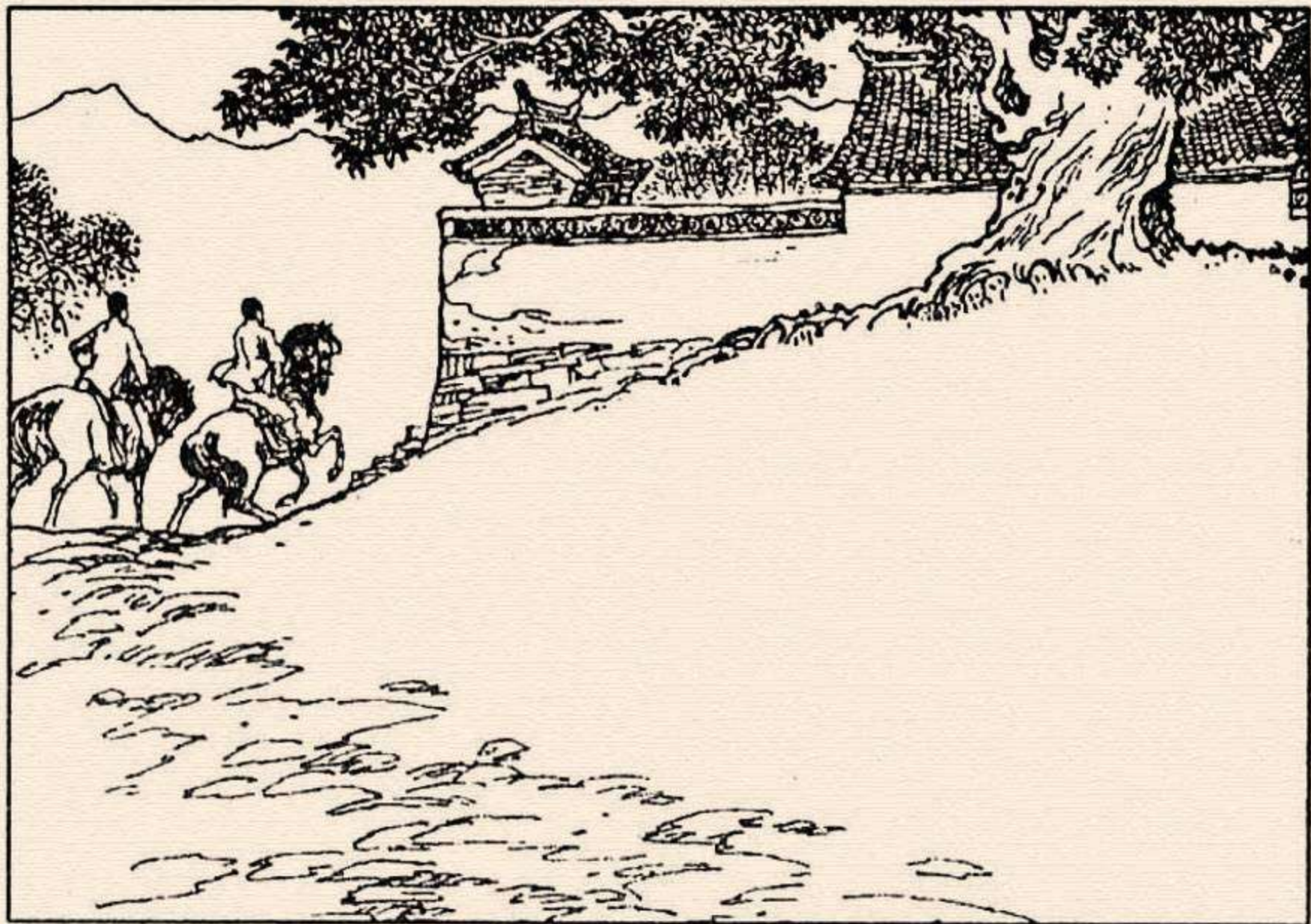
1 我们在邢山谷口突围后，经过几度虚实转移，来到了羲铭镇。这儿距我根据地只有二十里路，又是各种势力的边缘区，比较安定，正好休养生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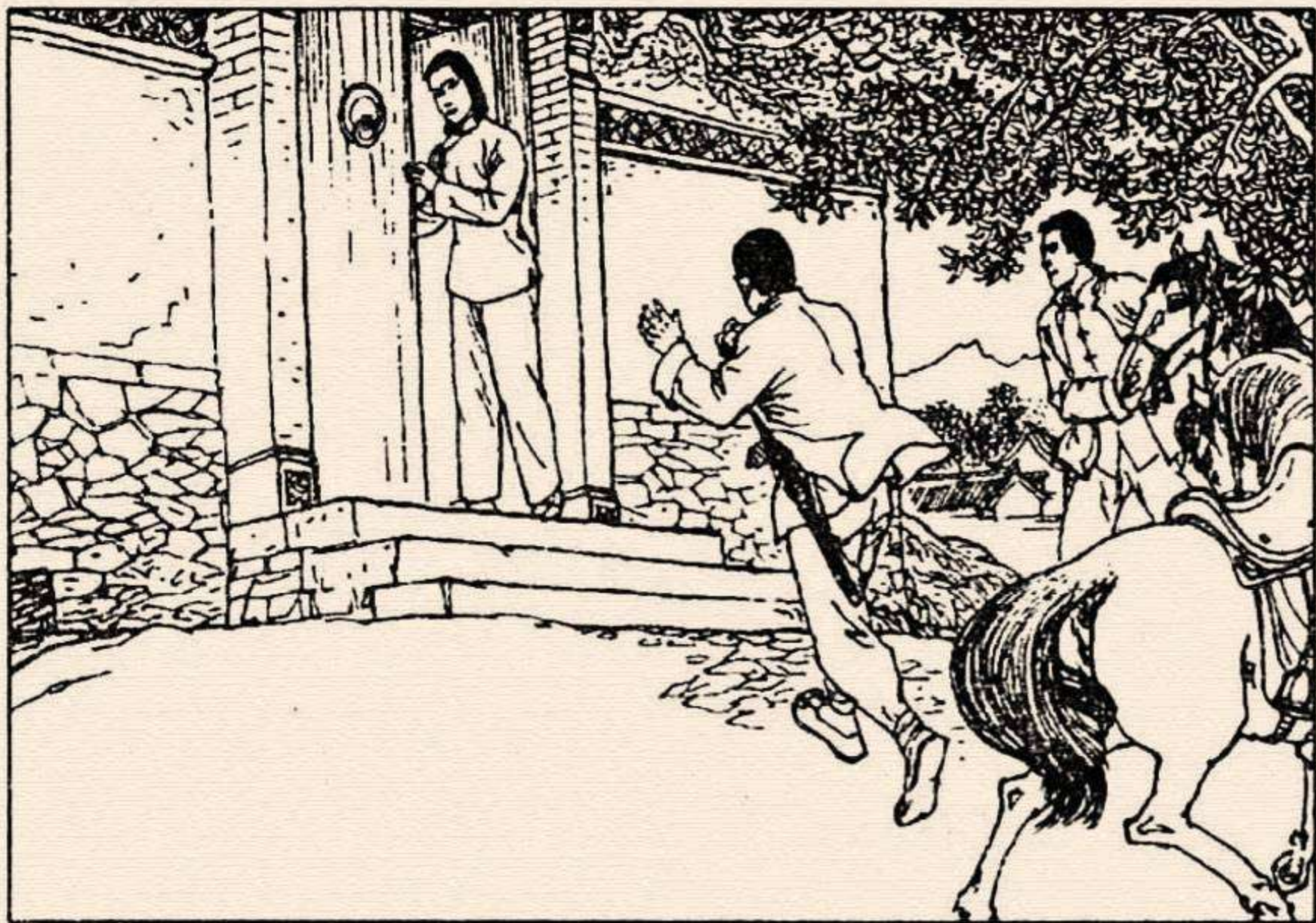
2 桥隆飙在养伤期间，常常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：“我的表哥和表嫂，那可是天下第一号的好人，我两岁时死了爹妈，要没有他们抚养，我老飙可能早就喂狗了。”说着淌下了热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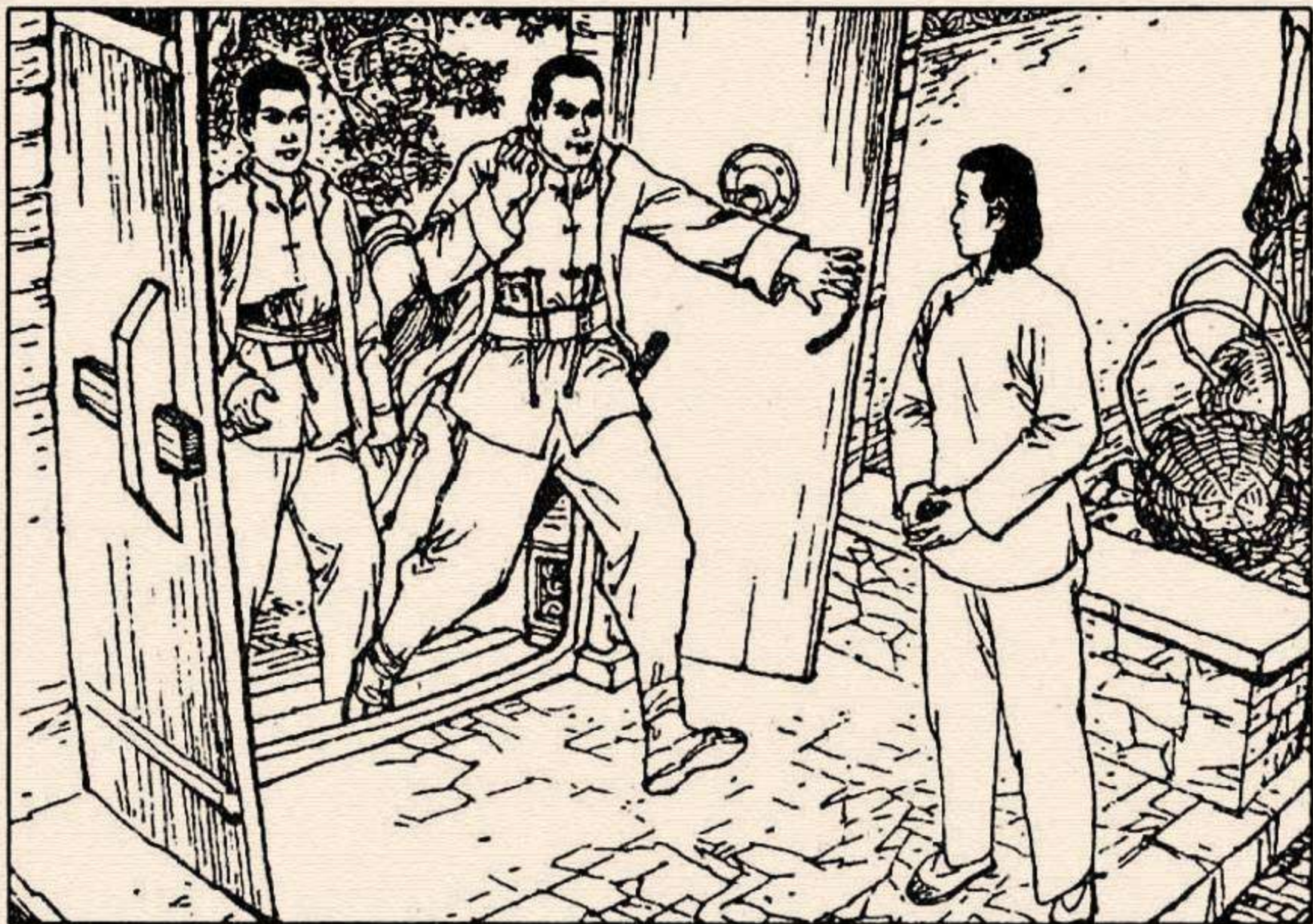
3 随之，他把最好的衣服穿戴起来，挎上心爱的双枪和短剑，又拿了五十块现大洋，略显急促地对我说：“马老弟，走，跟我去串门亲戚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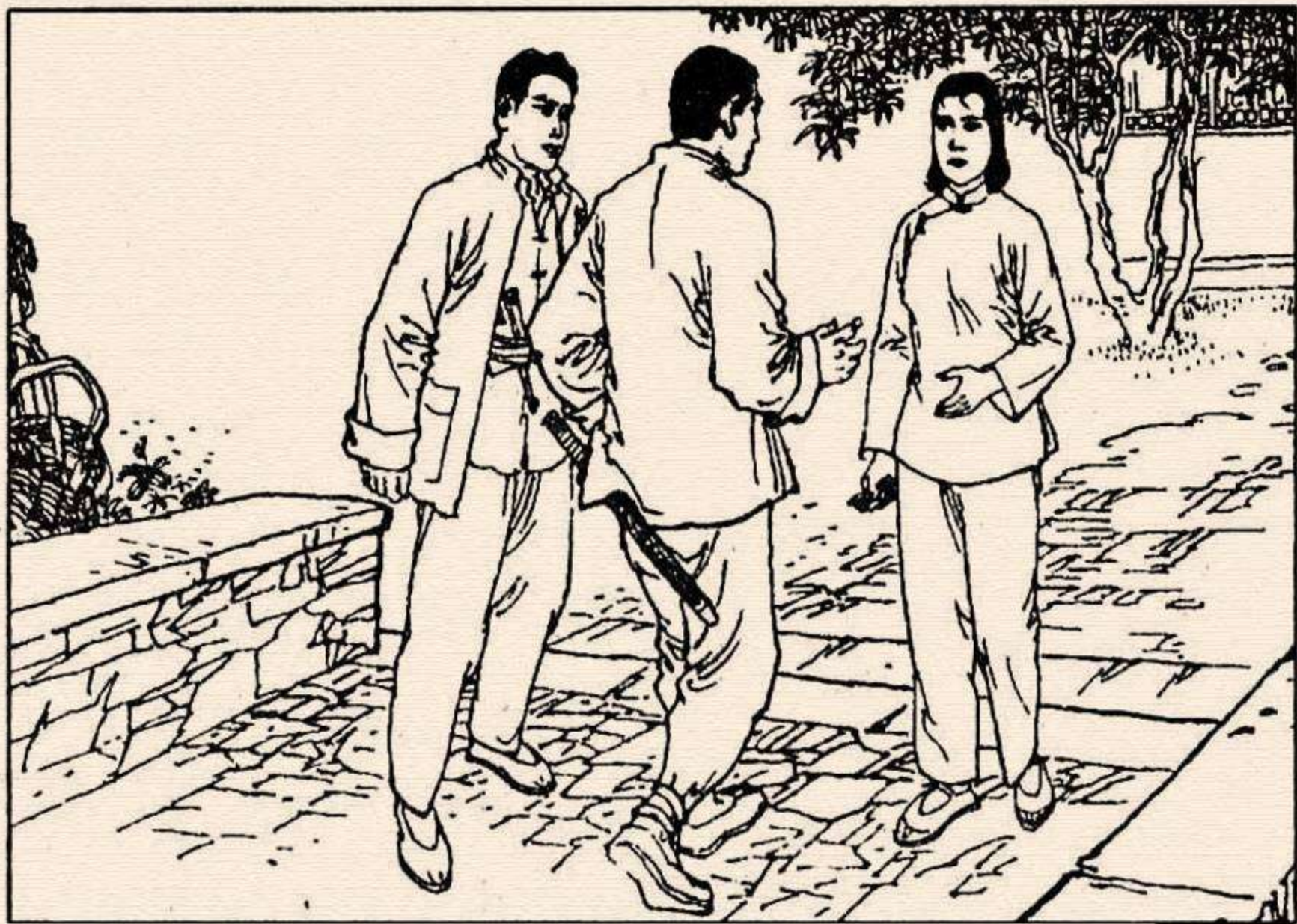
4 我随他走出门，跨上马。一阵急驰，到了侯家店。他非常熟悉地领我直奔东山丘下的一座瓦房院落前。下马一看，门锁着，我们只好拴马在杏树下等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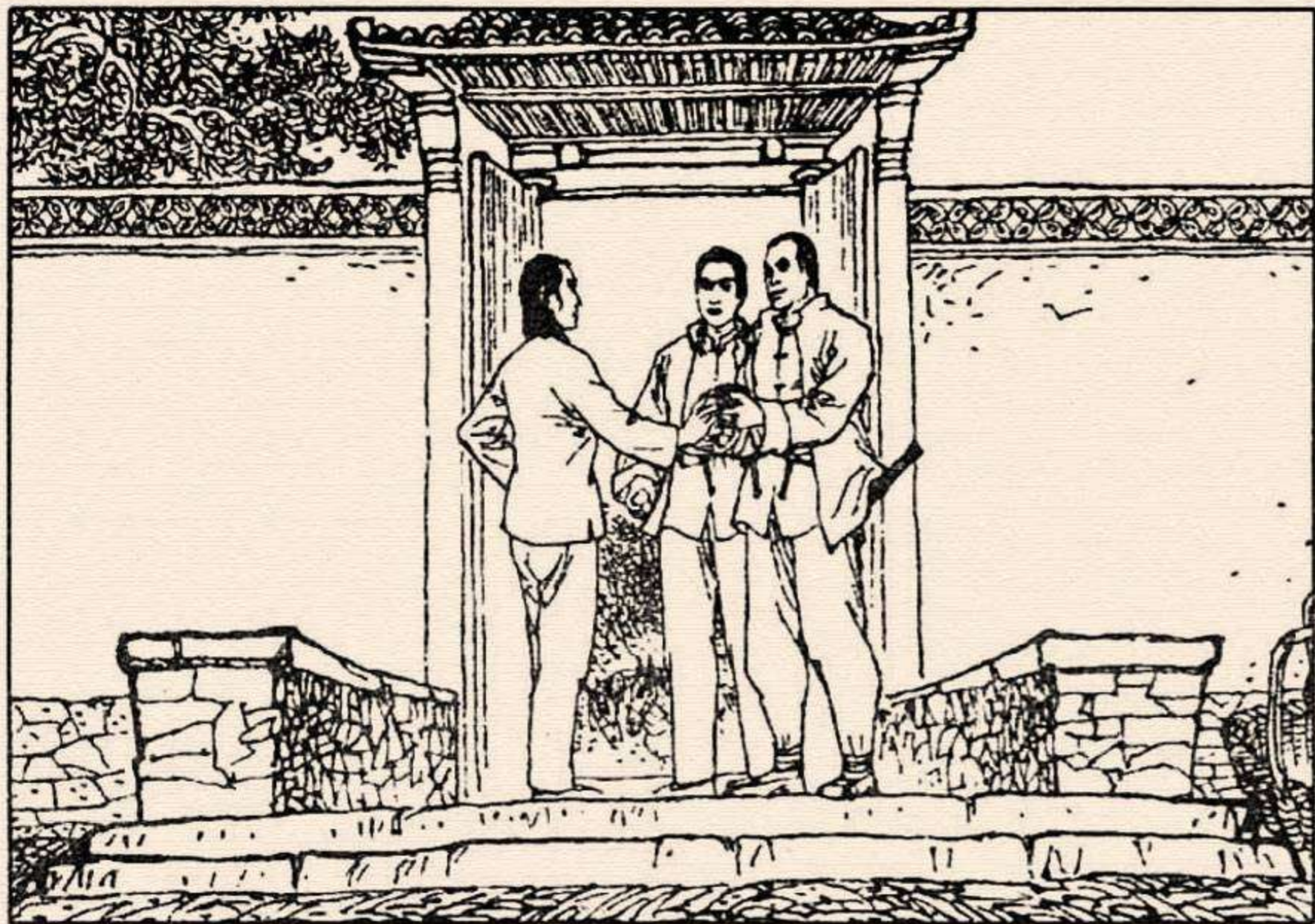
5 一会儿，一位举止文雅的中年妇女神态从容地向这儿走来。她发现我俩后，显得有些吃惊。但很快就镇定地开门走进院去。桥隆飙赶忙起身去追，边跑边喊：“表嫂！表嫂！我是小飙啊，你认不出来啦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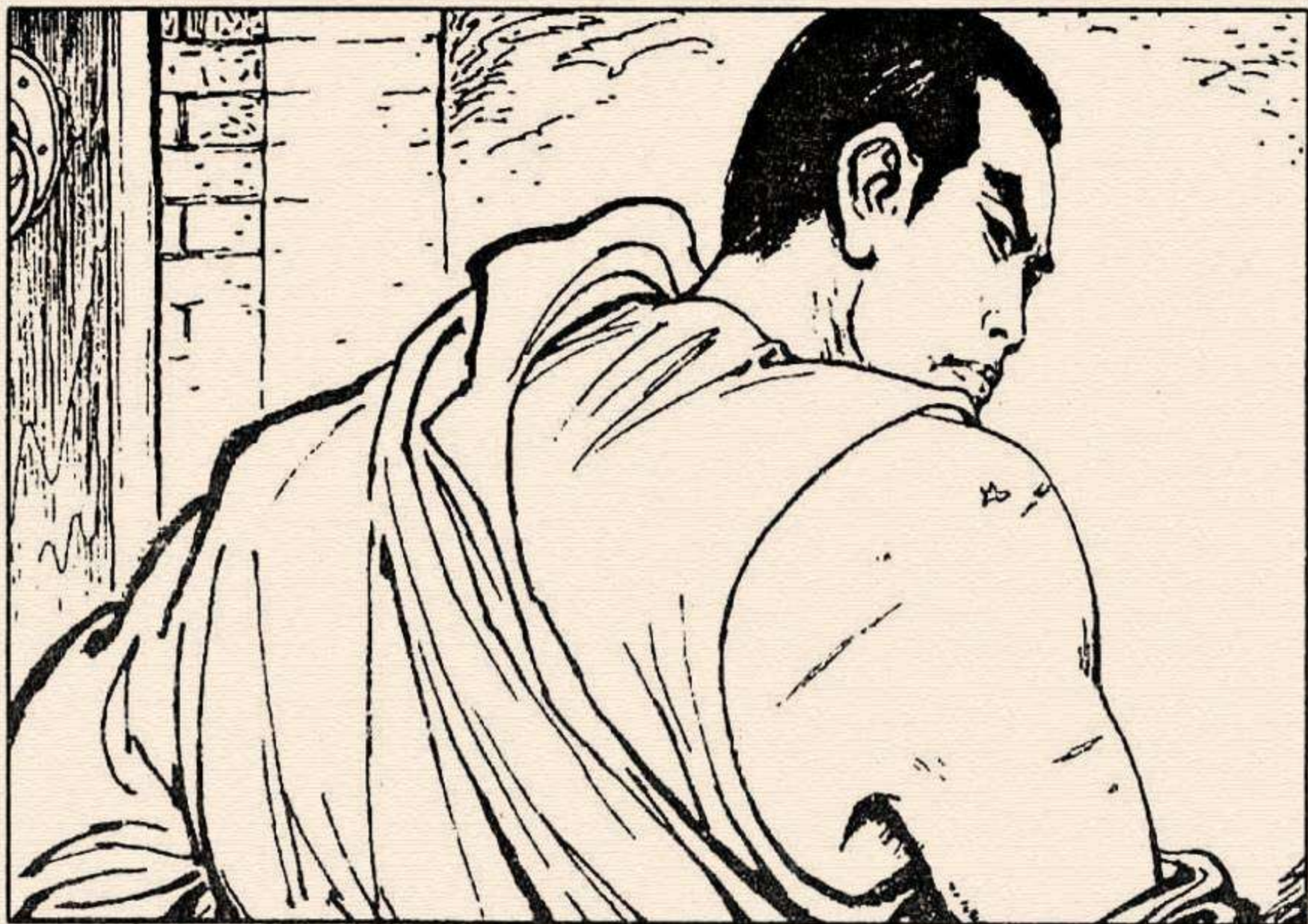
6 表嫂警觉地打量着我俩，还不时看着老飙的右耳，老飙冷不丁想起了什么，忙指着右耳说：“表嫂，你是看我耳上的痣吧？在呢，你常说‘痣在耳垂吊，长大使枪炮’，嘿！还真叫你说对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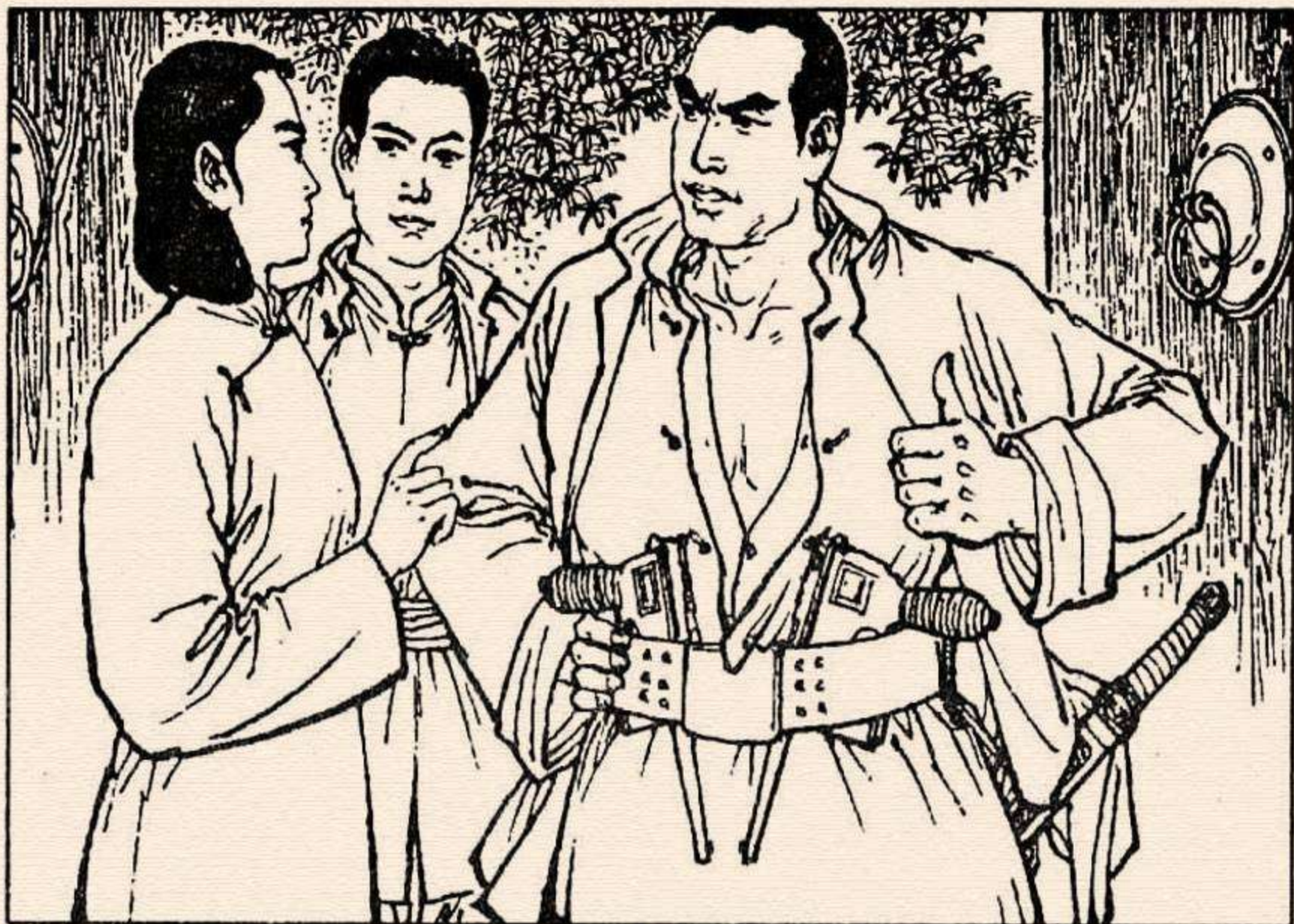
7 表嫂虽然看准了，但见我们的穿着打扮，脸上只淡淡泛起一阵难以察觉的笑容。接着很客气地对老飙说：“表弟，你现在是贵人了，可不比从前，那时，我家道贫寒，若有照顾不周之处，还望你担待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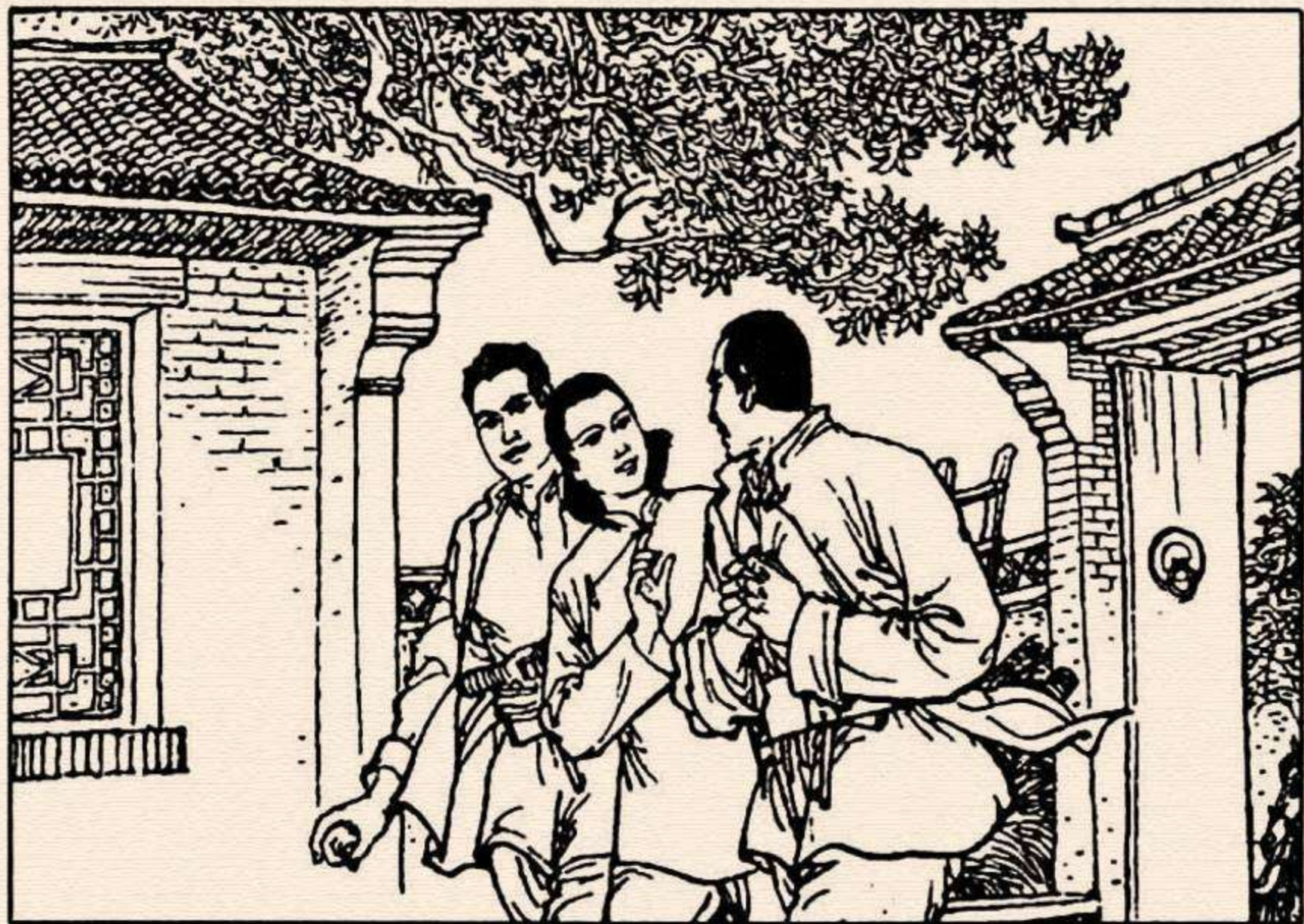
8 老飙一听，急得直跺脚，猛然把钱递给表嫂。表嫂拒收：“侯家虽穷，可从不花不义之财！”老飙痛苦极了：“你冤枉我了。这都是杀鬼子打汉奸得来的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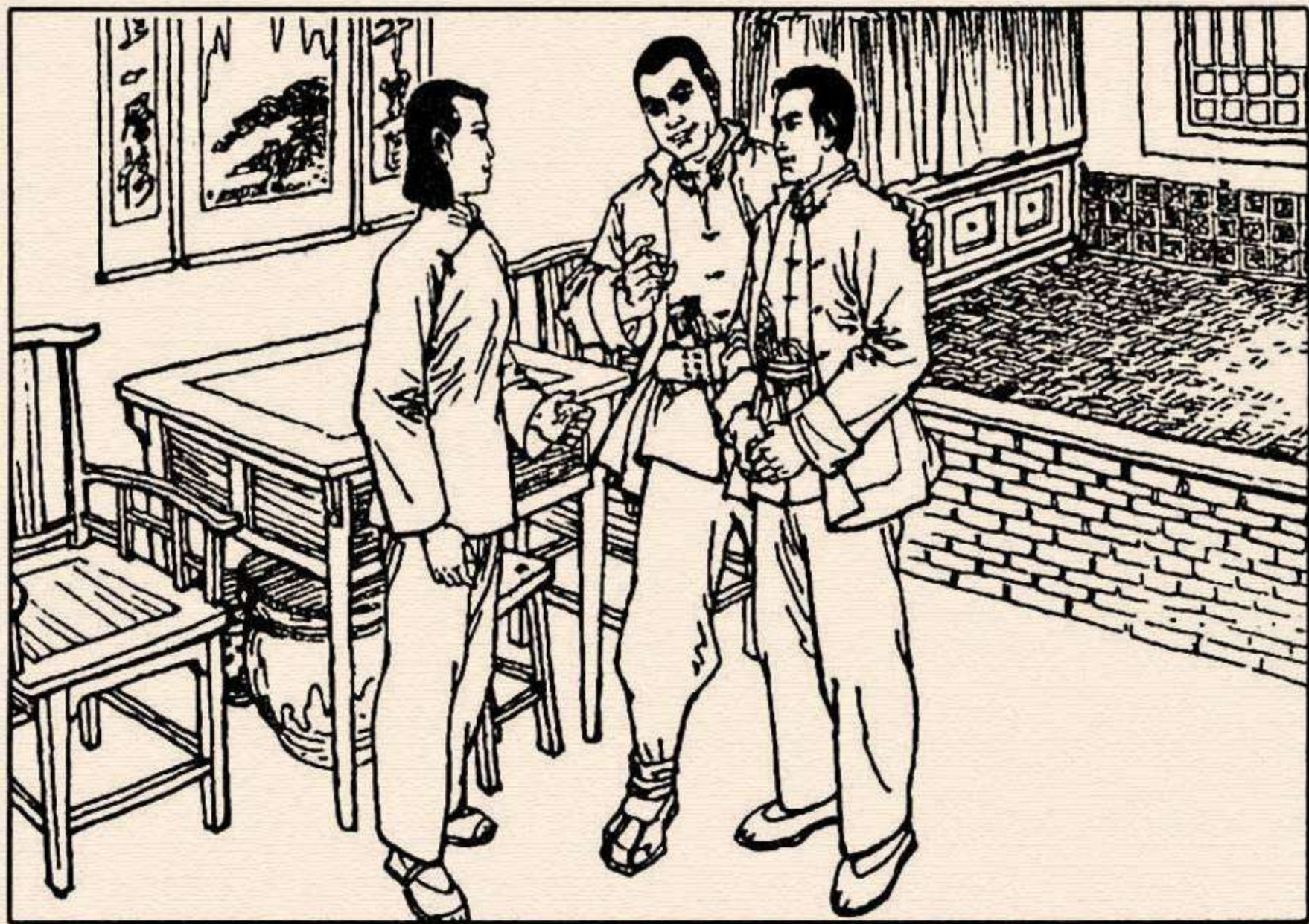
9 他说着将钱往地下一扔，脱下衣服，让表嫂看他被敌人打的伤疤，说：“青天在上，我飙子若有半句谎话，天地不容！”看来，他因为得不到亲人的谅解，痛苦到了极点。



10 我急忙对表嫂说：“表嫂，指挥长说的全是真话，你就收下吧。”表嫂依然没加可否，走近老飙，用审度的口气问：“你是干的什么队伍，在的什么党派？”老飙粗声大气地说：“我无党无派，是单打独干的飙字军！”



11 表嫂一听，立刻惊喜地拉着老飙说：“噢！飙字军就是你们哪！好兄弟，你可还是小时候那股野劲，快穿上你的虎皮吧。幸亏你表哥不在家，要不又该捶你了。”说完忙把我们让进屋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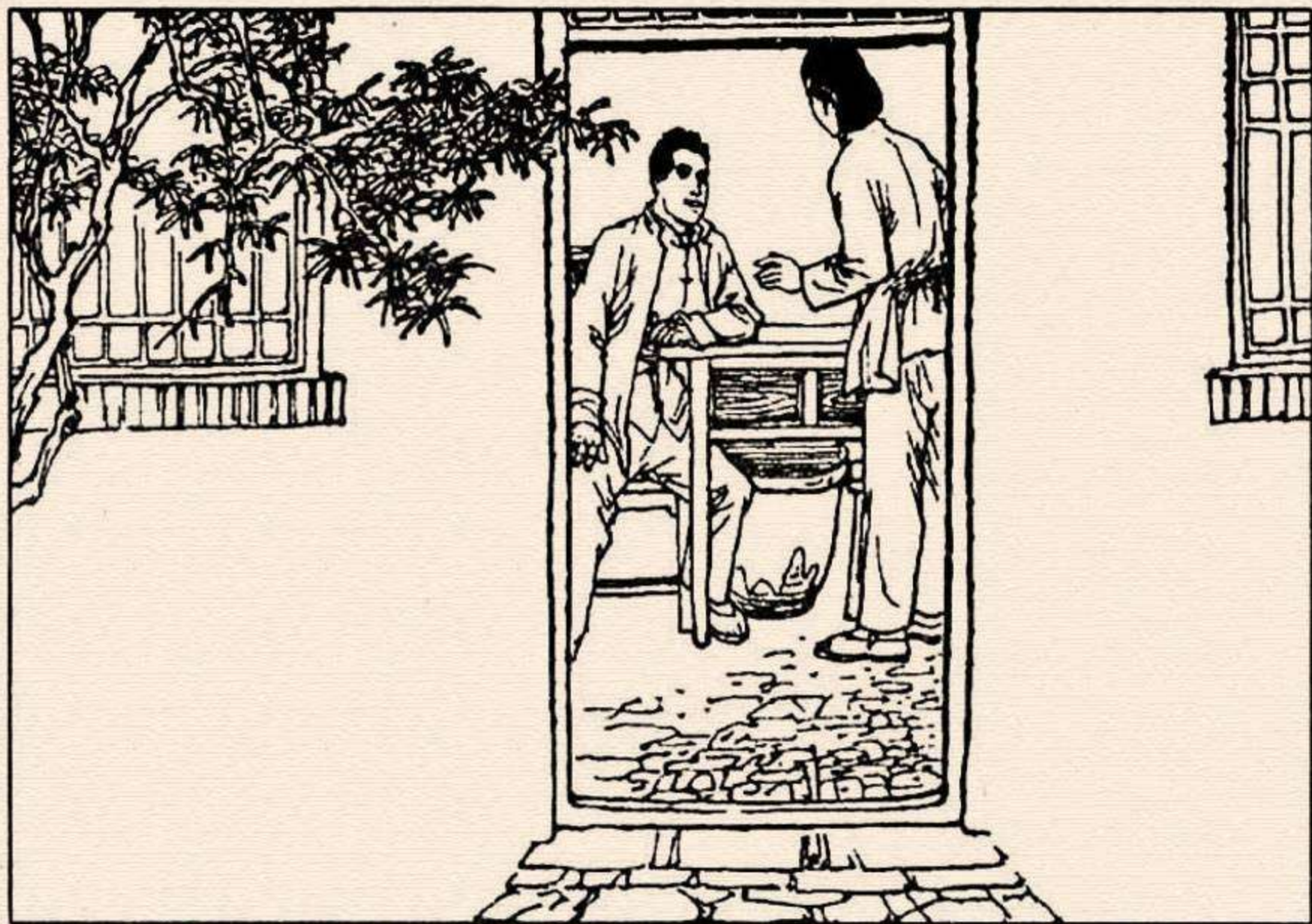
12 老飙这才把我介绍给表嫂：“这是我的师爷马定军，我叫他马驹子，是个好念书人。”表嫂听了，欣喜地说：“巧啦，巧啦。”说着就张罗着做饭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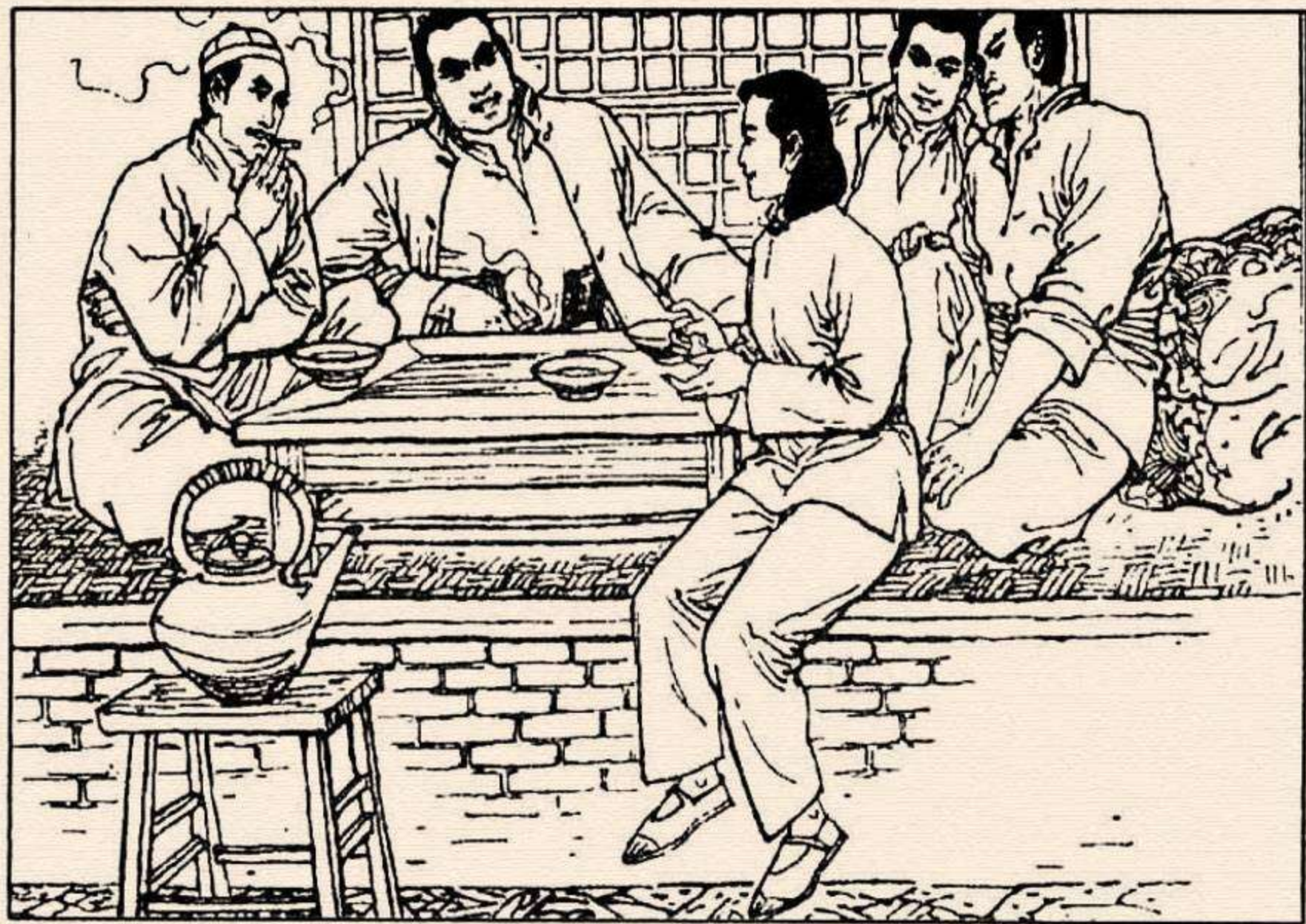
13 老飙在表嫂面前，亲昵得就像久别母亲的孩子一样。他高兴地一个劲儿追着表嫂问东道西。还把他这十几年来来的悲欢经历，倾述给表嫂。我这才真正了解了他的身世。



14 原来，十四年前年仅十三岁的小飙，为了给表哥表嫂减轻负担，偷偷跑出去谋生。他吃够了苦，历尽了人世间的^{不平}，磨练出一副钢筋铁骨英雄胆。当日寇入侵后，他结拜了九家弟兄，夺了国民党溃兵的枪，树起了飙字军大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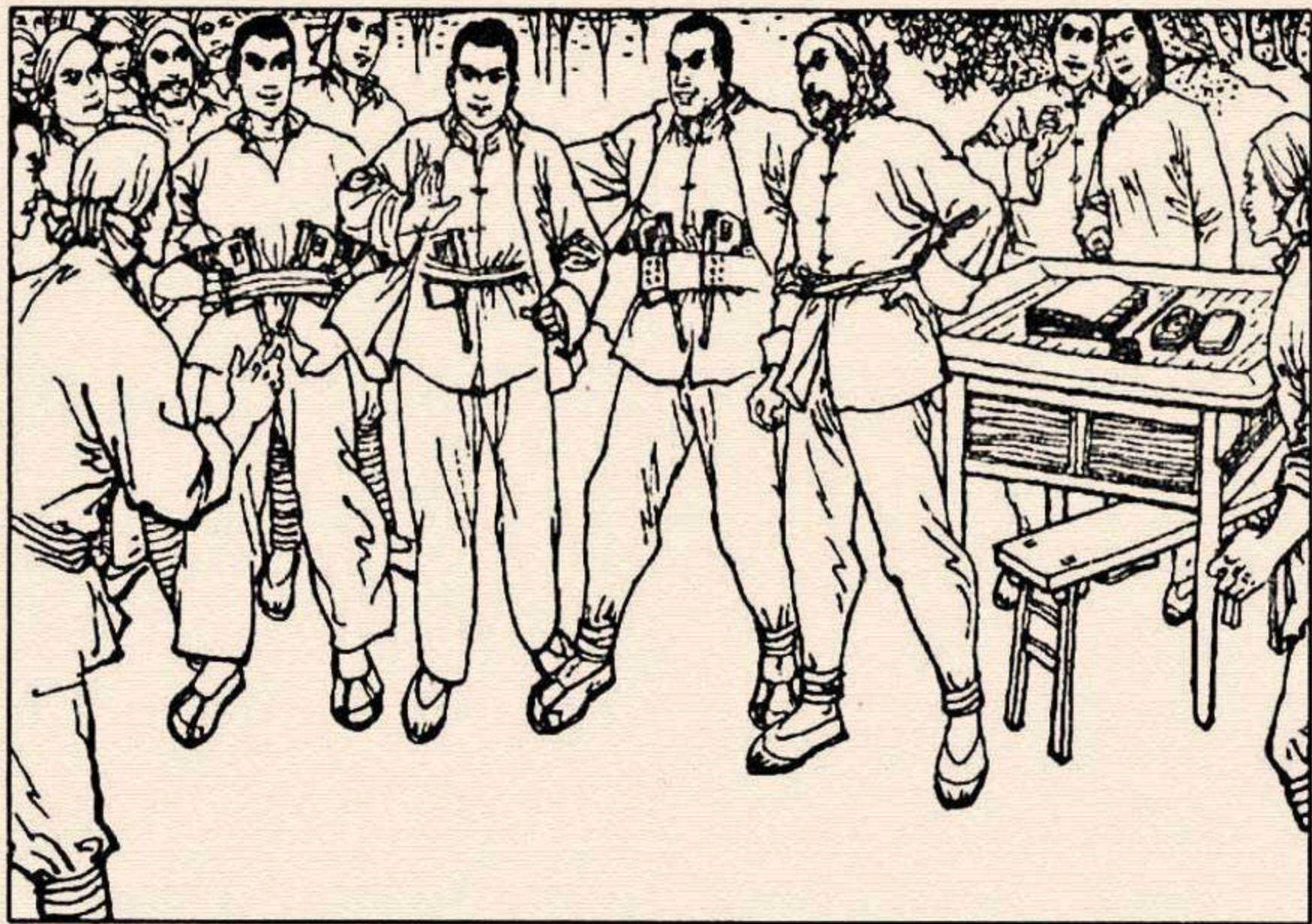
15 晚饭后，趁老飙和侄儿小华出去玩时，表嫂亲切地对我说：“定军同志，我叫越颖，是这一带边区的特委书记。你和贯舟同志的报告，上级都见到了，已经通知边区党委，要配合你们团结改造这支队伍，以后，我们一起工作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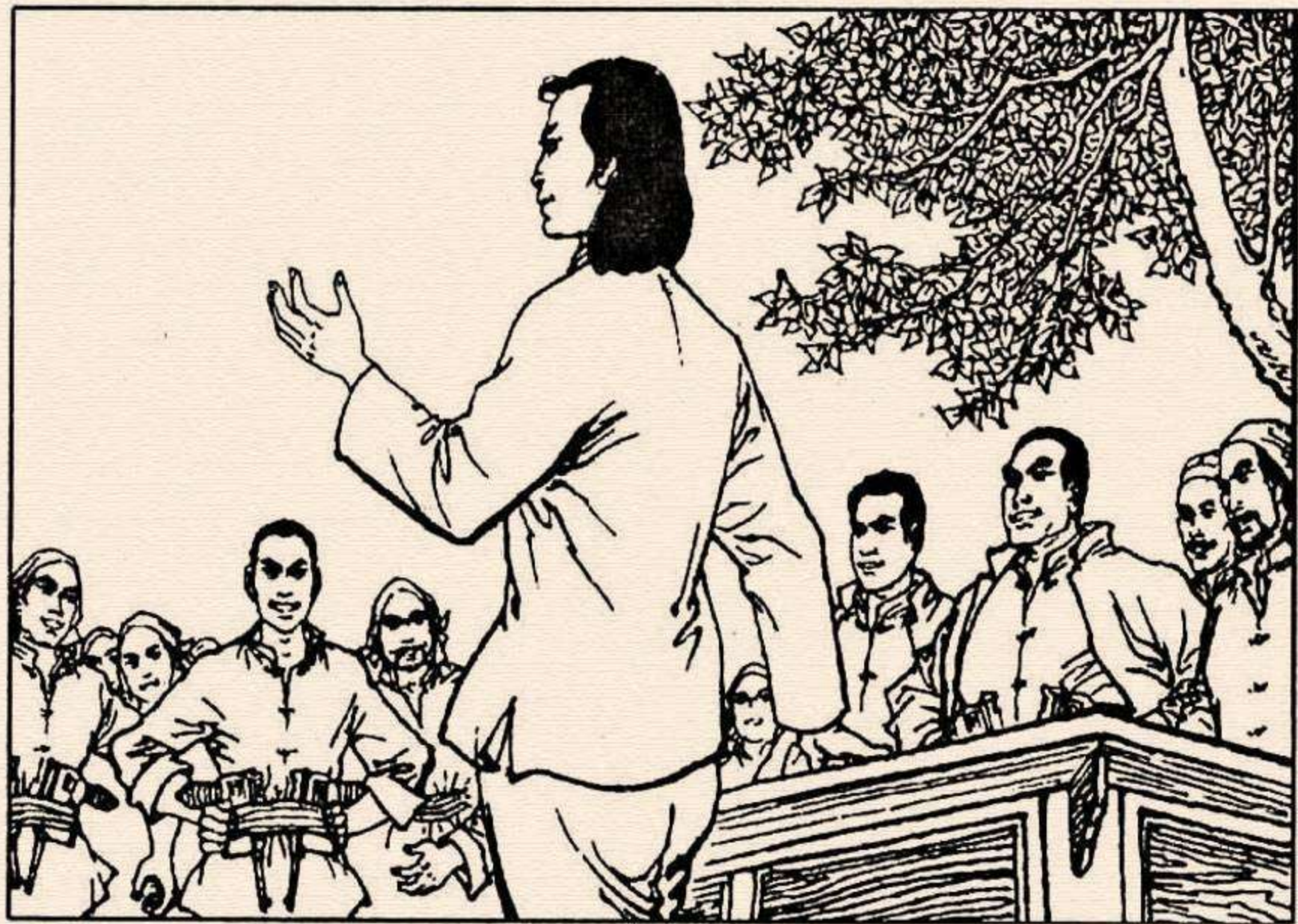
16 为使这支队伍迅速而健康地壮大起来，必须提高指挥员的觉悟和才干。表嫂便利用她和老飙的特殊关系，巧妙地对飙、肖等人开展思想工作。使他们认识到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抗战才能胜利，革命才能彻底。



17 凡是老飙认准想通的事，他就雷厉风行地去干。一天，他把队伍集合起来，讲了一通人共产党在八路军的好处，还带头在花名册上按了手印，就算是在了共产党，入了八路军。当时，我被他弄得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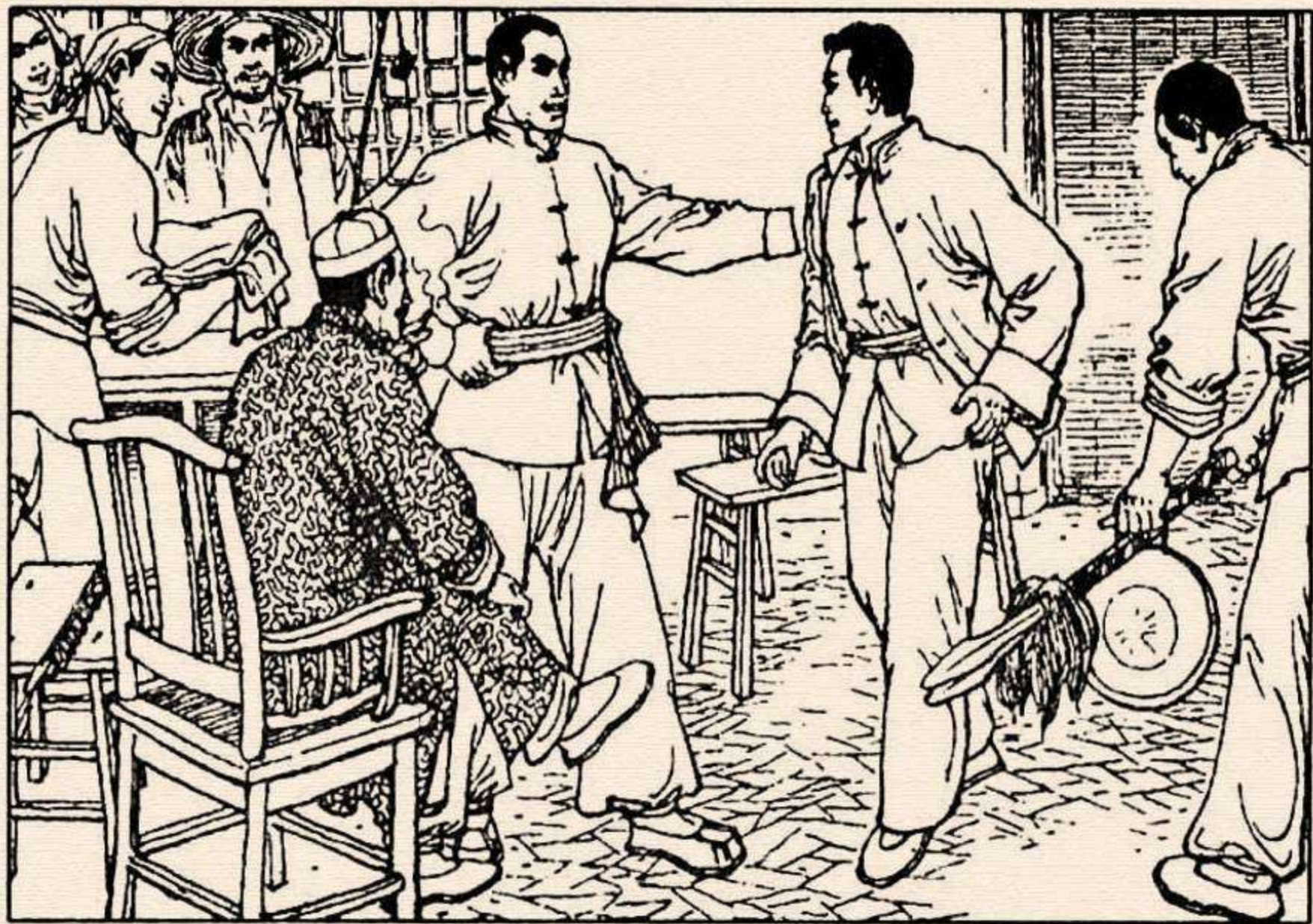
18 他又突然转身拉着我说：“咱马师爷和老沙早就是共产党了，从现在起，咱们跟他俩都一样了！八路军不兴叫师爷，以后大家改叫政委，你们都得记住。”我连忙对他解释，说政委是要上级委派，可他说什么也不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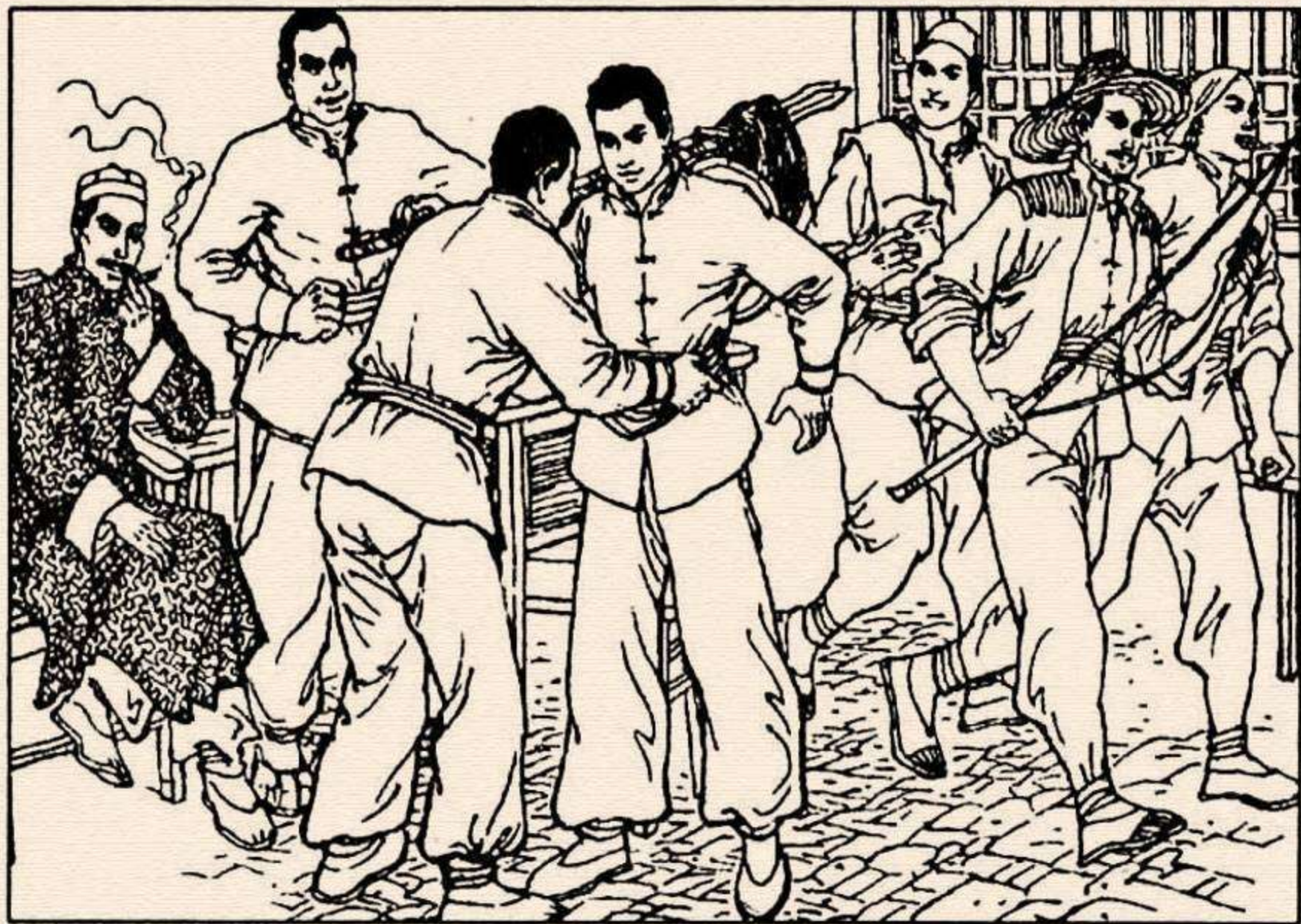
19 越颖同志为了扭转这种局面，只好先叫我答应当教导员。她又把军队的组织、党的性质、纲领等讲了一遍，这才把人们的思想引到轨道上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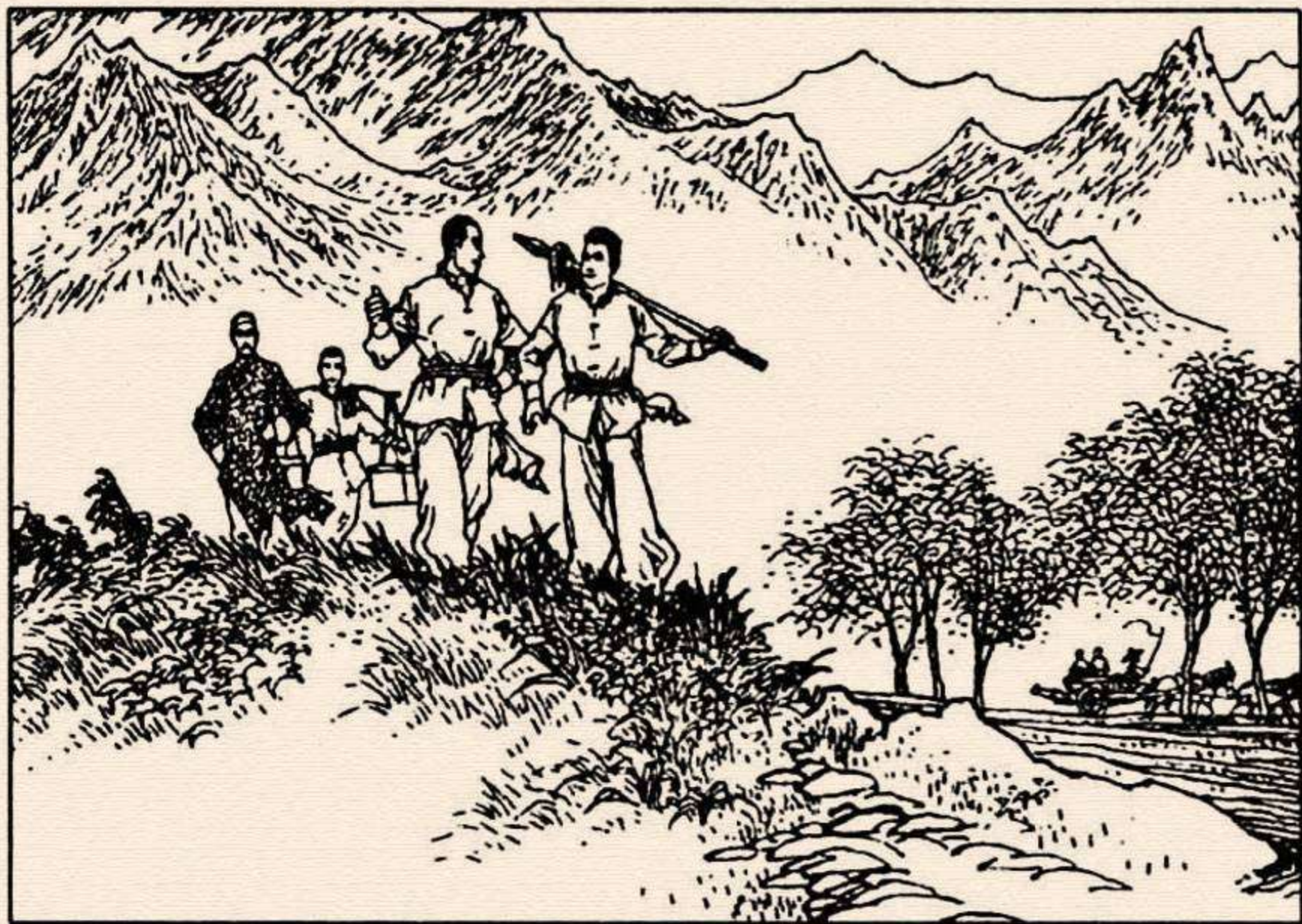
20 老飙高兴地命令战士说：“弟兄们，入了共产党，在了八路军，咱该送进门礼了。我的伤也好了，准备打出去，夺礼品！”老飙的决定虽然武断，但恰能配合打击敌人的秋季抢粮计划，我和越颖同志商量后，也就同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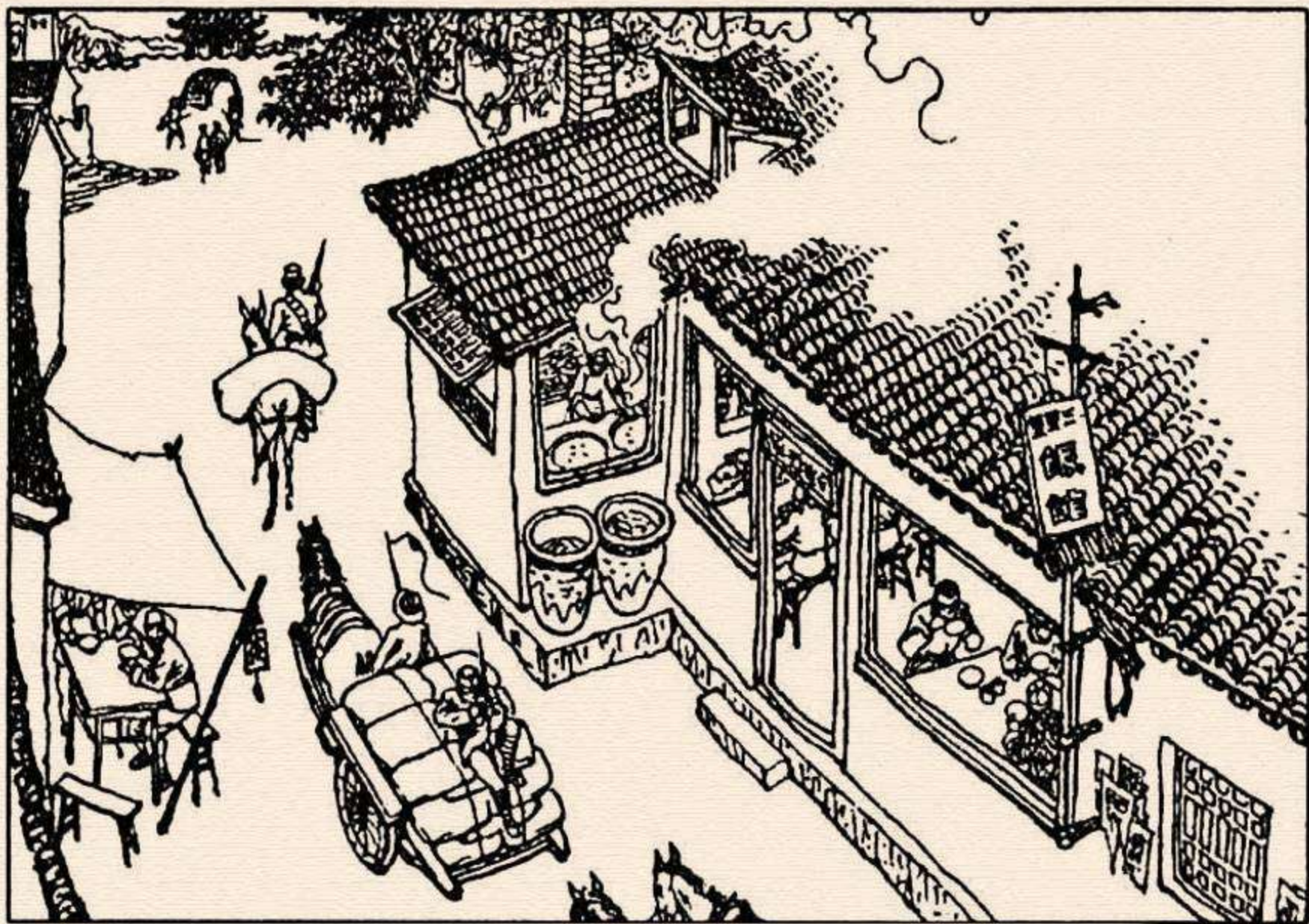
21 按老飙的命令，留下老沙和继超保护表嫂开展工作，其余分成七路分头上路了。我回到指挥部时，肖元山和老飙还有四个通讯员都换了装，老飙和肖师兄还真像走江湖卖艺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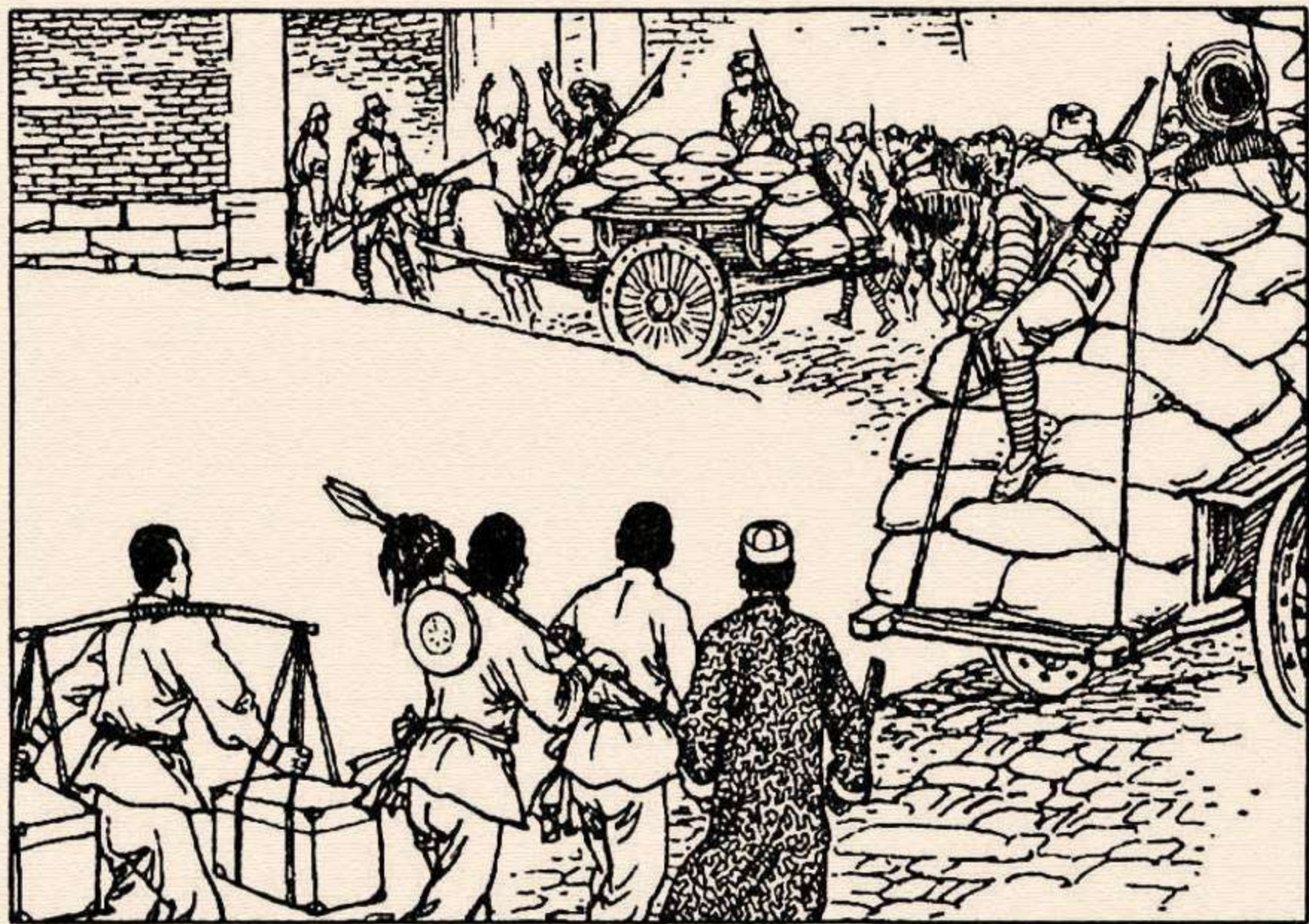
22 不容分说，他们把我也装扮起来，上穿对襟小夹袄，下穿肥腿灯笼裤，两支花枪挑一面铜锣，像个跟班伙计。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化装，对老飙说：“这太显眼了，我一点儿也不会这名堂。”



23 老飙说：“到什么山砍什么柴，进什么林打什么鸟，你只管放心，咱师兄七十二变还没出过漏子呢。快走吧。”说着赶车的上了太路，我们四个“卖艺”的抄小路往城关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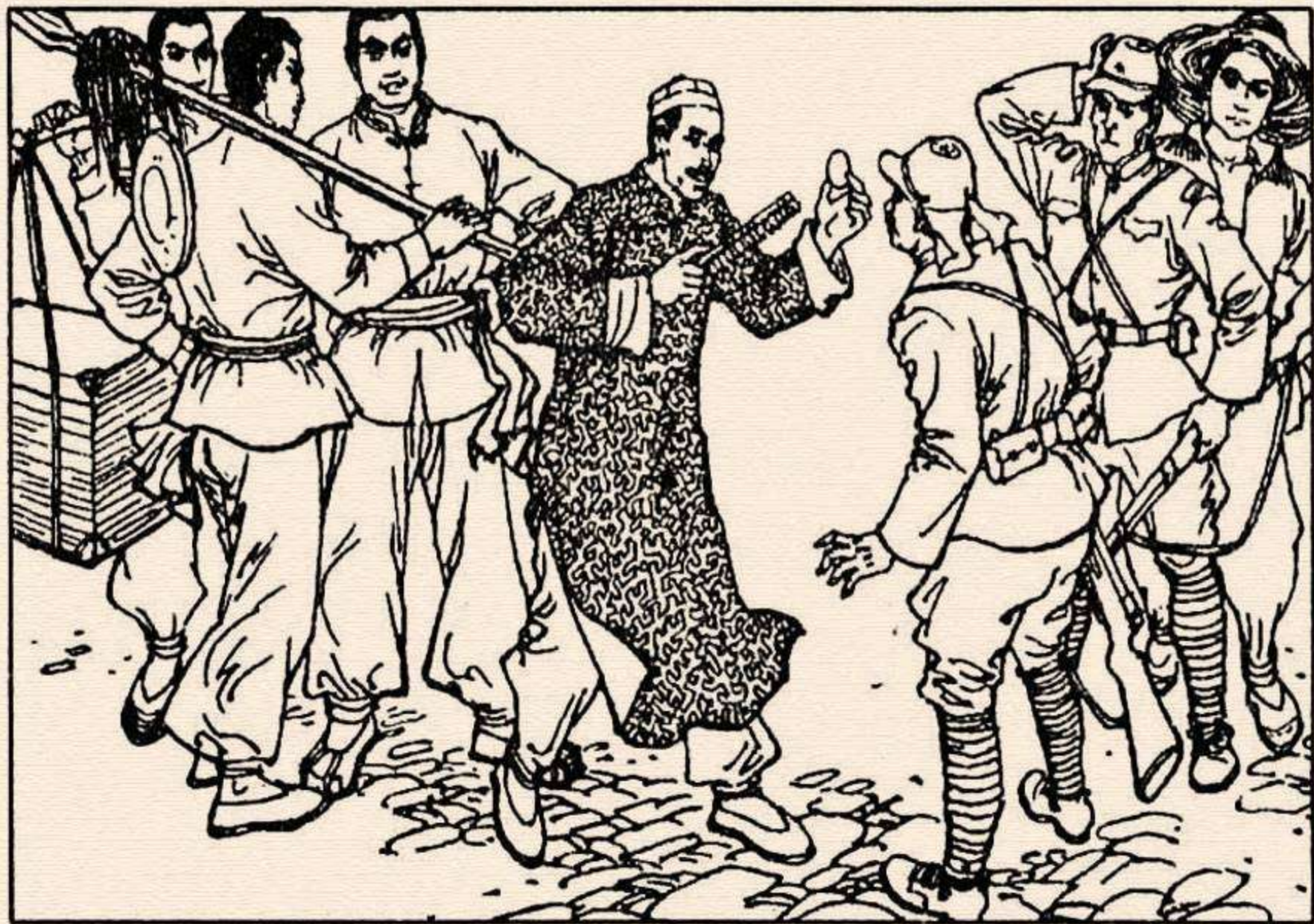
24 中午时分，我们来到平州城西门外的三里堡小饭店。吃饭时，听人们议论说，敌人怕飙字军打进城去，所以只开这西门，盘查很严。我想用眼色提醒肖元山和老飙，谁知他们只顾大口吃饭，好像没听见一样，我心里真有些着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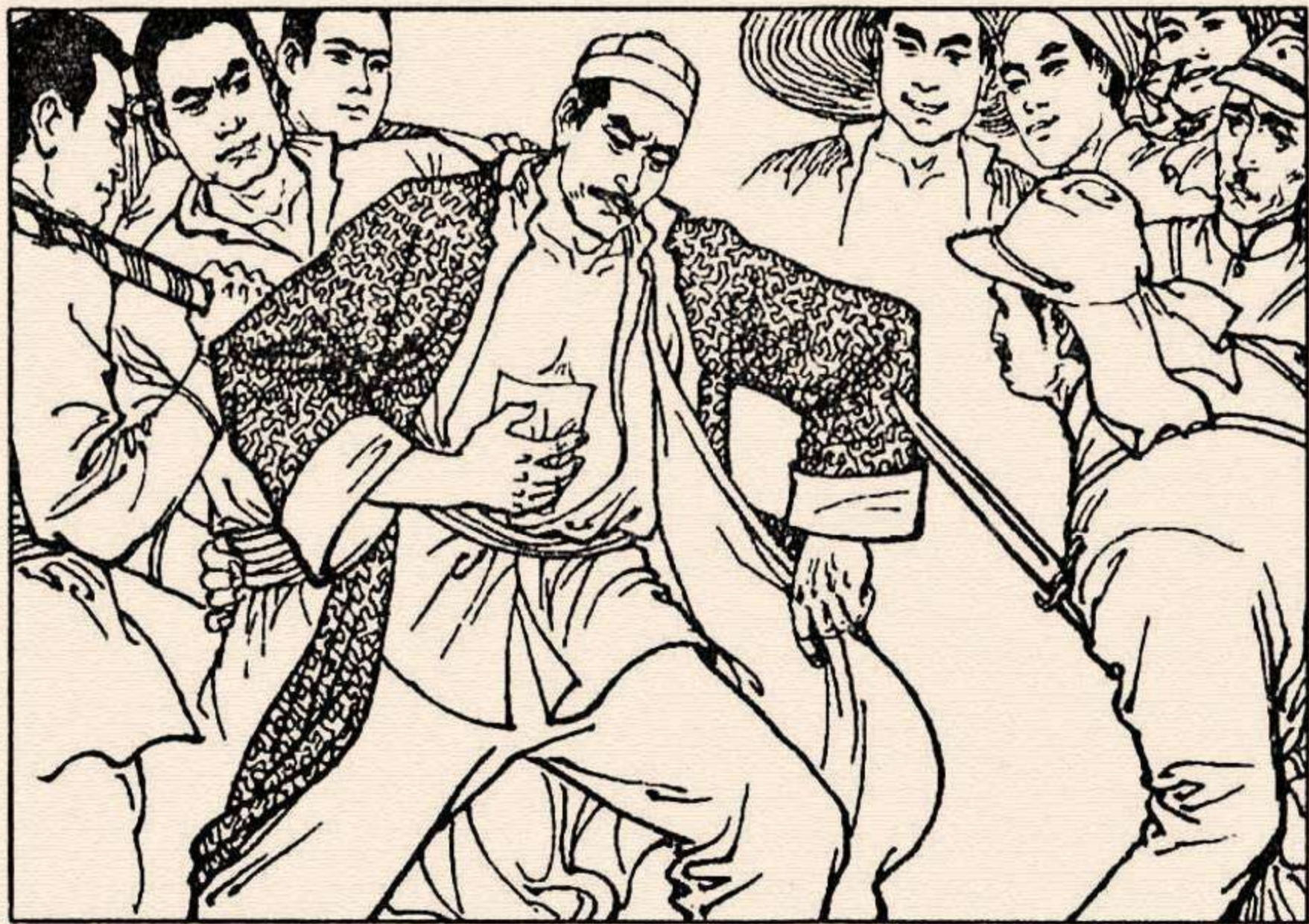
25 这时，只见伪军押着驮子，车辆载着抢来的粮食和物资吆喝着运进城去。于是师兄在前，老飙在最后，我们夹杂在大车间隙里朝城门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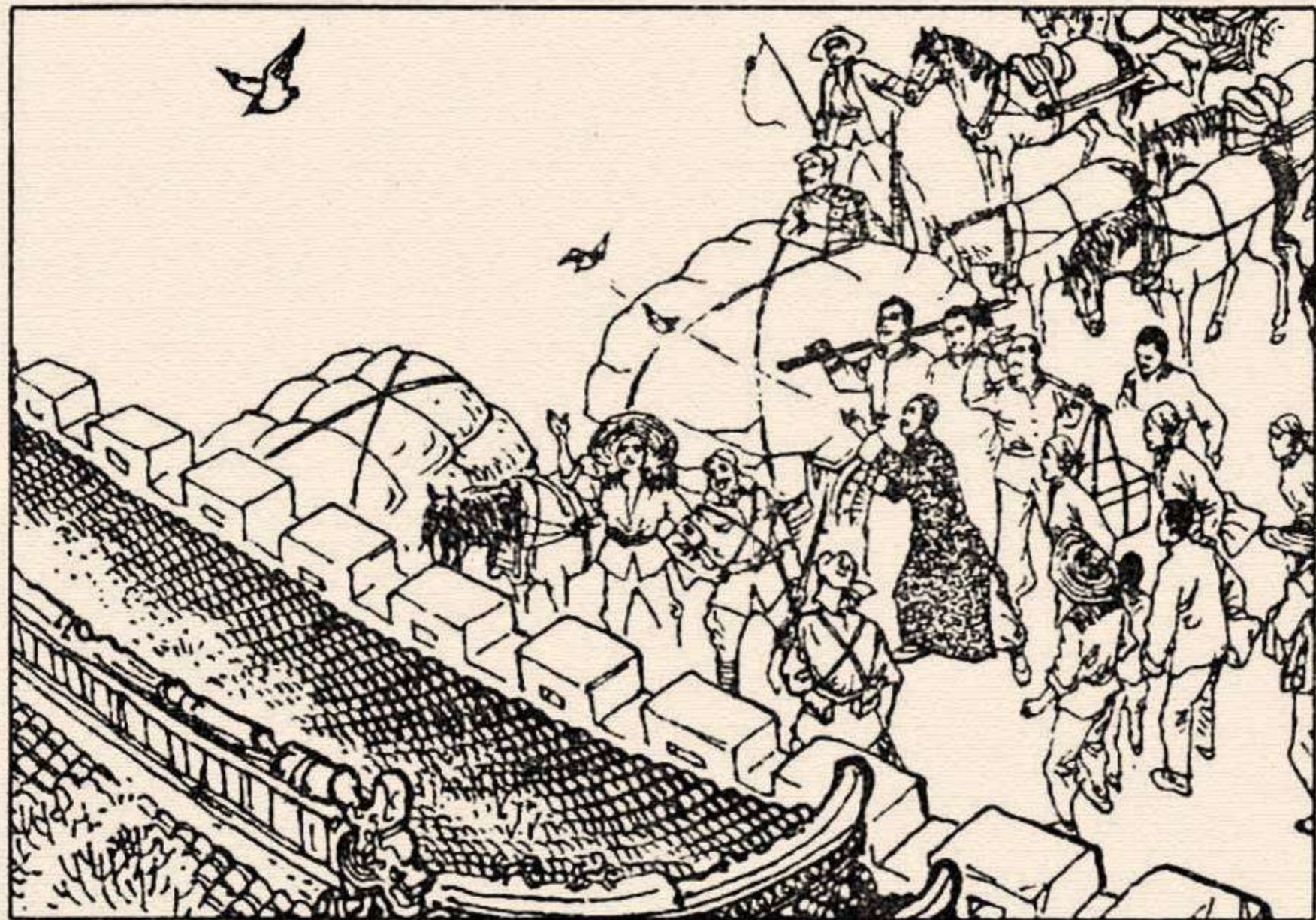
26 离城门还有七八步远，守门的鬼子就拦住了去路。师兄点头赔笑，把肥大的袄袖一捋，串铃在手里一晃，一溜江湖气派道：“太君，卖艺的，戏法、魔术，’外带卖狗皮膏药，祖传秘方，我家外号就叫‘一贴老膏药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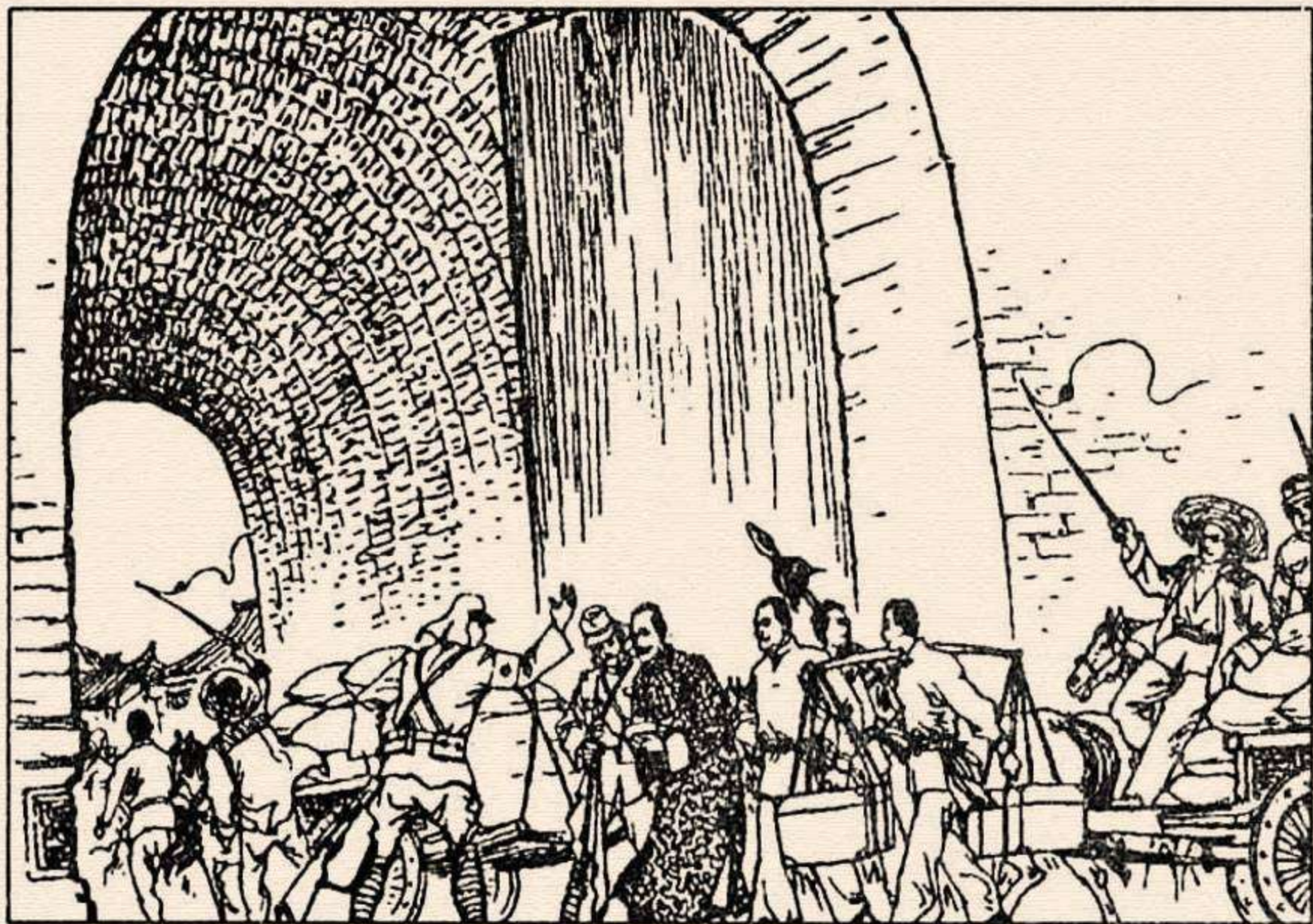
27 鬼子迷惑不解地一个劲儿发愣。肖元山一看，忙将膏药在鬼子面前连晃几下，突然，膏药变成了一块方手帕；又将手帕上下翻动，猛一下，手帕变成了鸡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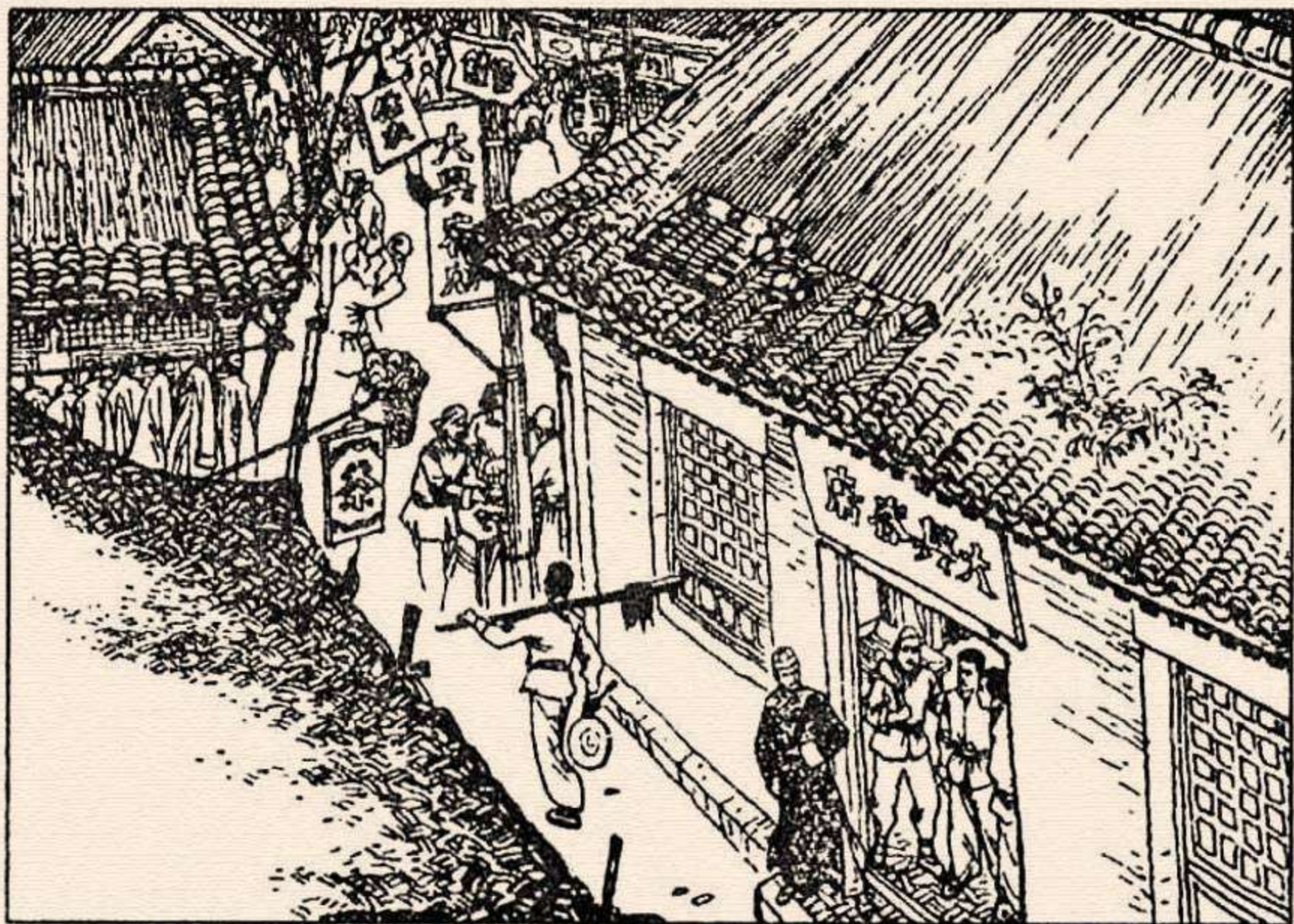
28 他把鸡蛋往嘴里一扔，只听“咕咚”一声咽进了肚里，他捧腹装肚子疼，赶紧解开衣服，拿一贴膏药“砰”一下贴在了肚皮上。他一解衣服倒把我吓了一跳，真怕他藏在后腰处的匣子枪给敌人看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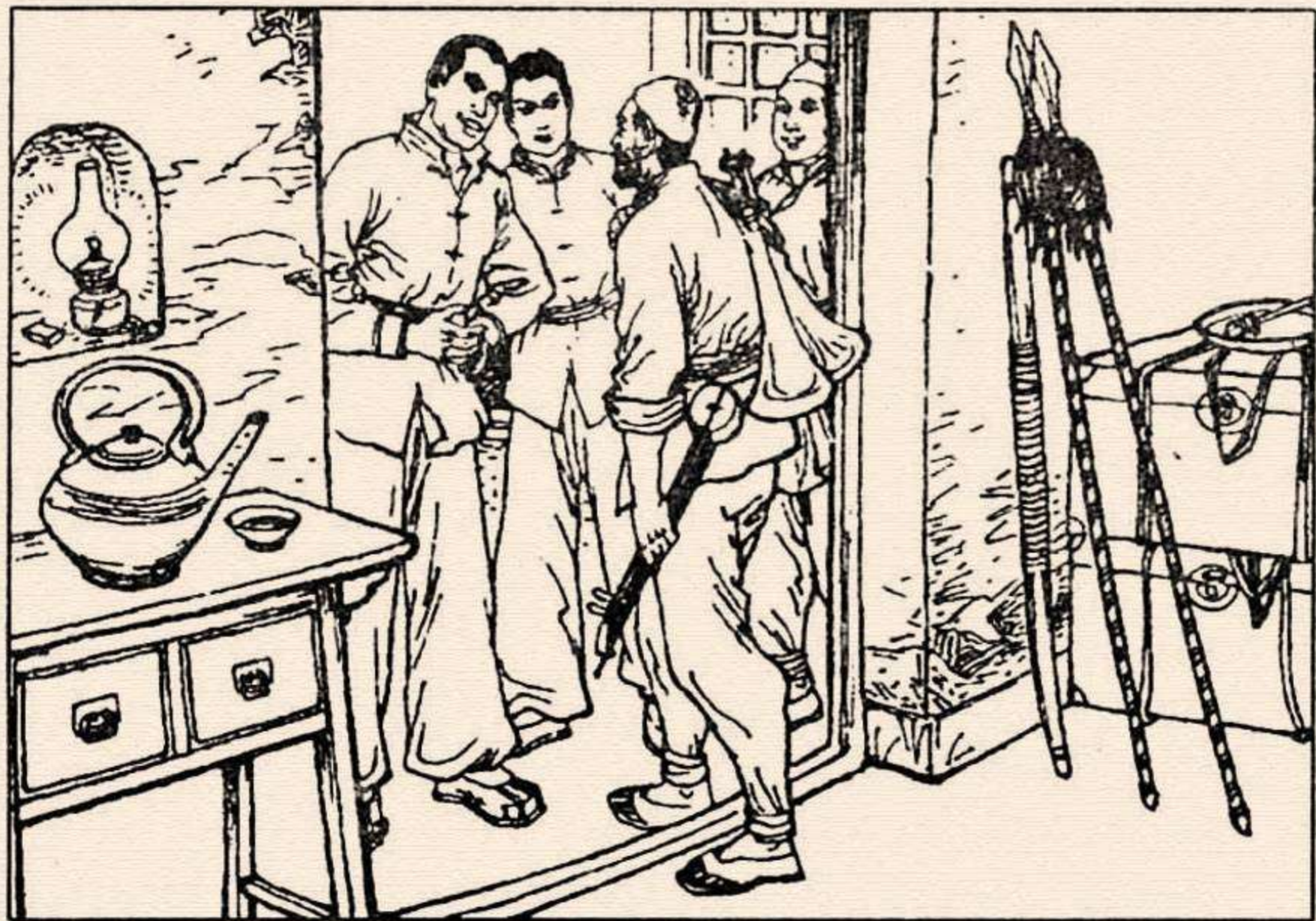
29 接着，他用手将肚皮往上一推，就源源不断地从口中往外抽出了许多五彩纸条。最后，将纸条收在手中一揉，向空中一抛，扑棱棱三只麻雀腾空飞起。引得城门里外的人们拍手叫好，鬼子也跟着哈哈傻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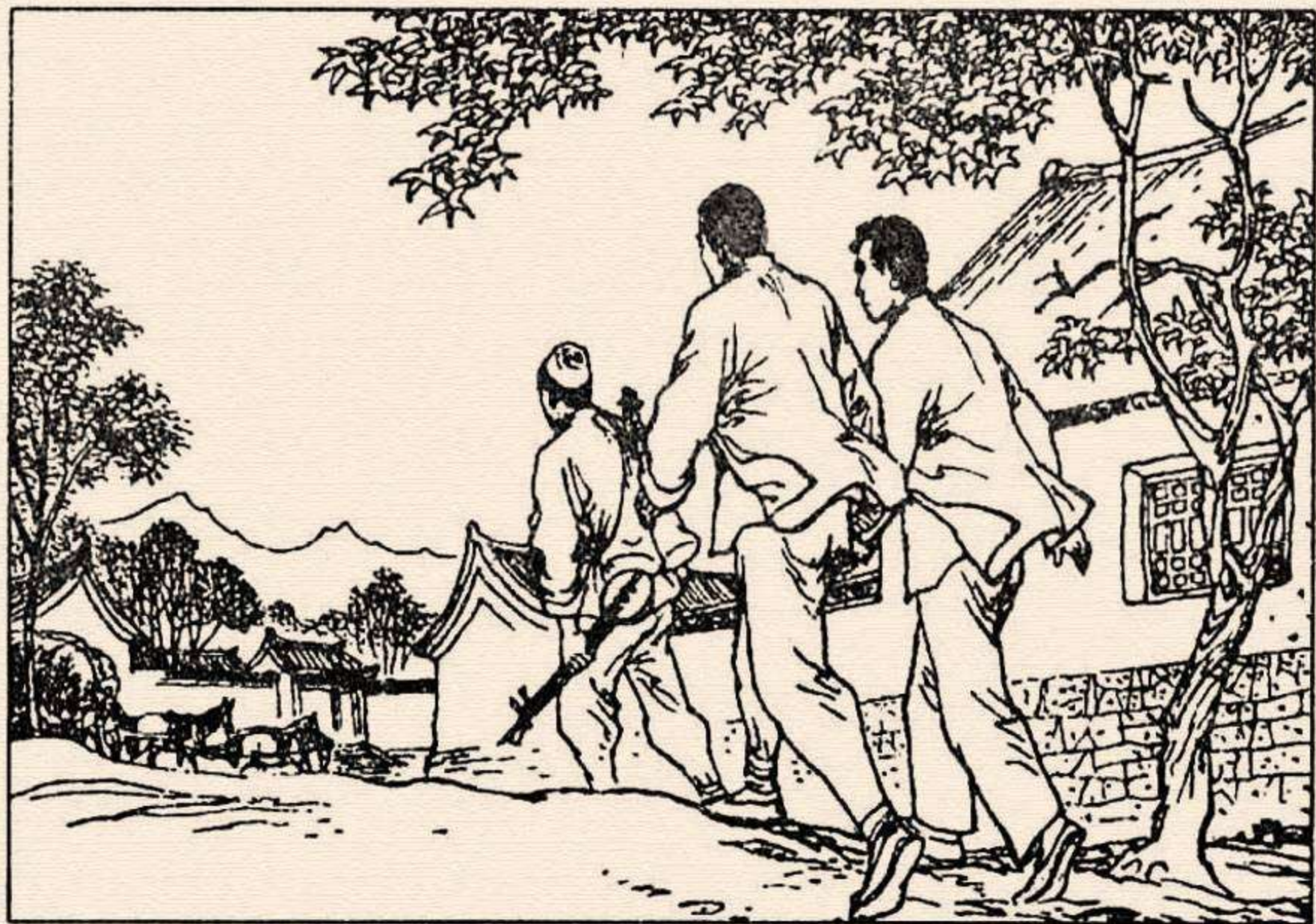
30 这时，只听得人群中喊道：“前面的快走，车扭马腿了。”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我们化装赶车的通讯员在喊。鬼子一看车马堆得太多，秩序太乱，赶忙向城里一挥手：“快快地走！”我们就顺顺当当地进了平州城。



31 进城后，住在了南门里离破烂市很近的一个小店里。店伙计就是肖师兄掌握的秘密侦探员。肖师兄说：“你们先休息，我和通讯员先出去招招幌子，免得敌人起疑心。然后，再蹉蹉，看看在什么地方下手好。”说完走出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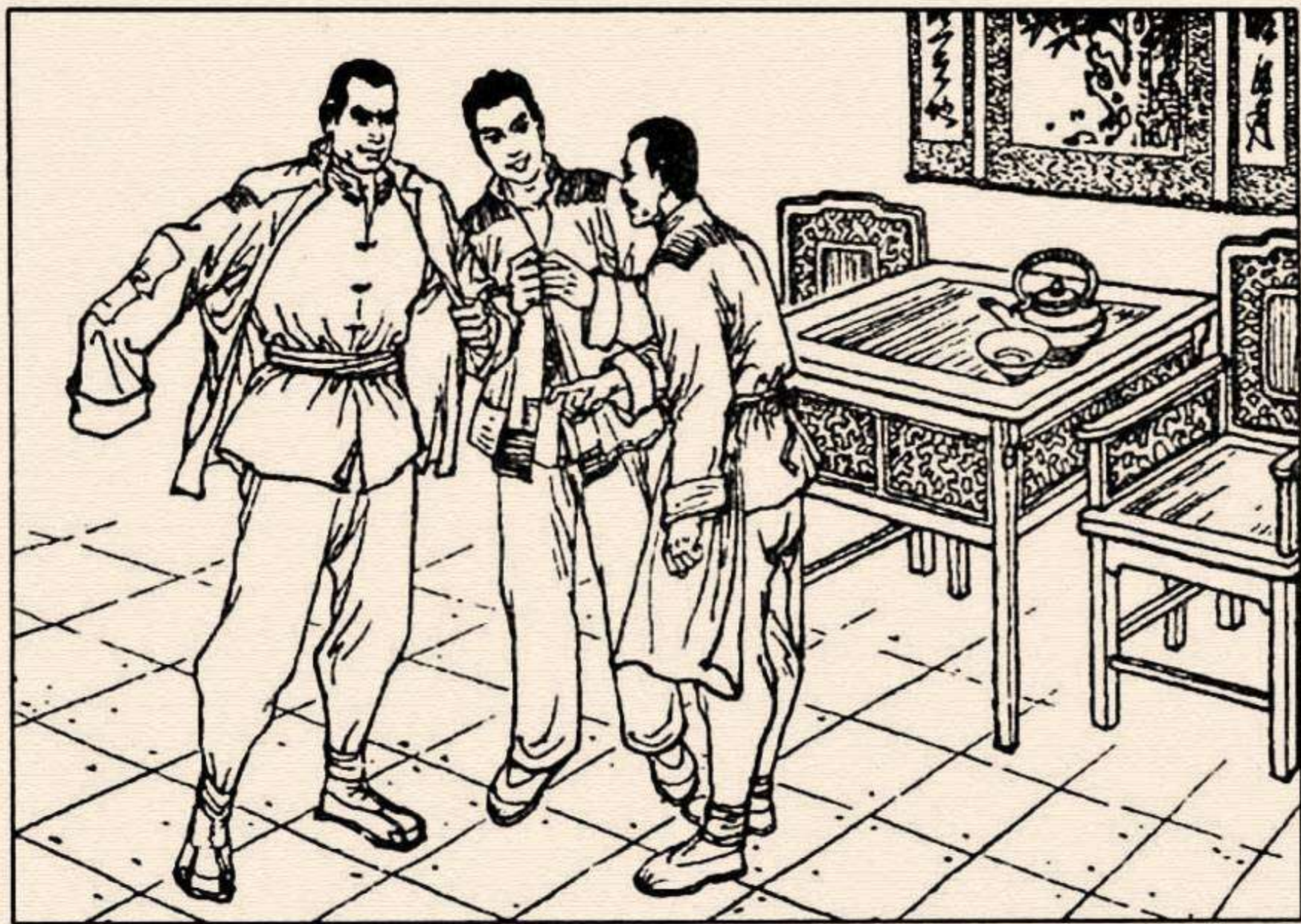
32 掌灯时候，店伙计领进一个身背一对大喇叭，手拿一架坠琴的人来，一看便知是个吹鼓手。他说：“肖师兄在等你们，穿戴那边有。西北城有人家出殡，我去赶极庙。”桥隆飙朝他一笑说：“师兄，麻烦你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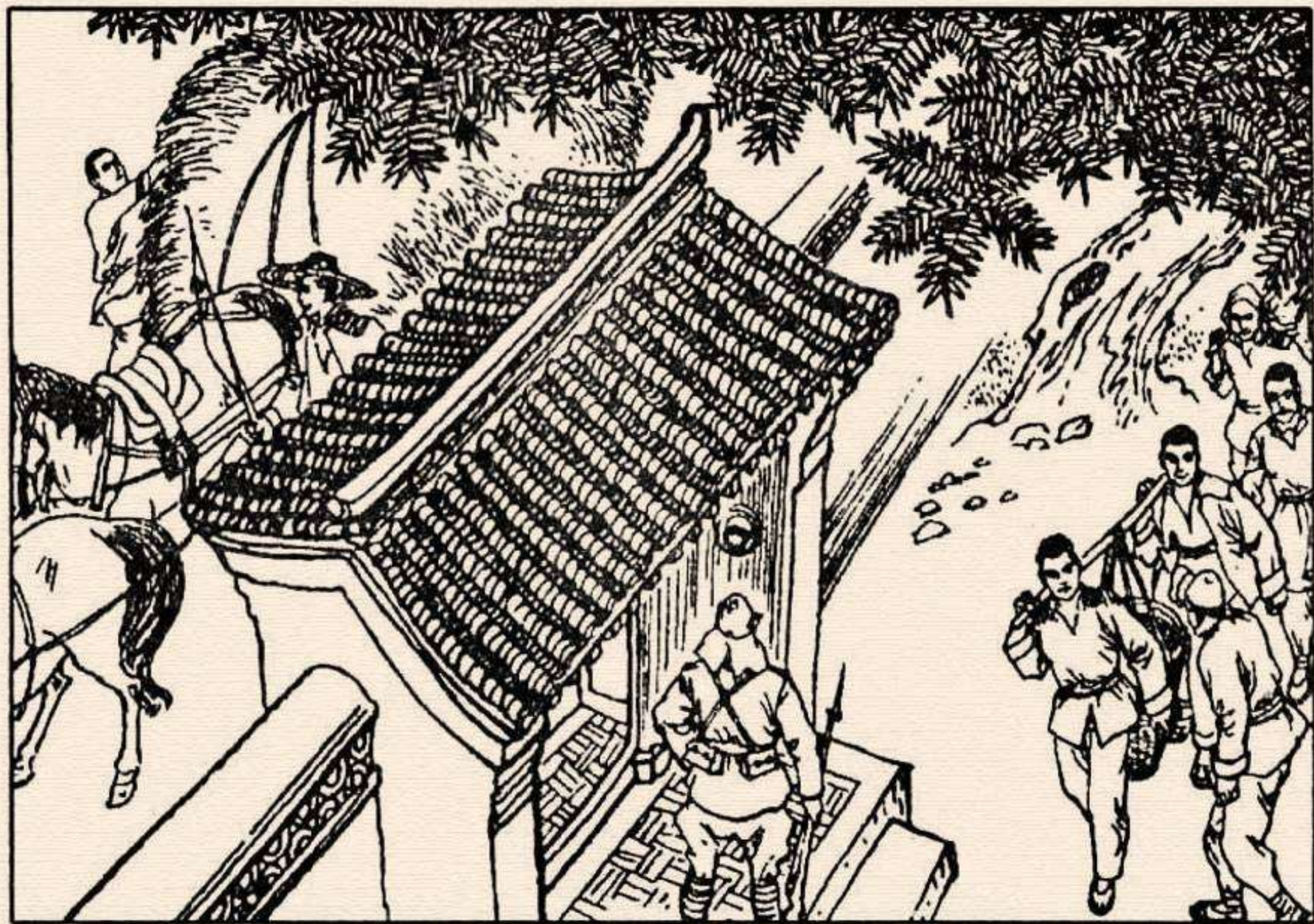
33 我们带上武器，换好装，跟着来人向西北城走去，绕过死人家门口，见一所瓦房门外停着一辆马车，我们的两个“车夫”正倚在车旁吸烟。



34 我们来到后院，只见肖元山正坐在屋里喝茶，他穿一身污垢的破衣服，腰系大围裙，完全像个伙夫，见我们进来，丢给我们几套脏衣服，让我们换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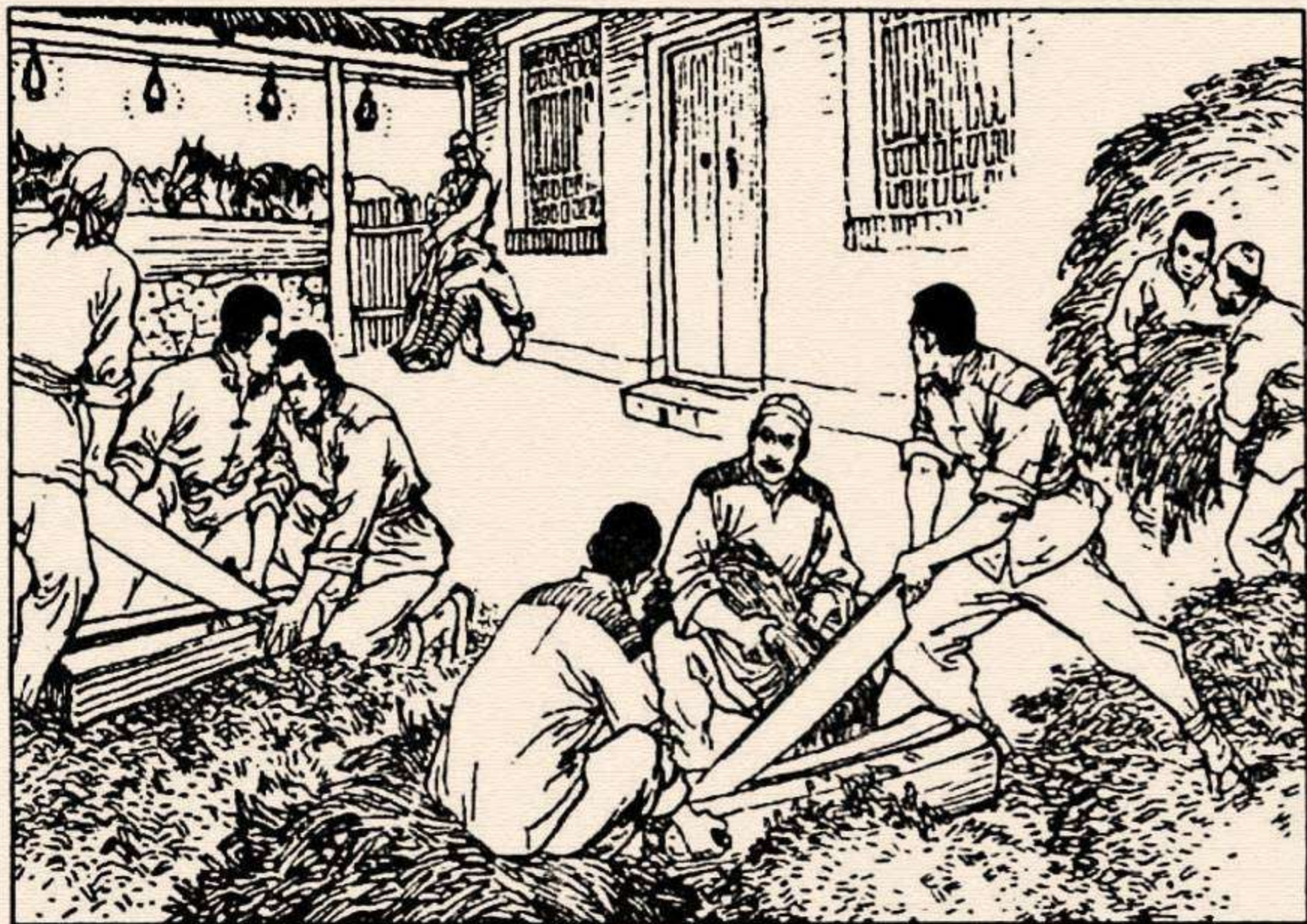
35 老飙换着衣服问：“师兄，有货了？”师兄说：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今天是吹鼓手周师兄顶差值班，天一黑就可行动了。... ‘什么货？’老飙又问。师兄学着鬼子腔说：“草料的送，洋马的给。”这一下可乐坏了老飙。



36 天完全黑了，只听前院传来鬼子的怒骂声，吹鼓手老周连连答应：“太君，这就走，这就走。”他朝我们喊：“快点，一群懒蛋，太君催了，快送草料。”我们几个人答应着跑出来。有的抬筐，有的赶车，大摇大摆地朝骑兵驻地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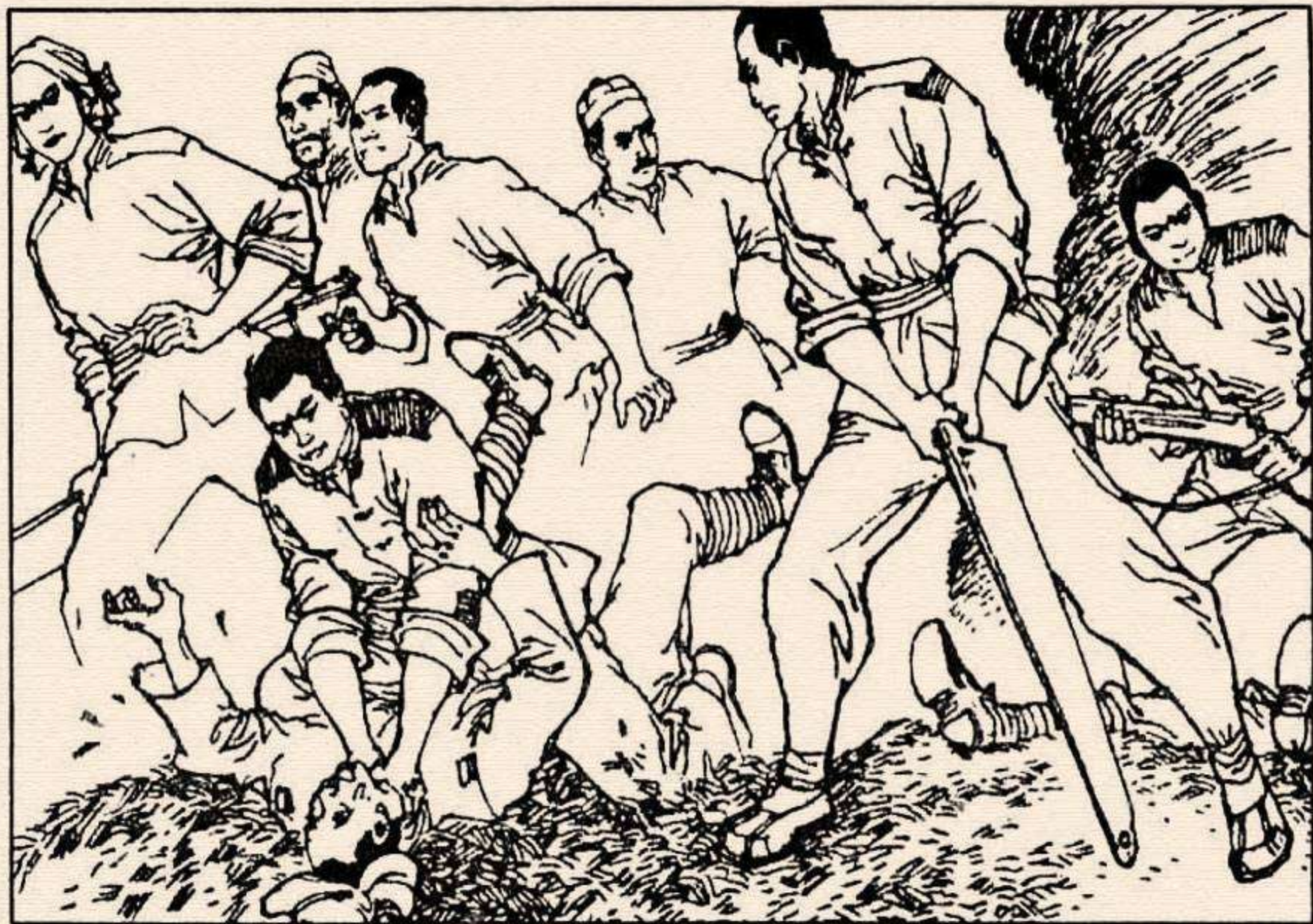
37 走了半里多路，看见在一座小房旁边的马棚里，槽头上挂着一排提灯，八匹大红马正在吃草。我们刚到，巡哨的鬼子就比划着叫我们铡谷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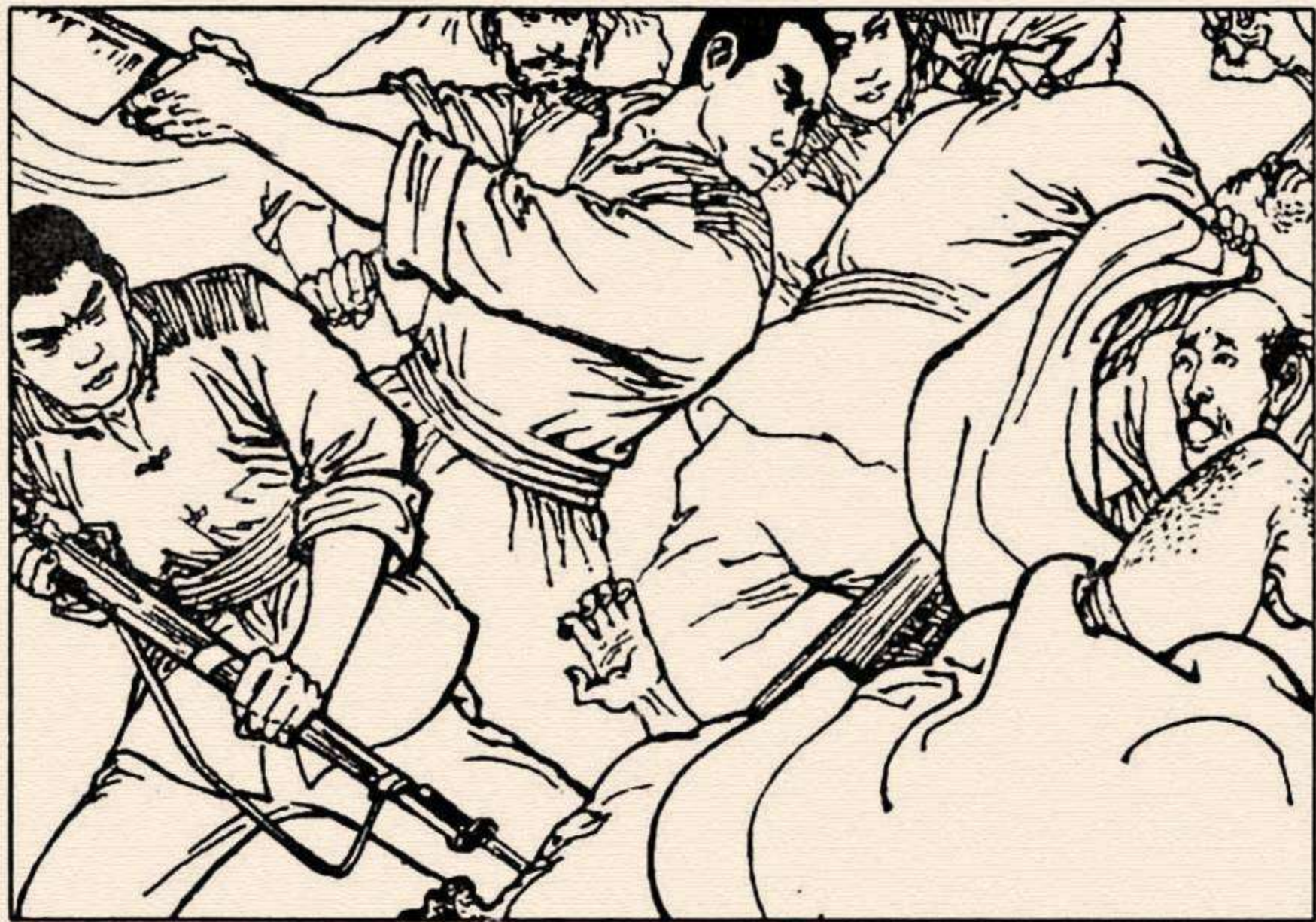
38 午夜，值班的鬼子缩在墙根下打瞌睡。桥隆飙低声对大家说：“崖里的鬼子该睡实了，准备抽刀栓。”接着他大声喊着说：“哎呀！渴死人了，弄点水喝喝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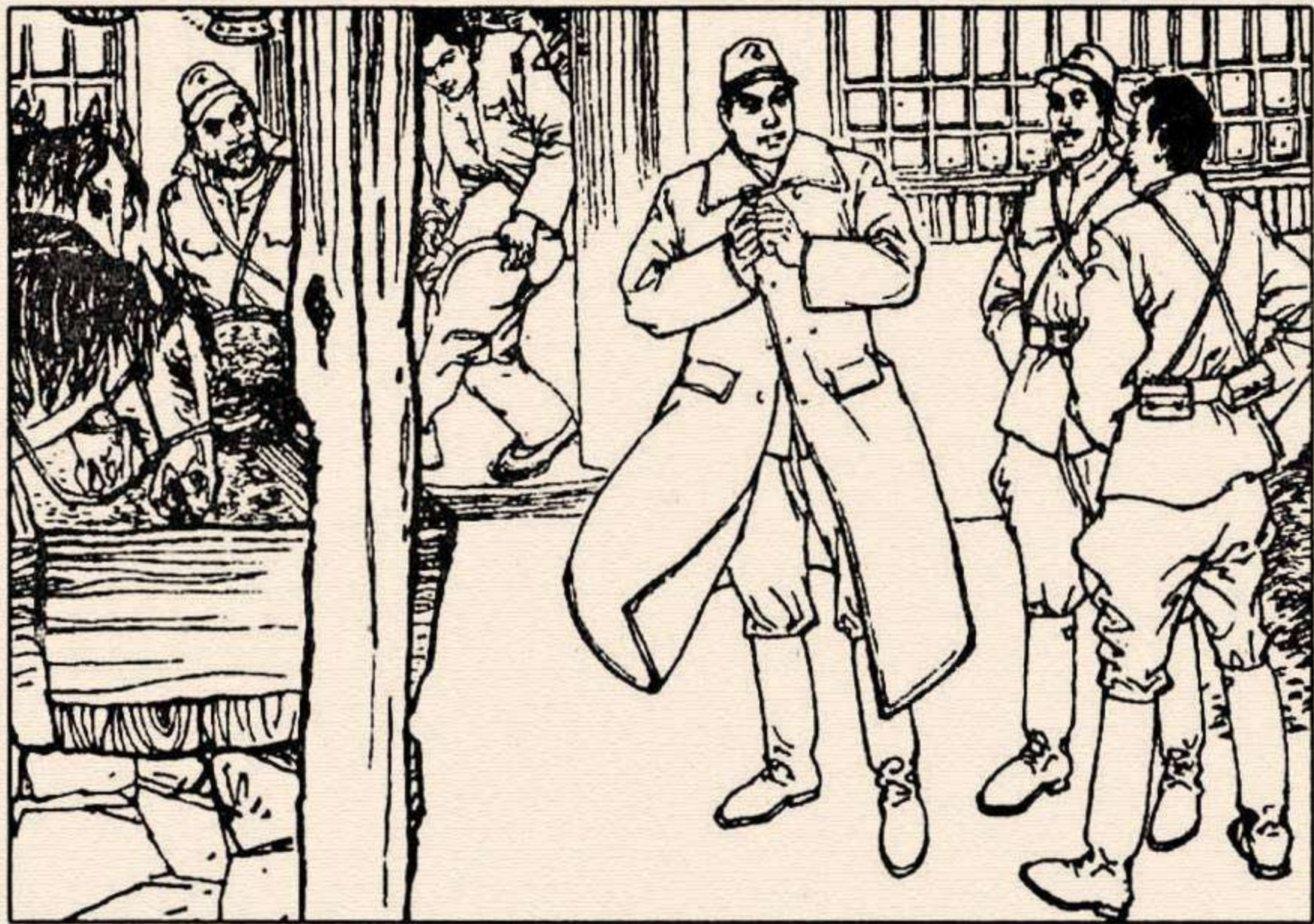
39 两个鬼子闻声跑来：“什么的干活，说话的不许。”我故意凑到他们跟前，指嘴表示要水喝。鬼子举鞭要打我，只见桥隆飙的刀光一闪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一个鬼子的头滚出老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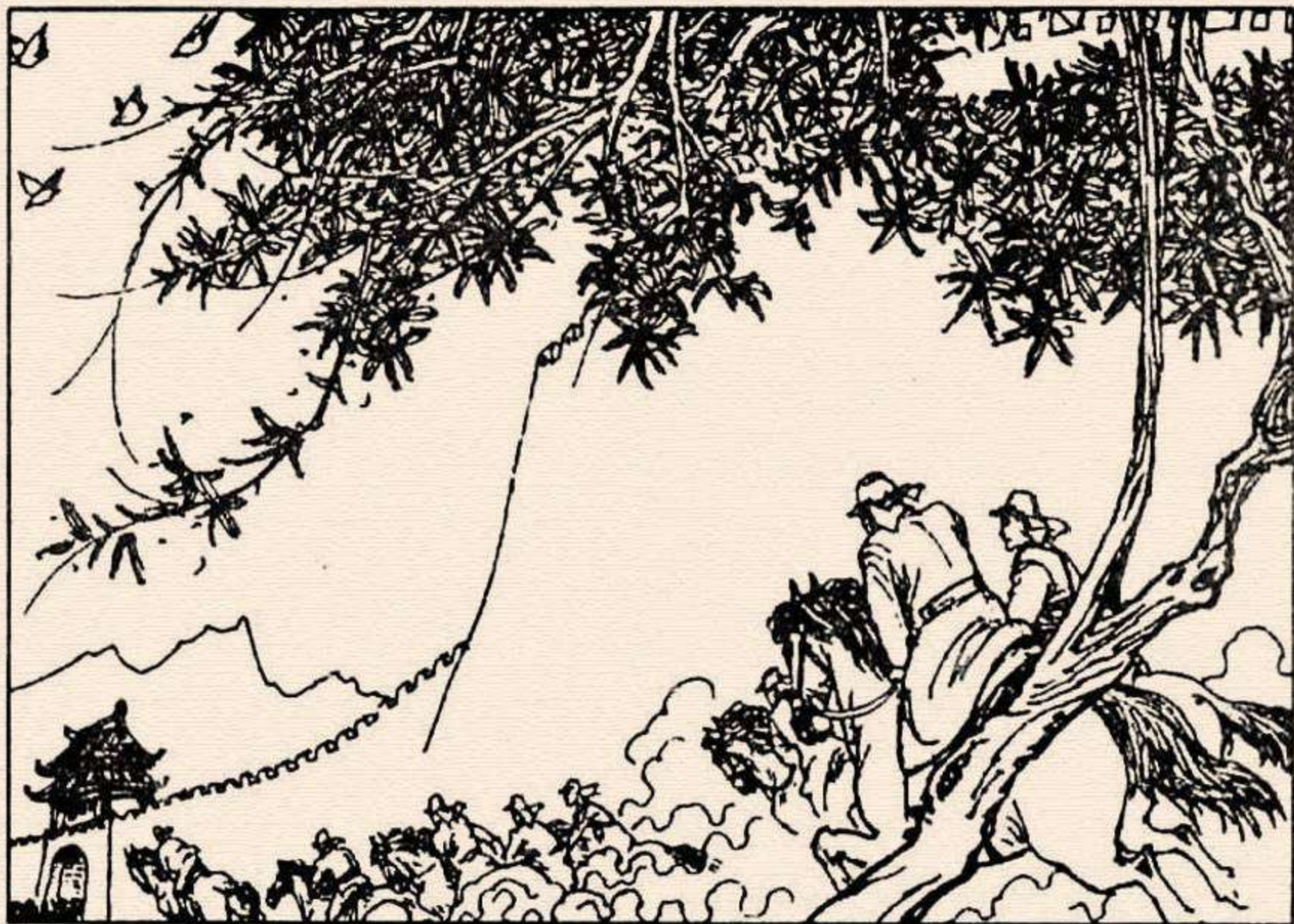
40 他回手又一刀，另一个鬼子被刀梢砍破了腮帮子，正要喊叫，我上去狠狠掐住了他的脖子，没容他缓气，就掐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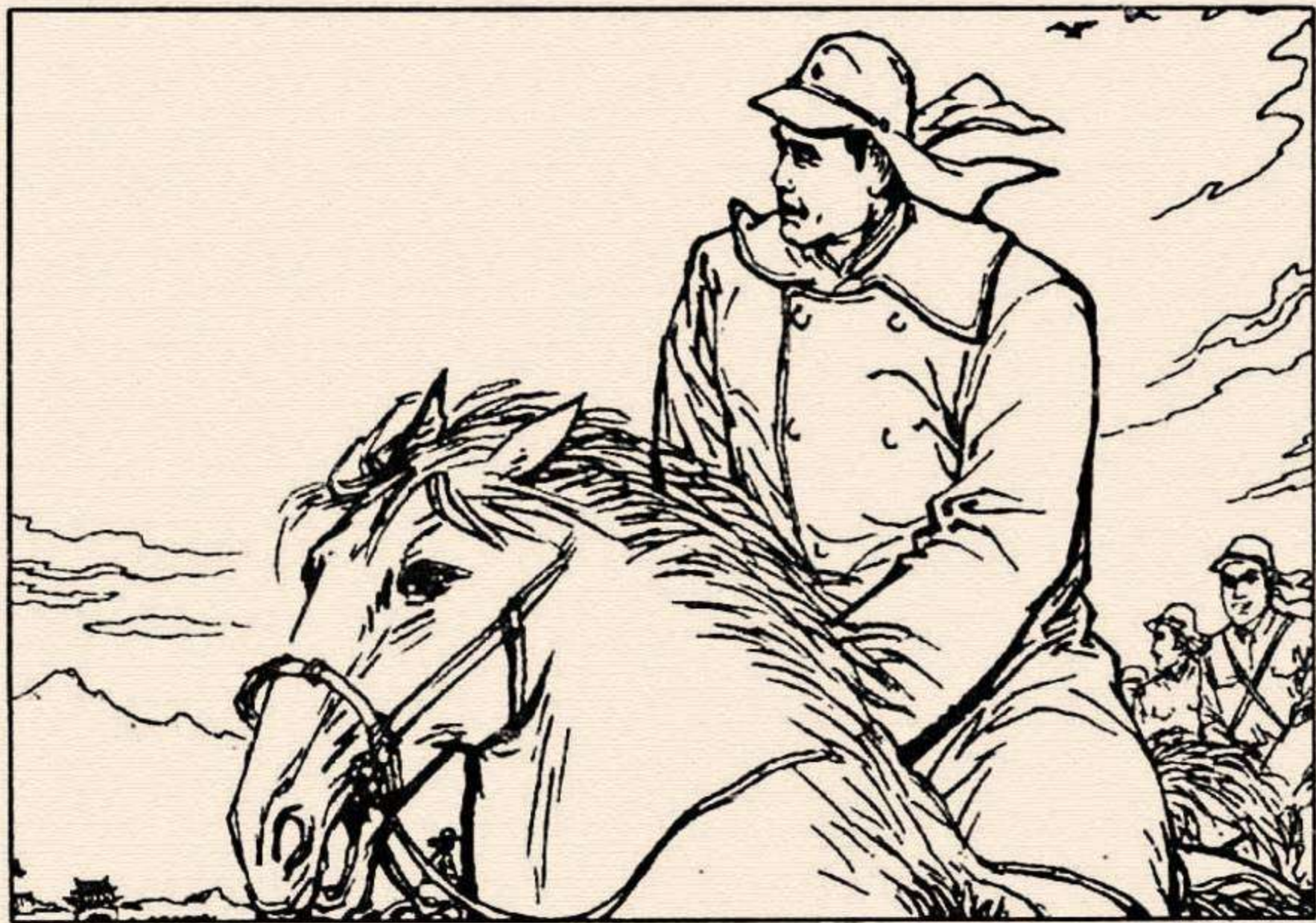
41 大家一起朝鬼子住房奔去，把床上正在酣睡的六个鬼子一刀一个，送上了西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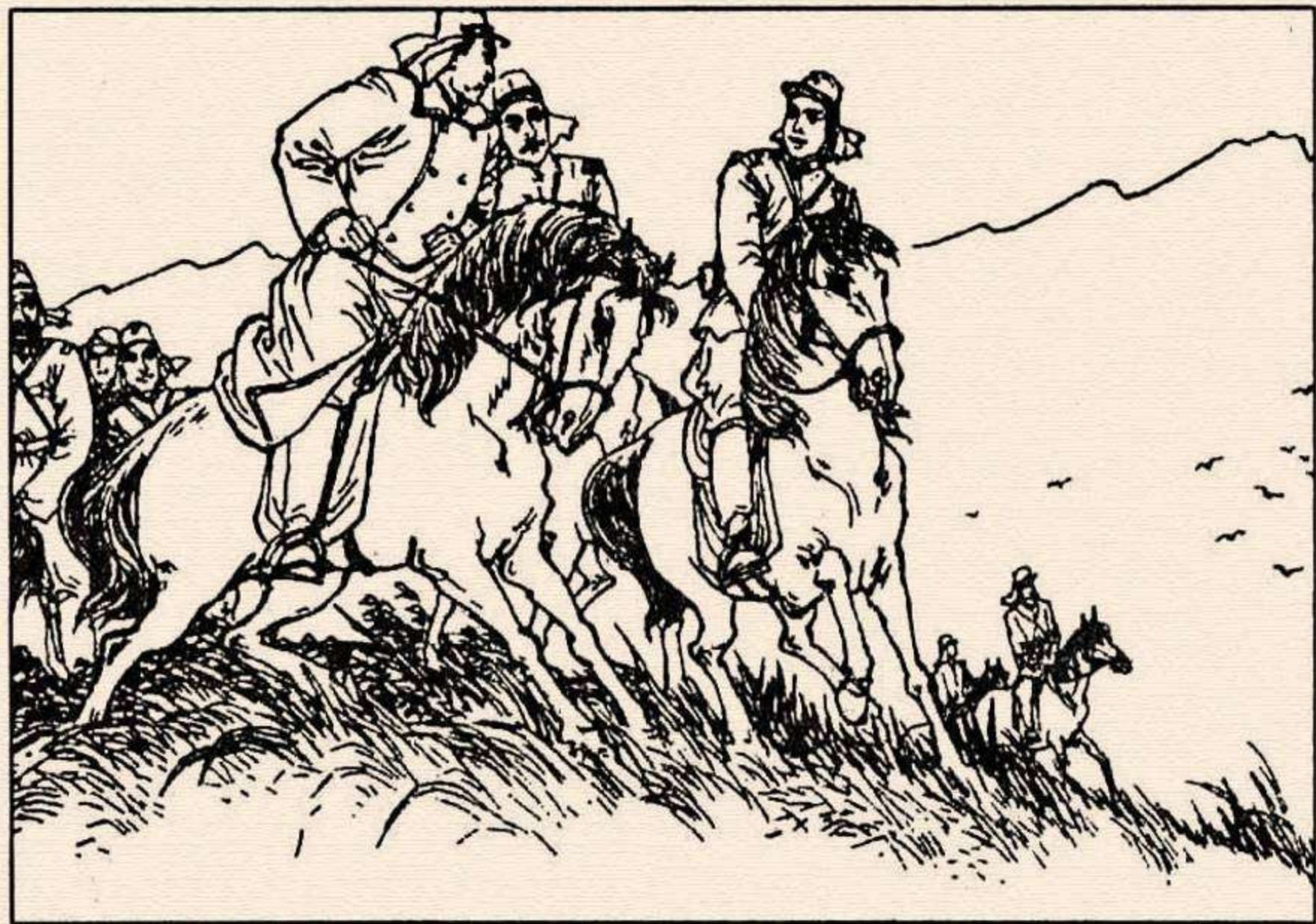
42 我们打扫完战场，喂足了战马，换上鬼子装，天才近拂晓。这一夜，任务完成得格外利落，大家都很兴奋。



43 天一亮，我们听到西门里的车马滚动声，知道西城门已开。桥隆飙一声命令：“上马，闯出去！”肖师兄在前，我和老飙殿后，八匹火红骏马显得格外威风，顺着城墙小路，直向西城门奔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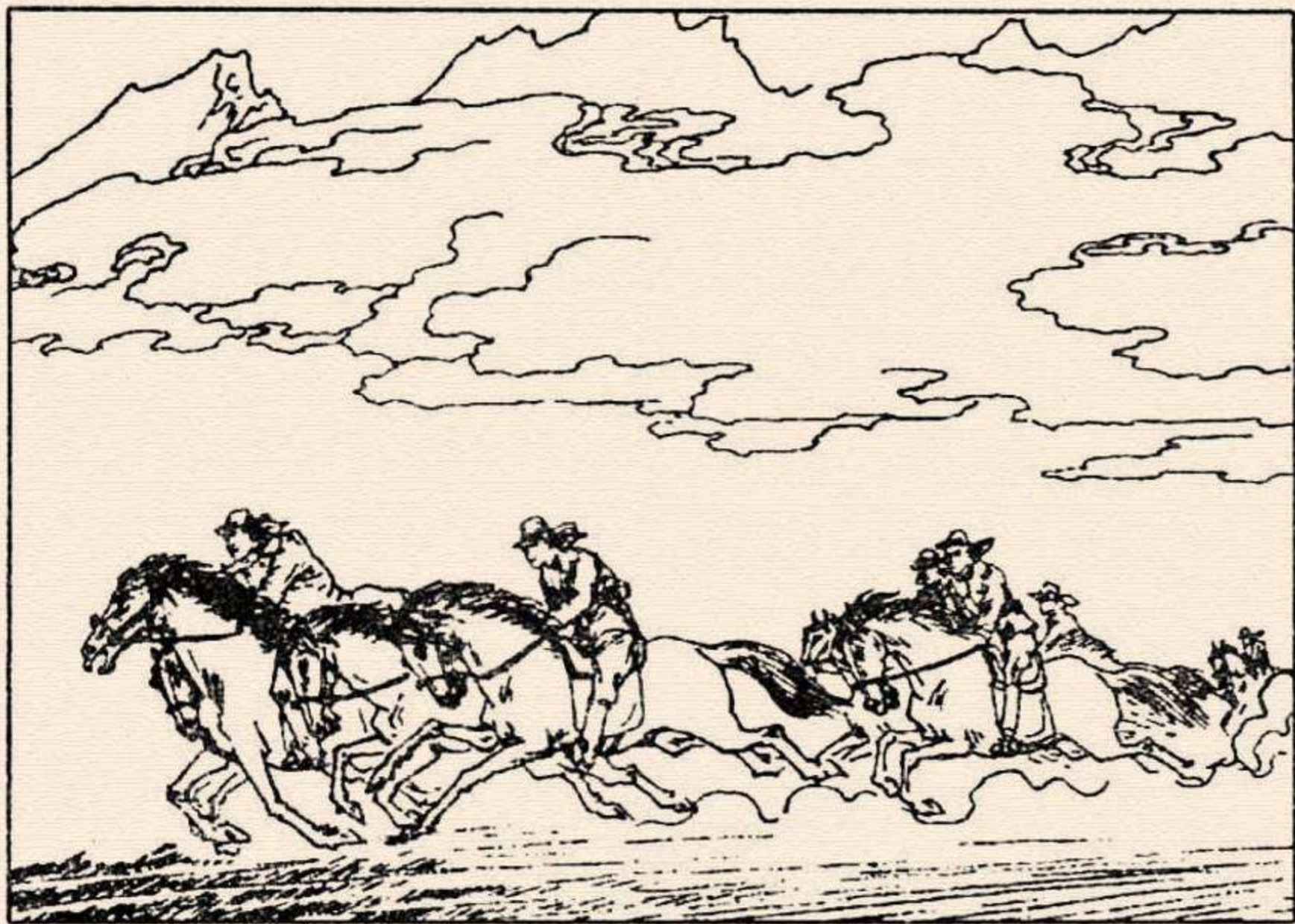
44 我们八个人打扮成鬼子骑兵，谁也没有拦阻，像旋风般卷出了西城门，桥隆飙回头朝城里望望，开怀大笑道：“哈哈！鬼娃娃，你飙老爷收下这份礼物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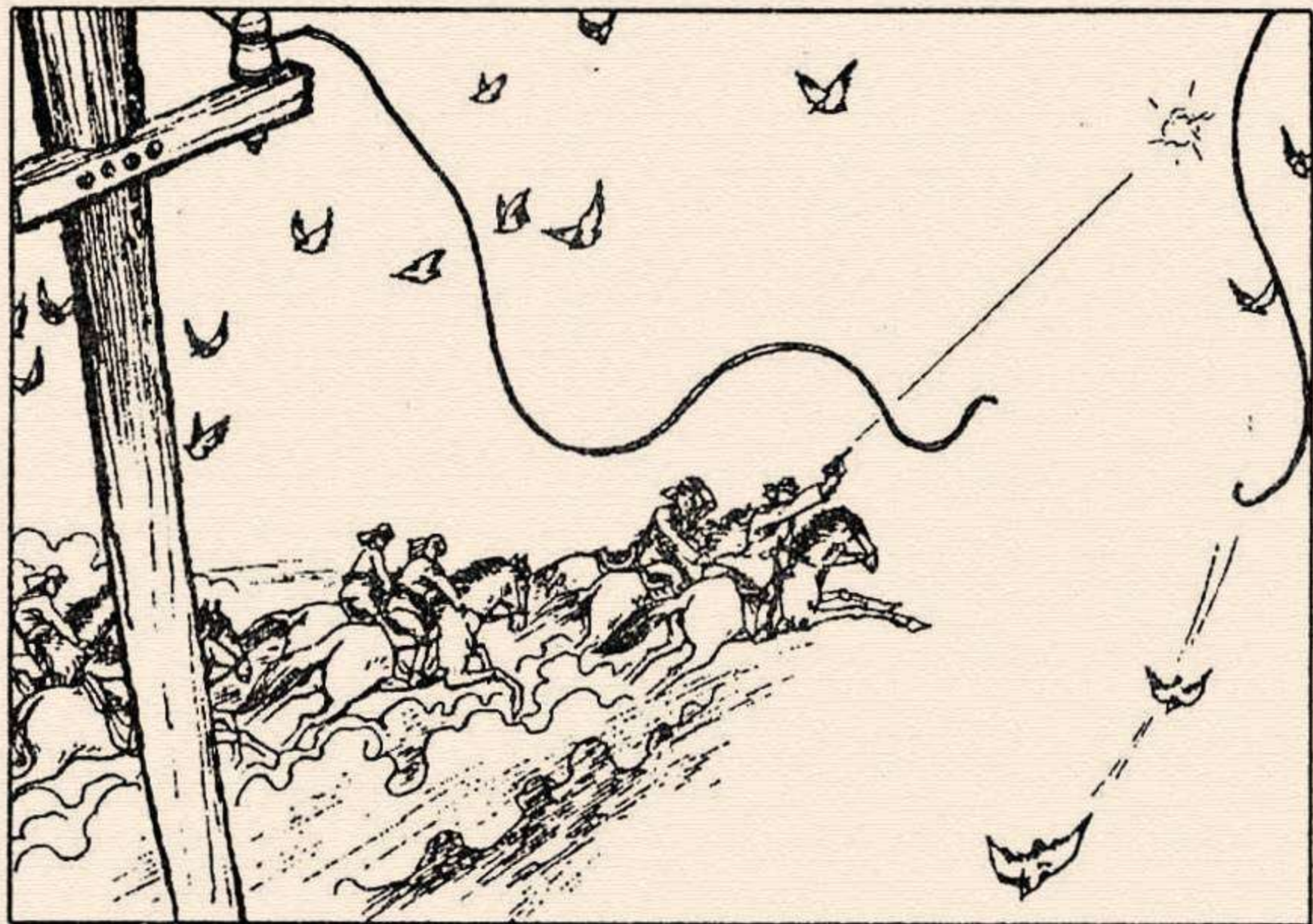
45 飞驰了一个多小时，再有二十里路就可回到羲铭镇了。老飙兴奋地说：“走！回去叫表嫂给咱包饺子吃去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咱家里有伤员，如果鬼子追来，会给家里带来麻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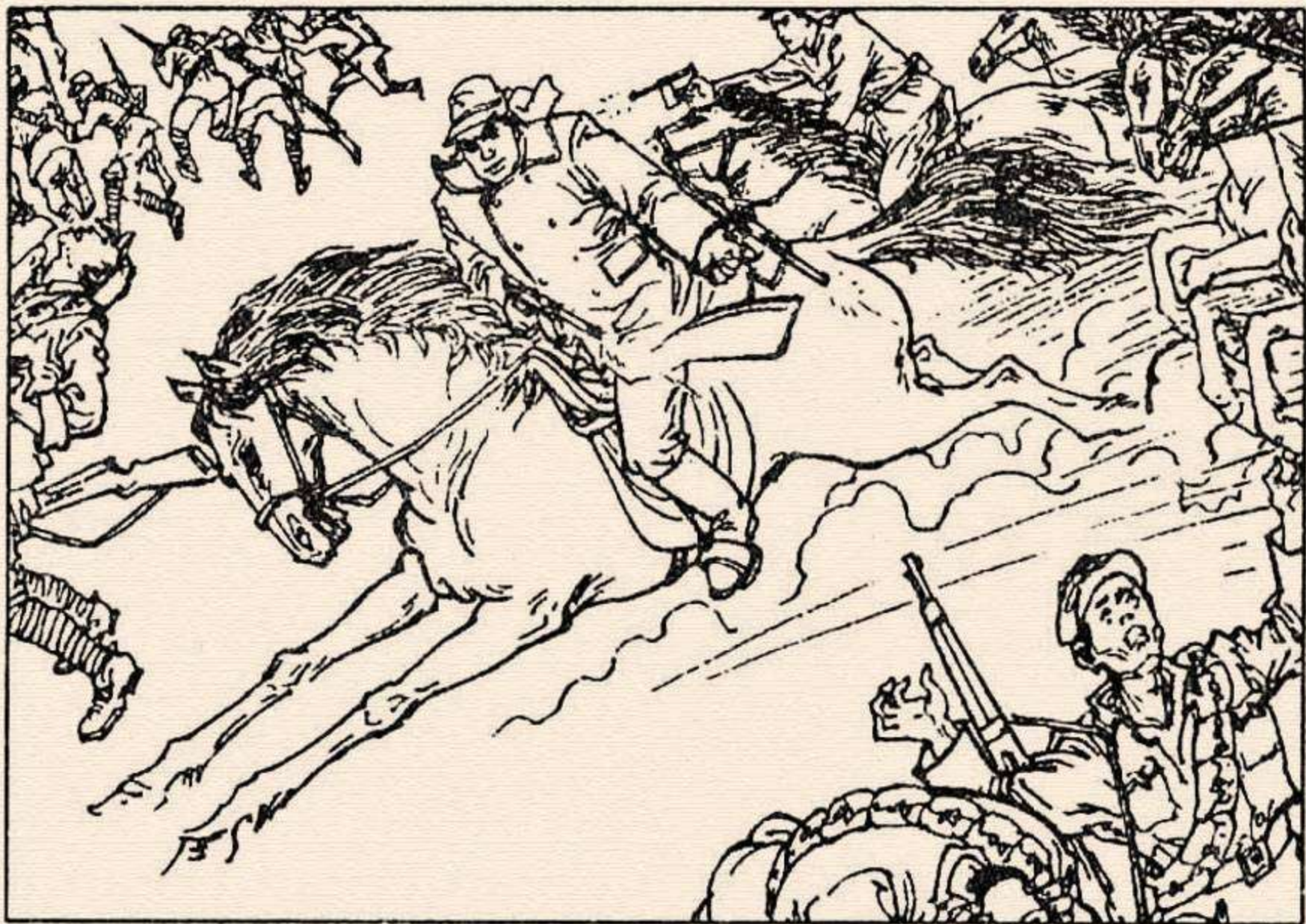
46 他猛省道：“嘿！我的师爷，真有你的。咱别他娘的烧香引出鬼来，送不清闲的礼。”他让师兄和老周先回去备礼品，自己还要和敌人捉捉迷藏。师兄和老周脱掉鬼子皮，抄小路步行回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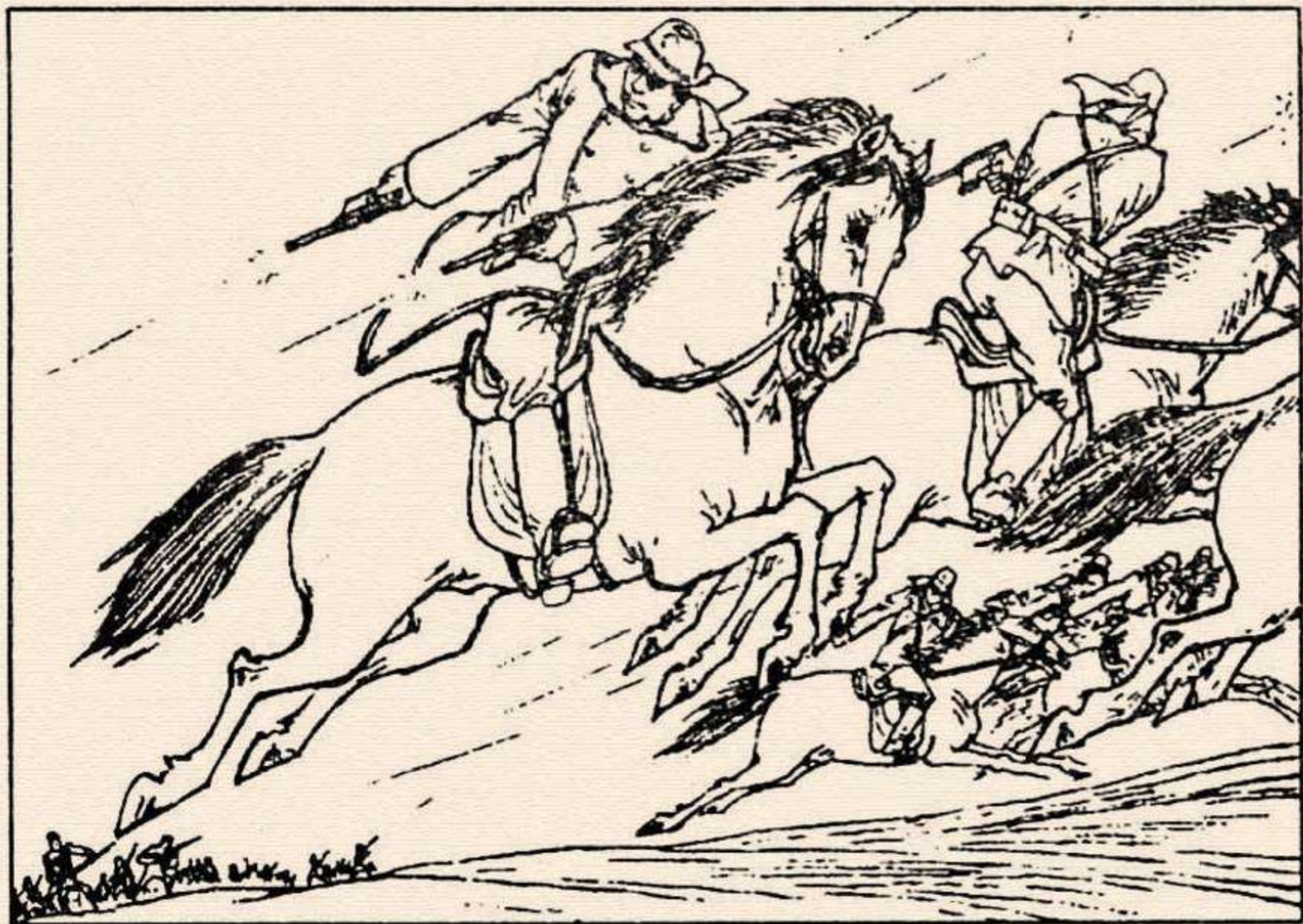
47 我和桥隆飙每人接过一匹马，带队向新刈过的谷地驰去。六人八骑，催马飞奔。我们紧随老飙，可谁也赶不过他。他自如地在飞跑的马上换骑，犹如画中的骑士，十分矫健威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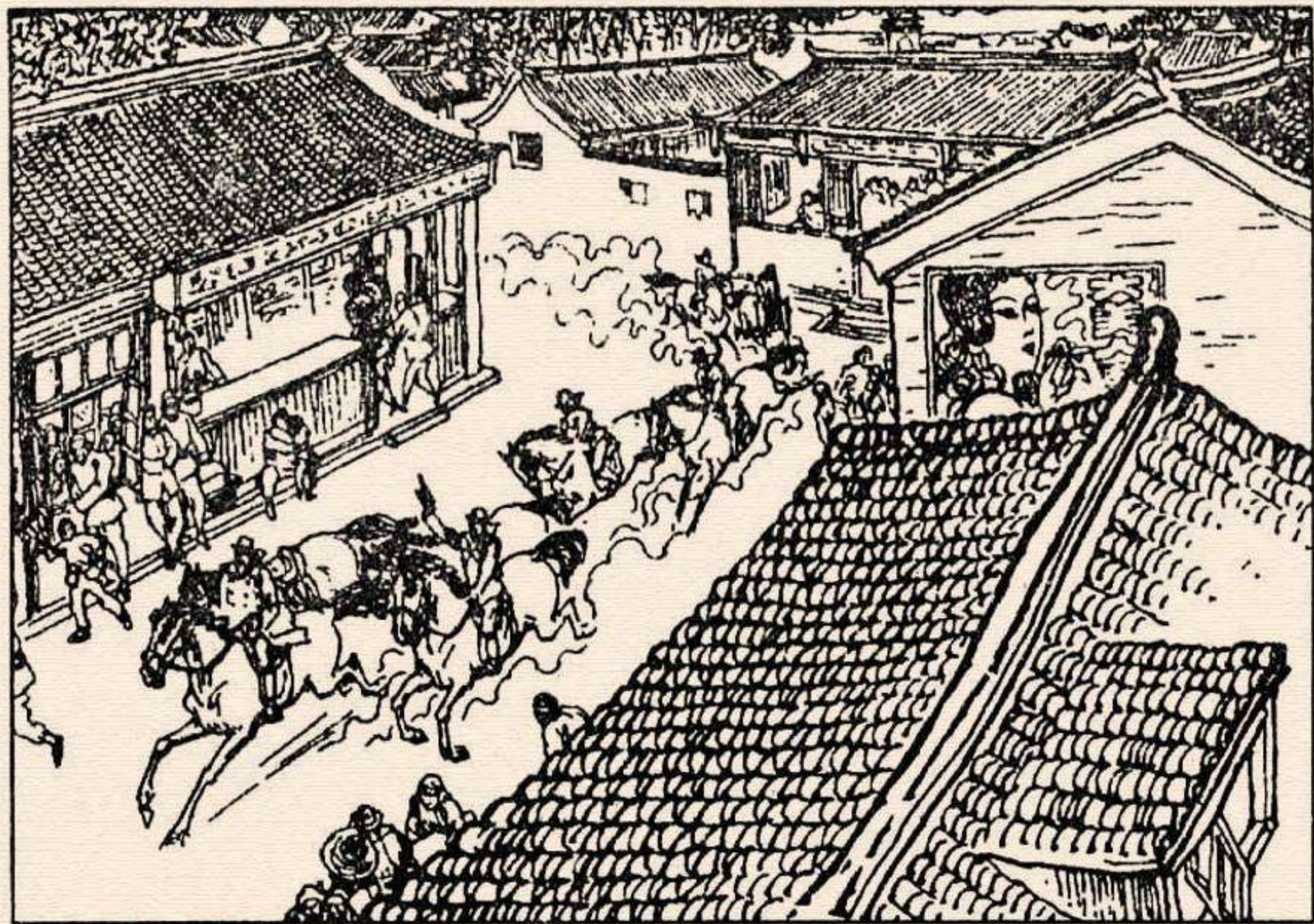
48 他率队转奔三古镇。我说那里设有电话，敌人重兵把守，不宜硬闯。他不在乎地说：“出其不意，以少胜多，抖抖咱的威风。”他甩手一枪，三四十米外的电话线应声而断。他的神枪实在令人惊叹。



49 离三古镇还有三里路，就发现了敌人，桥隆飙一勒马缰对我们说：“好，这回咱唱一出‘长坂坡’吧。”说着催马提枪，大吼一声：“龟孙子！你飙爷爷来了！”犹如猛虎扑向了敌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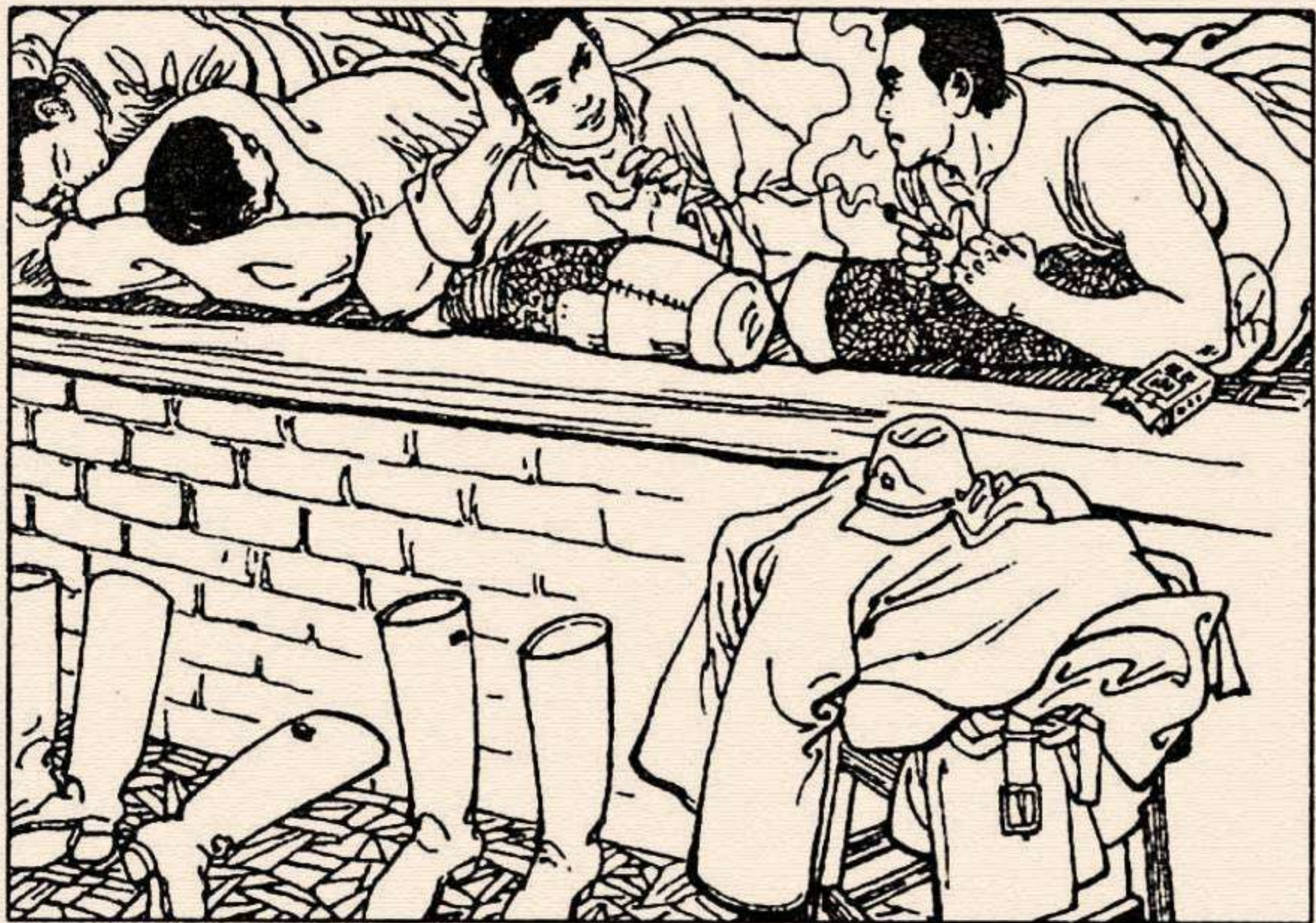
50 他马似飞箭，两把匣子抢左右开弓，射向还没来得及散开的敌群，八匹骏马横冲直撞，如风卷落叶，飞掠而过。敌人只打了几声冷枪，就被甩得老远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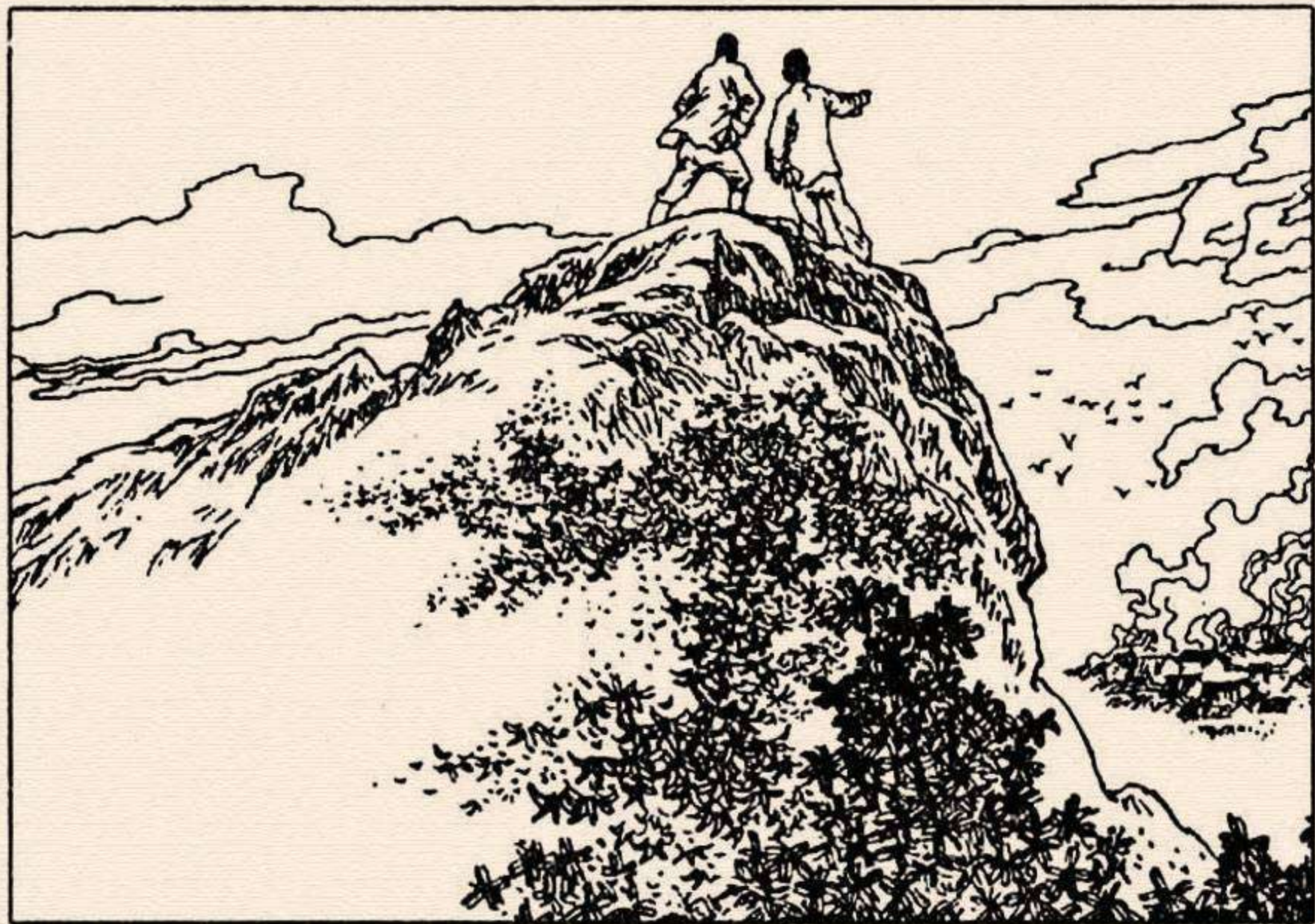
51 老飙扬枪飞马，直奔三古镇大街。我怕街上的百姓躲闪不及，赶快鸣枪报警。霎时，狗吠、鸡鸣，人喊马嘶，一阵狂飙飞旋而去。幸好没伤着老百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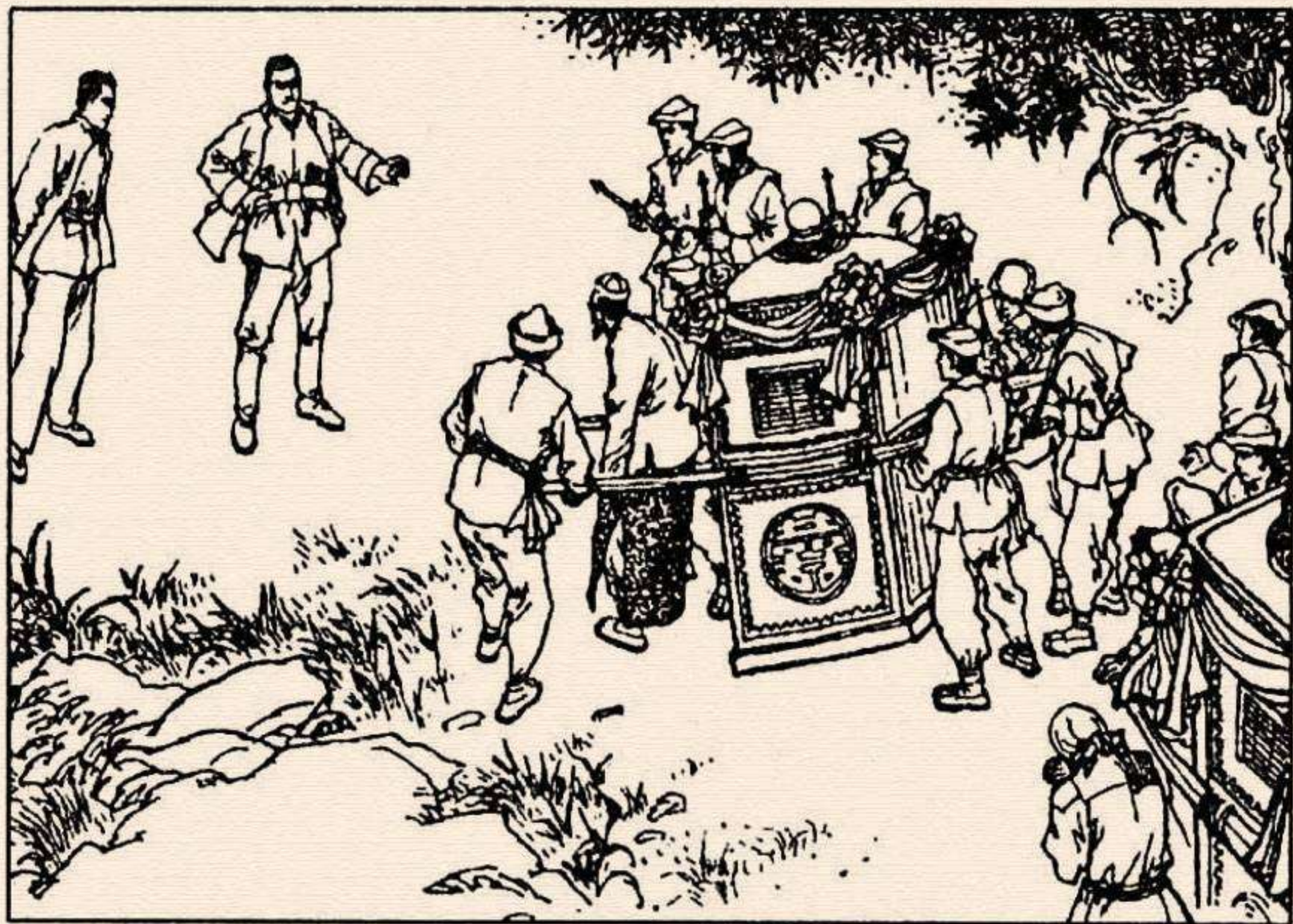
52 一气跑了十几里路，他观察到四周已无敌情，便缓马笑嘻嘻地问我：“怎么样？师爷，热闹吧？”真叫我啼笑皆非，这家伙，群众观念还是如此淡薄，思想工作还须抓紧。不过，我又不得不佩服他的胆量和气魄。



53 天黑，我们到了国民党保安司令赵康昱管辖区的边缘，悄悄在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住下。同志们很快就入睡了，只有我和老飙兴奋得睡不着，一直谈到深夜。



54 转天清晨，我俩登山瞭望，见西南海边一带浓烟滚滚，火光闪闪，看来敌人已经被我们牵引到那里，因为抓不住飙字军，只会欺侮手无寸铁的群众



55 在回村的路上，迎面碰到两乘娶亲花轿。后面轿里，新娘呜咽哭泣，老飙拦住喝道：“落轿！都给我出来。”只见前面轿子里出来个足有六十多岁的糟老头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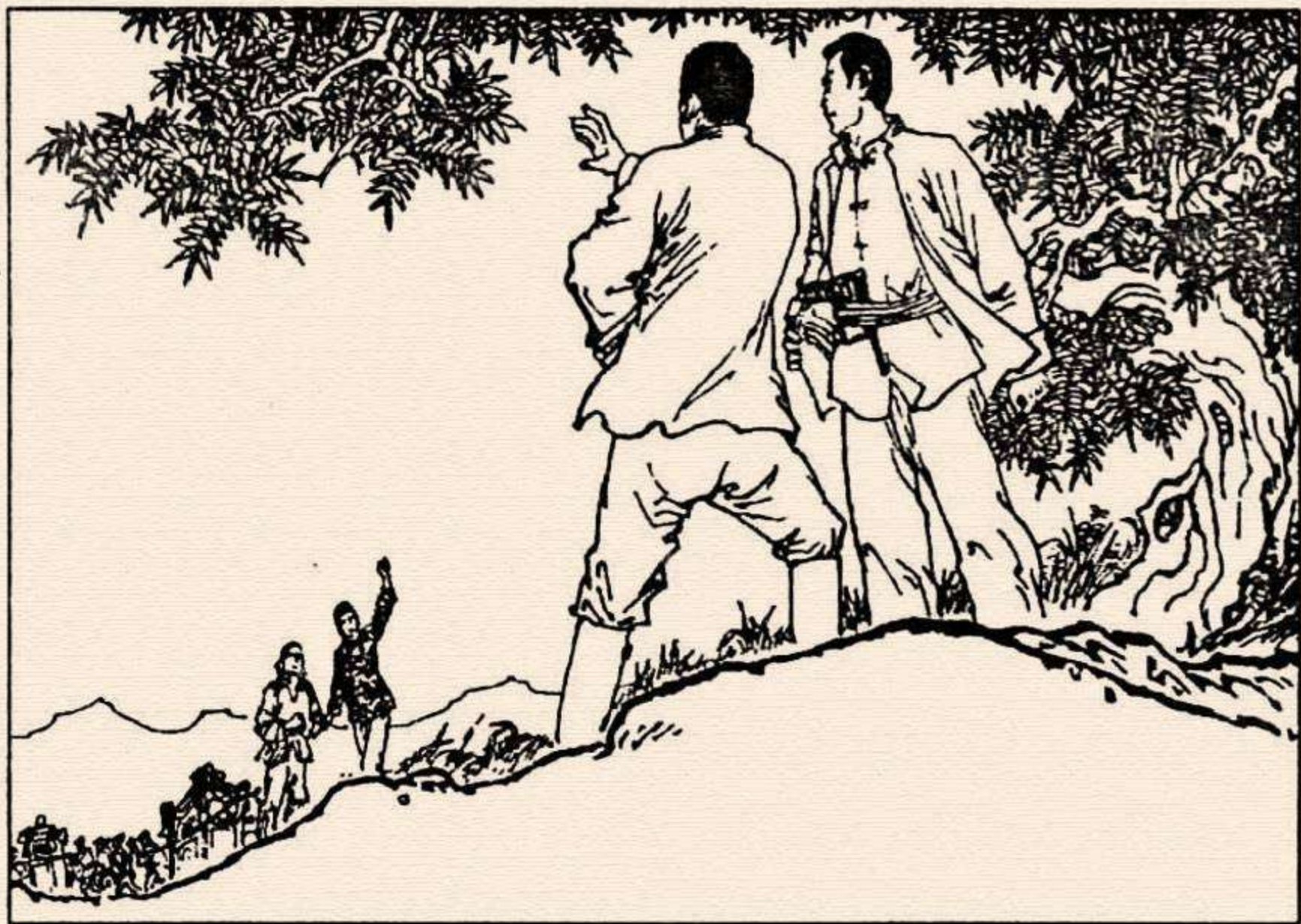
56 老飙一见挖苦说：“你叫什么？新娘为什么哭？叫她出来见见。... ‘哎...在下姓孙，草字如意，我是花红彩礼明媒正娶，新人害羞不愿嫁...不愿出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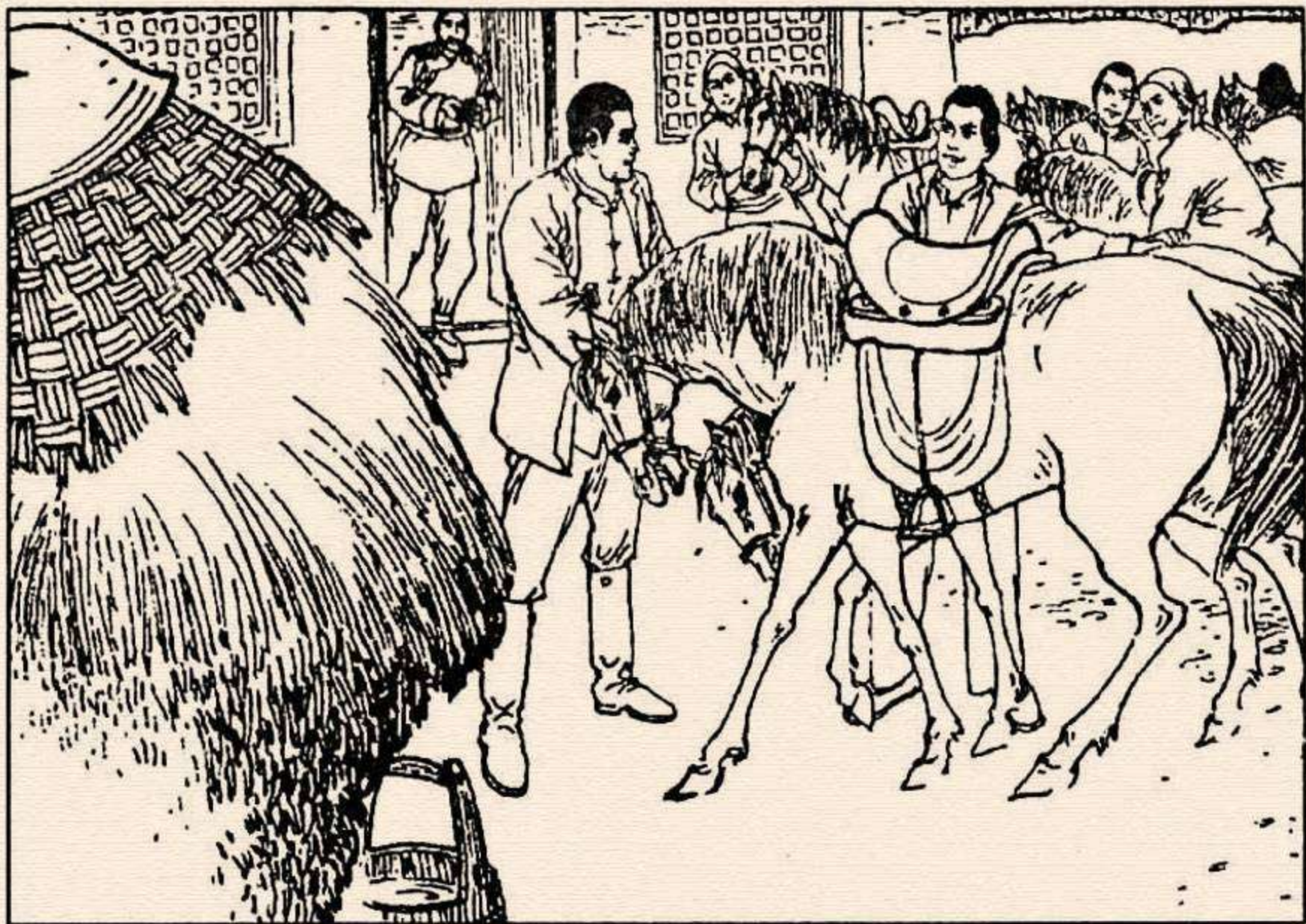
57 老飙大喝一声：“老混蛋，把新娘叫出来！”这时送亲的男人，悲苦地说：“长官，新娘是我小妹，她被孙大爷绑在轿里了。”“不对，他家是以人抵债……”桥隆飙抬手打了老家伙一耳光，割断绳索一看，竟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。



58 桥隆飙说：“你个没毛老叫驴，凭什么势力胡作非为，我专会治老驴起骡，三记耳光算抵债退彩礼，给我滚蛋，再有二话要你老秃驴的命！”说着就掏枪，吓得老新郎和随从们趑趄趑趄地跑了。逗得吹鼓手们一阵哄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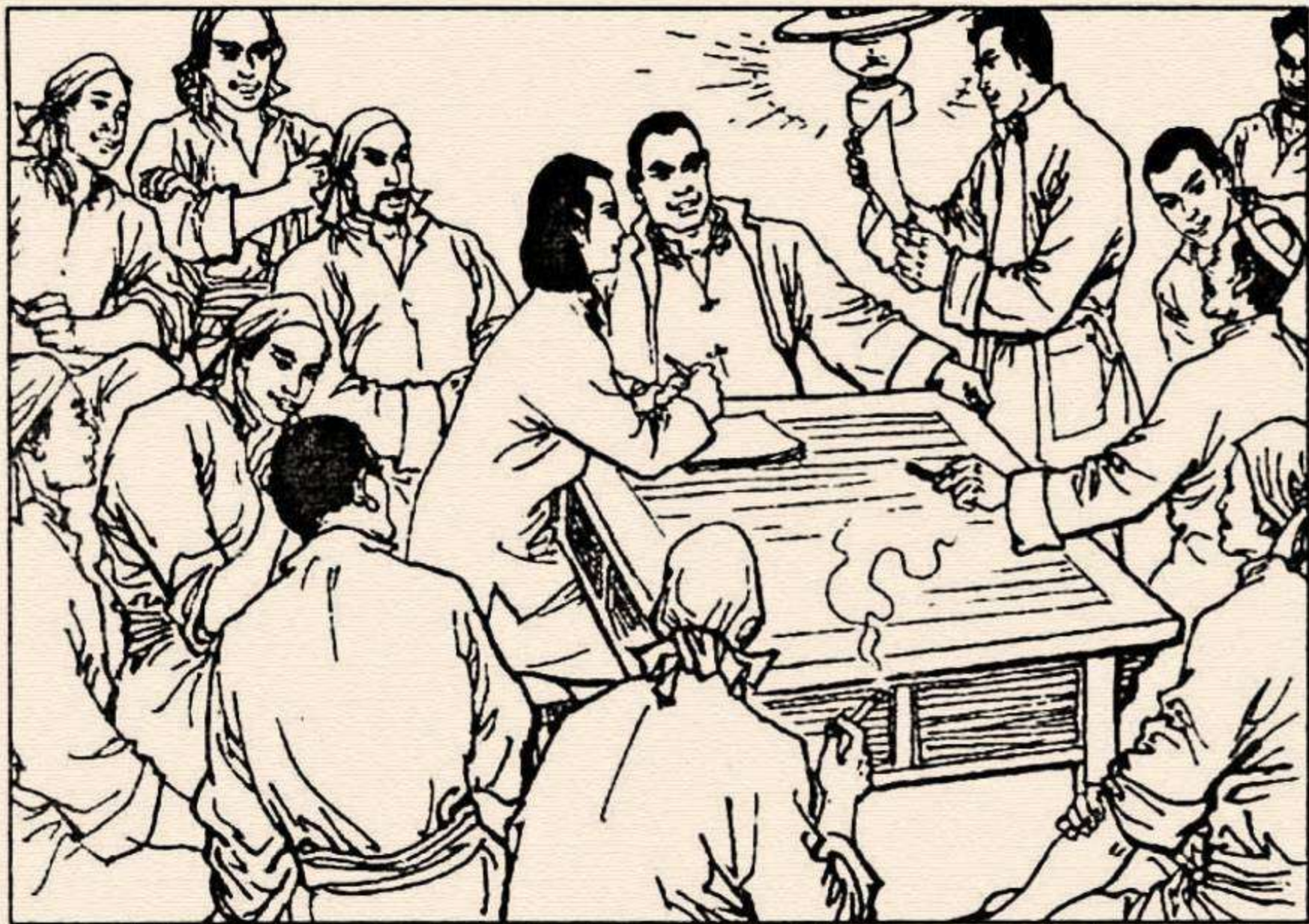
59 老飙给他们兄妹一些钱，叫他们赶快躲避。回头对我说：“真可怜，又是一个小隆花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有多少这样的姐妹挣扎在火坑中啊！要消灭这罪恶根源，非打出个新天地来才行。”他深思地点点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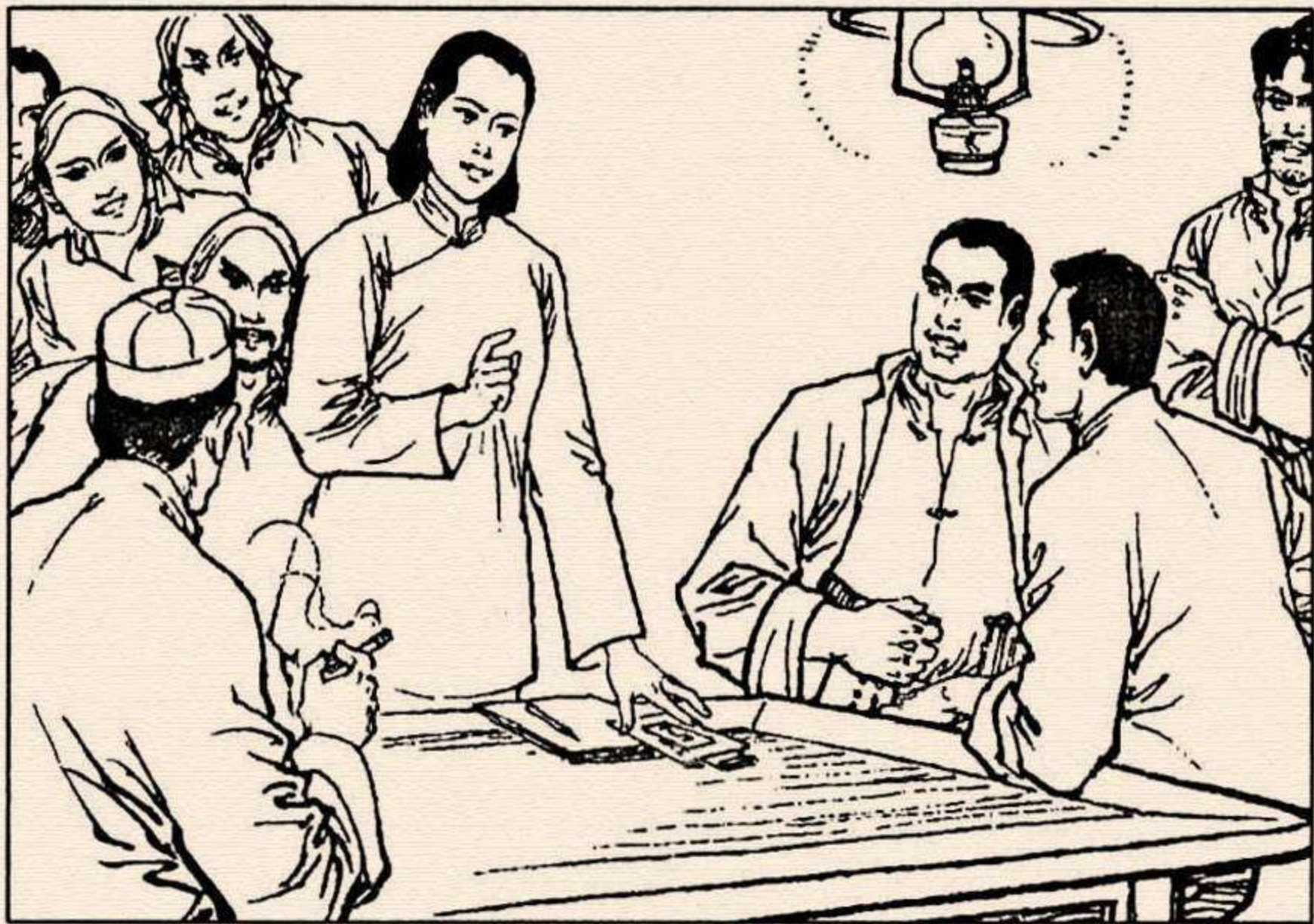
60 回村后，老飙主动付给了老乡饭钱和喂马的草料钱。我趁机鼓励他爱护百姓，不伤害群众利益的做法。他笑哈哈地说：“我老飙不能光叫你们在我身上操心哪。”



61 一直转到第二天晚上，再没发现追兵，我们从山路上绕道回到了侯家店。肖师兄逗趣地说：“哦！遛马的几位回来了。”各队都汇报了情况，不仅收获很大，还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抢粮计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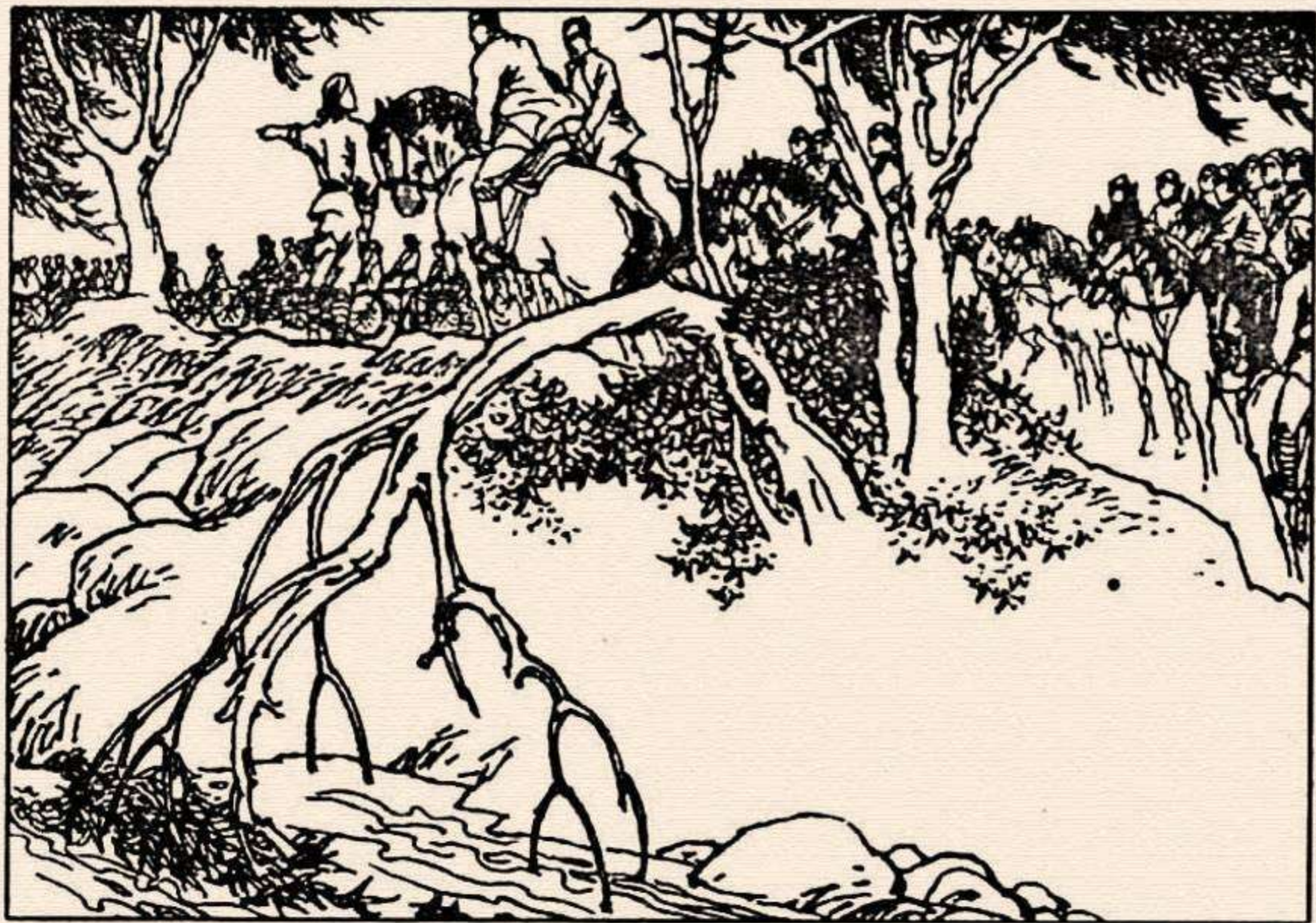
62 欢笑中，表嫂叫我读了部队首长给飙字军的嘉奖令。上级的关怀、鼓励，使飙字军第一次尝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。他们说：“咱这才像有了主儿的样子，党对咱们多么关怀器重啊！”



63 表嫂转达了上级的指示：针对敌人即将发动的秋季攻势，要针锋相对，大搞对敌破袭战，以配合主力部队。老飙一听，便急不可待地要组织破袭部队。



64 为了给表嫂他们建立根据地争得时间，老飙亲自率领十九个骑兵，薛继超带领三十六辆自行车队，向西北方进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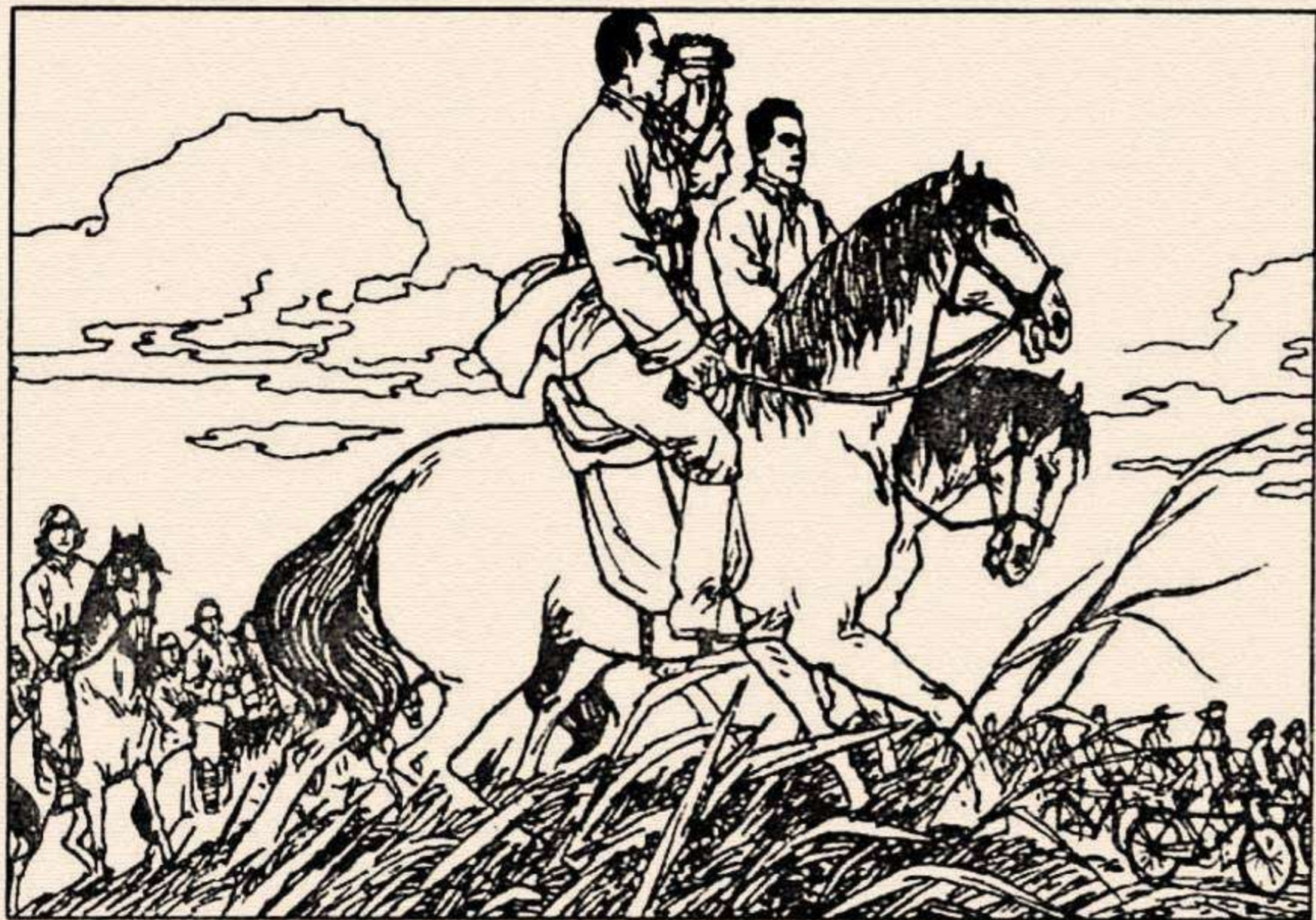
65 第二天晌午，侦察兵报告，三古镇以西发现两股敌人，左右相距三里路，齐头并进，大约共有八十多人。在距前队六七里路的地方，还有大队敌人。我们决定，在敌人大队未到之前，把敌人的先头部队先消灭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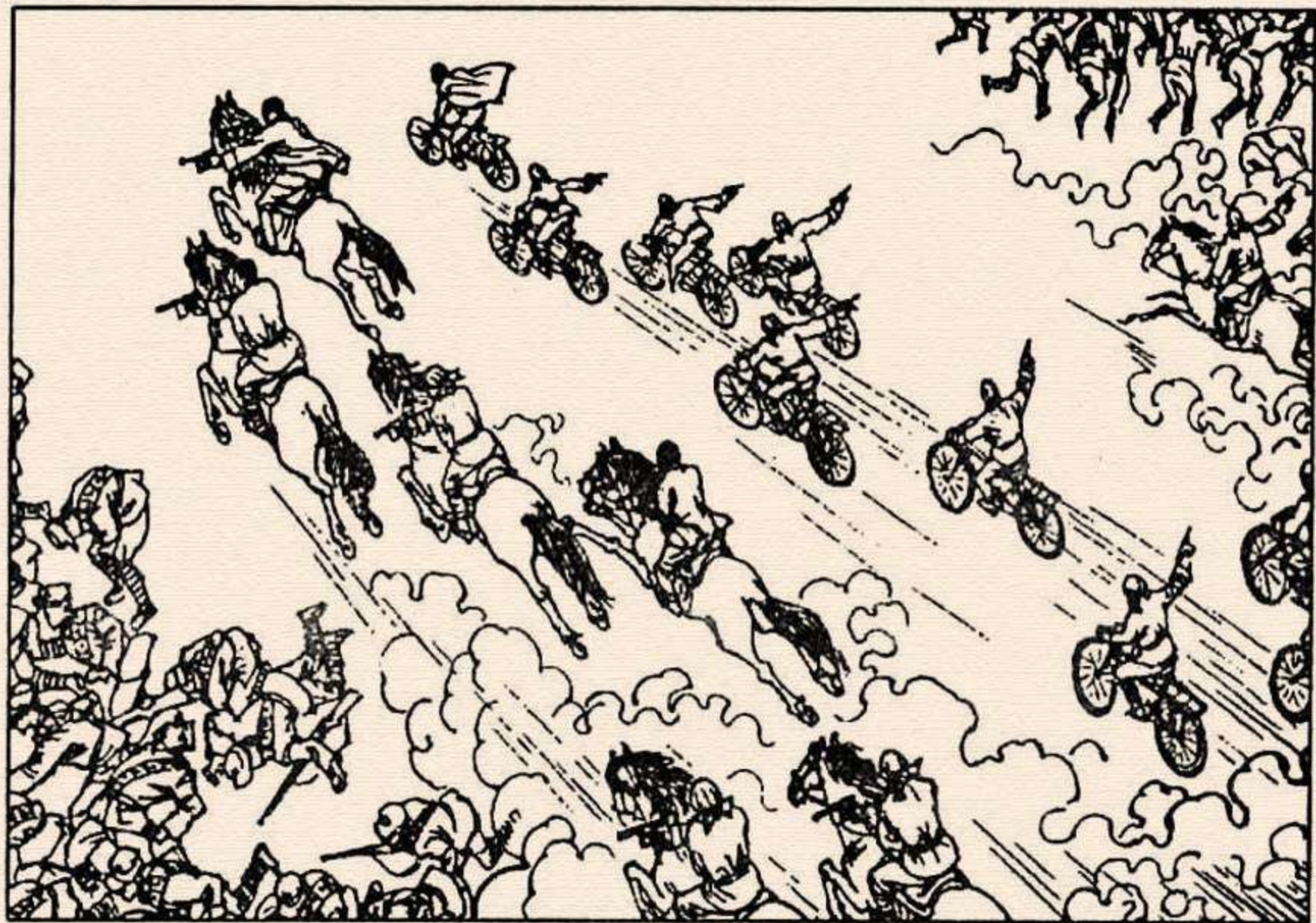
66 骑兵沿河岸柳林隐蔽前进。车队采取大撒花队形，看上去好似路上行人。继超披一件白色斗篷，作为指挥员标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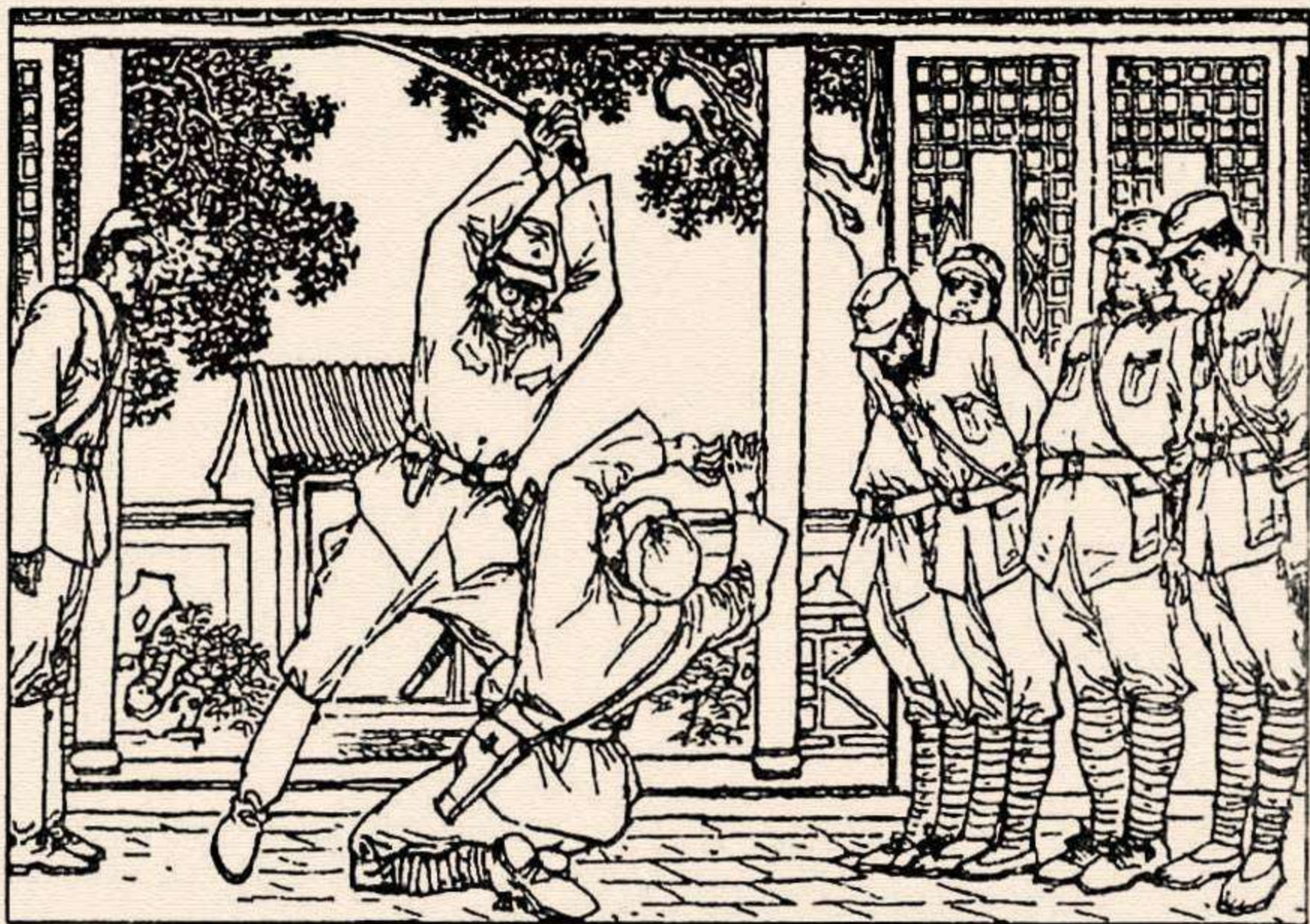
67 敌人意想不到，在他们背后突然飞出一队骑兵，当他们清醒过来时，已是枪刺马踏，被杀了个稀烂。再战不利，我们甩开敌人大队，向平州方向转移，以迷惑敌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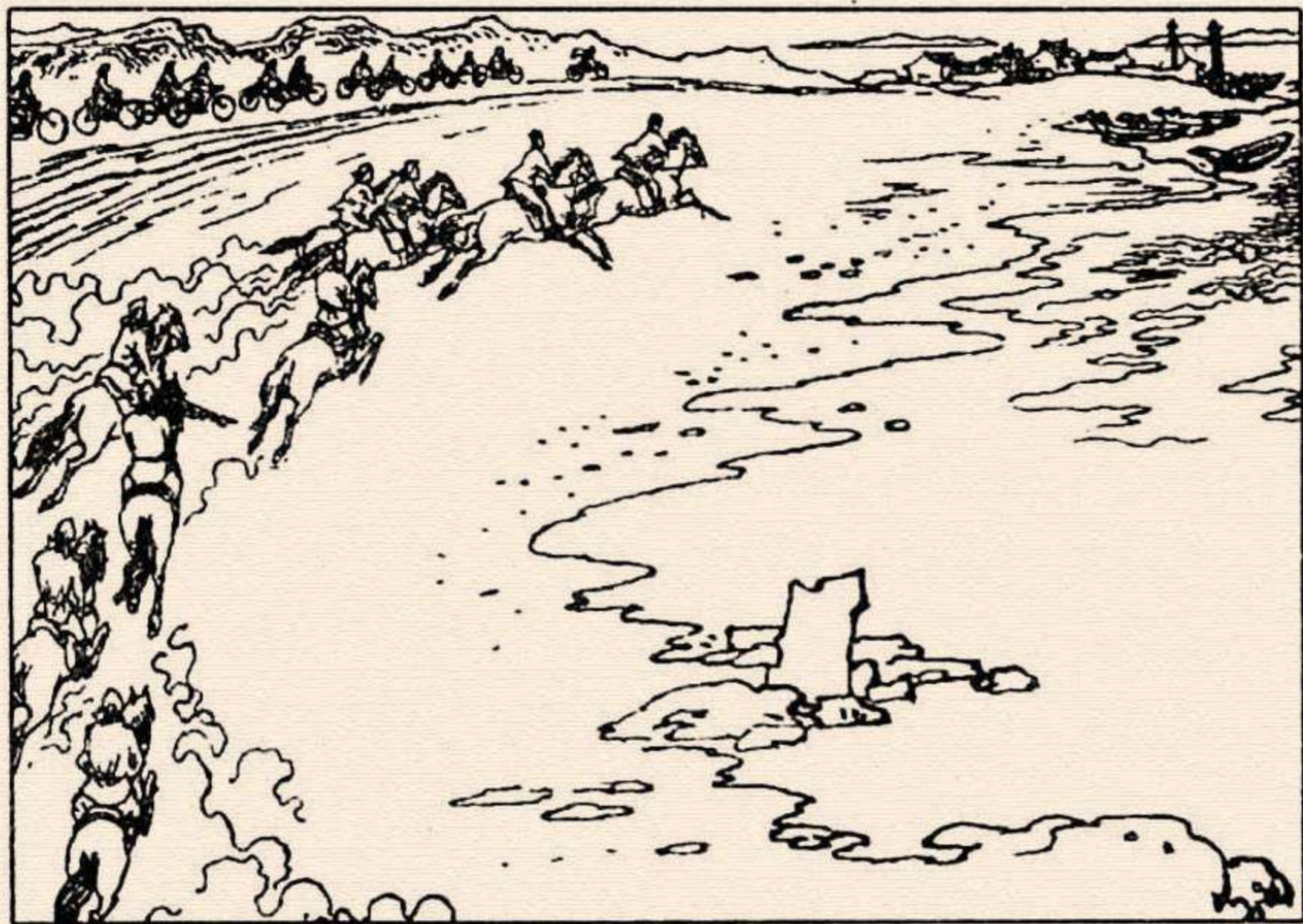
68 飞车走骑，连战数捷，横扫了敌占区。敌人气红了眼，几十倍于我们的敌人倾巢出动，四面围击。老飙稳如泰山，他用望远镜观察了敌兵部署后笑道：“敌人还以为我们要漫野逃跑呢，错了！大路兵少，咱们正好借路突围。”



69 当敌人距我们只有一千多米时，老飙突然命令：“冲！”骑兵在大路两边，中间是车子队，猛向敌人冲去。只用两分钟就突破了包围圈。敌人又伤亡不小，而我们只轻伤三人，叫几路合围的敌人只抓了两手尘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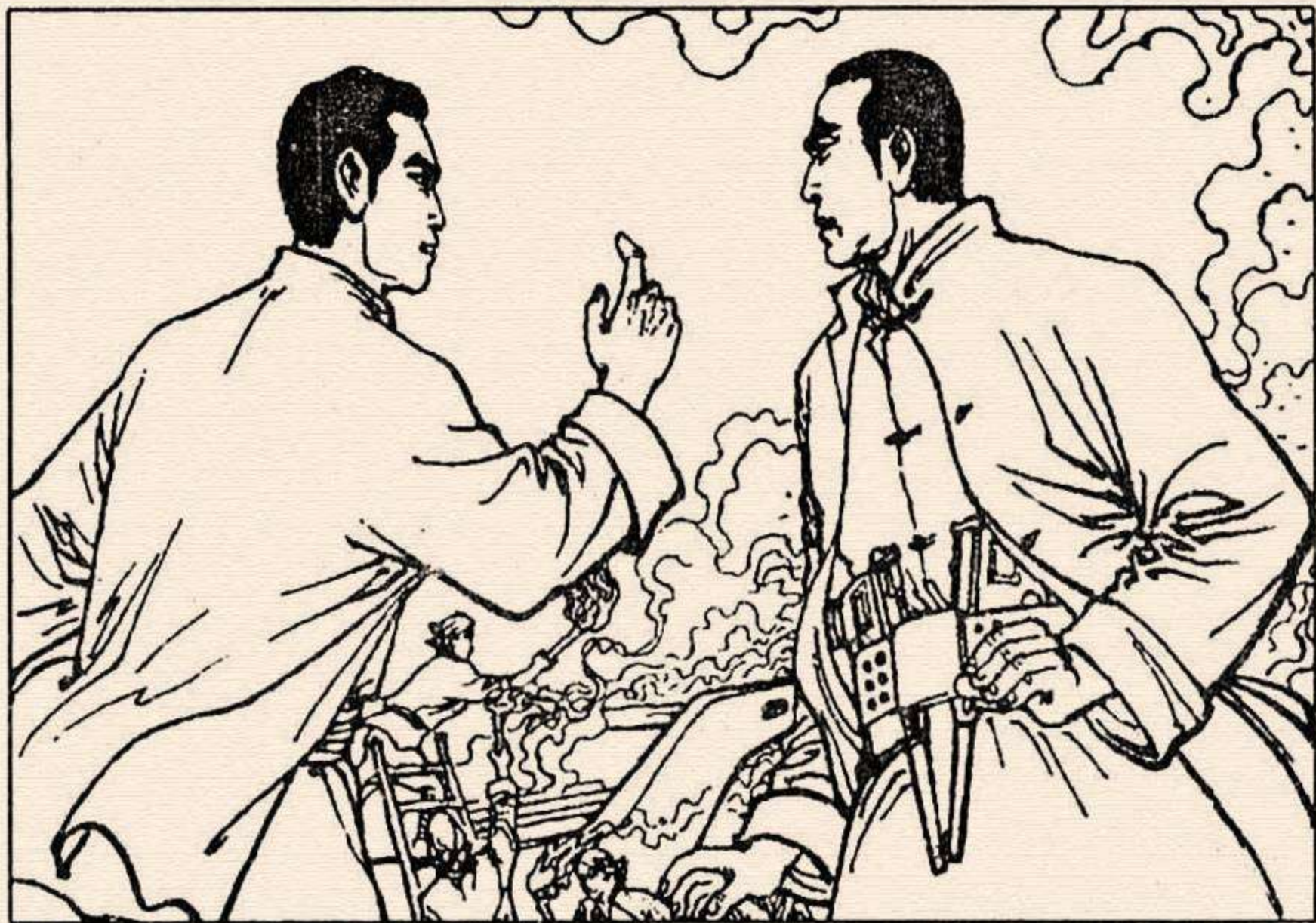
70 飙字军轻兵神速，力挫顽敌，敌人屡遭失败，激怒了平州城里的鬼子大队长吉田。他一怒之下刀劈了伪军中队长，还亲自率队追击，但几次交锋都没捞到好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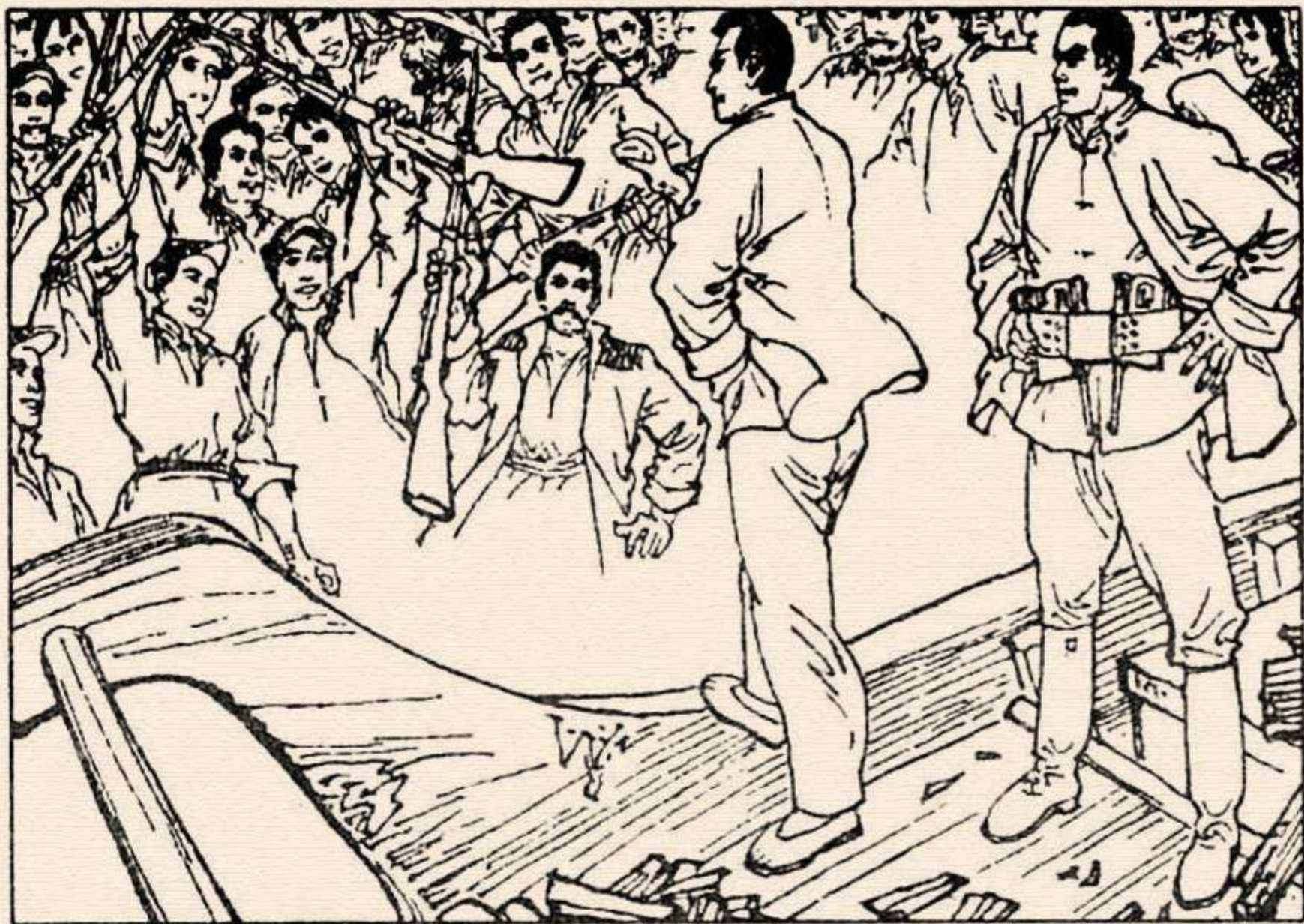
71 敌人抓不到我们，下毒手把凡是住过的村庄，杀掠一空，把对我们的怒气，横加在百姓身上。这倒使我们很为难。我们只好先撤出战斗，趁敌人没摸清我们的去向，连续急行军奔向船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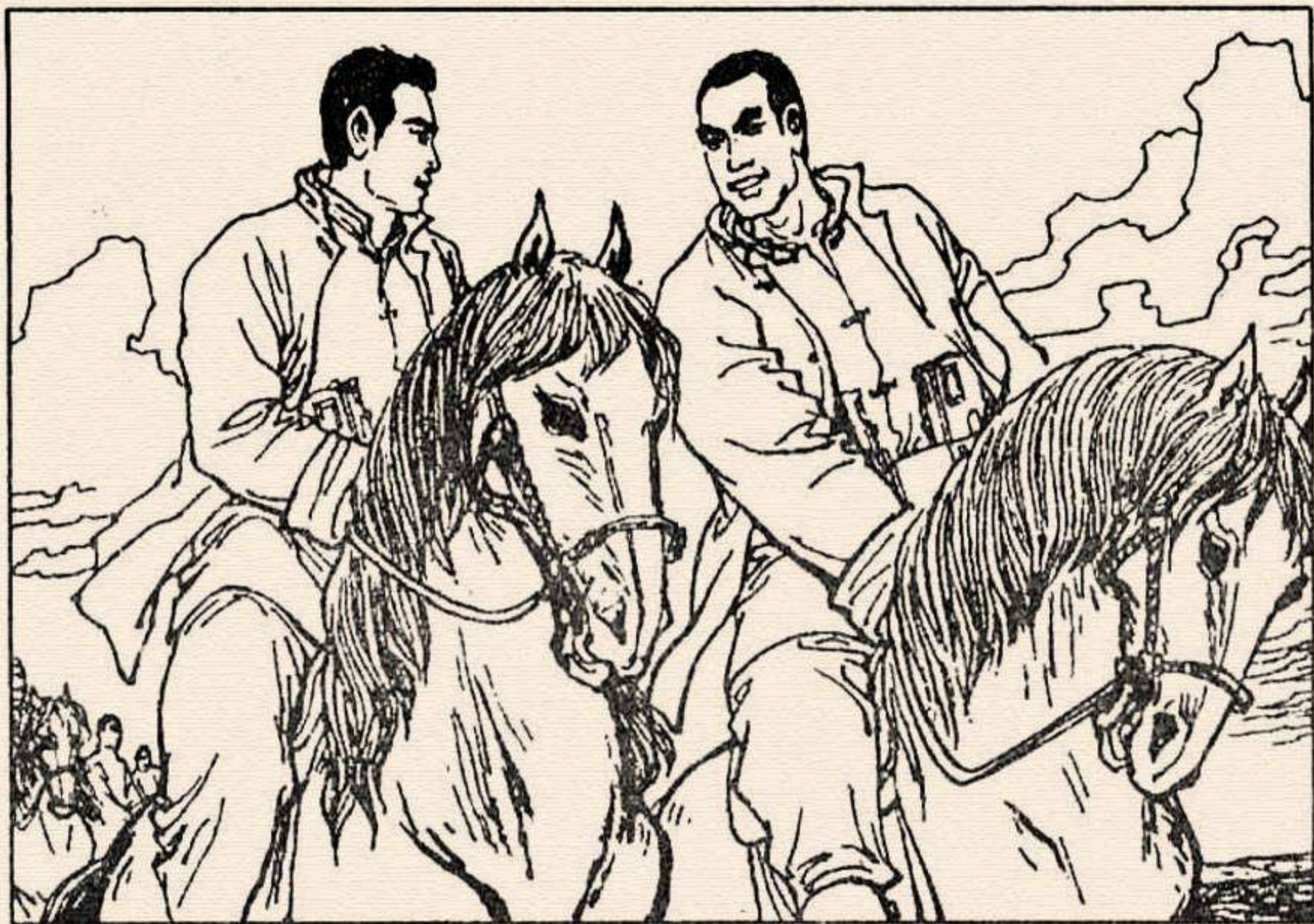
72 到了船营，仇国础一家早已逃进城去。因为没捉到这个汉奸，老飙非常不快，盛怒之下，命令烧毁船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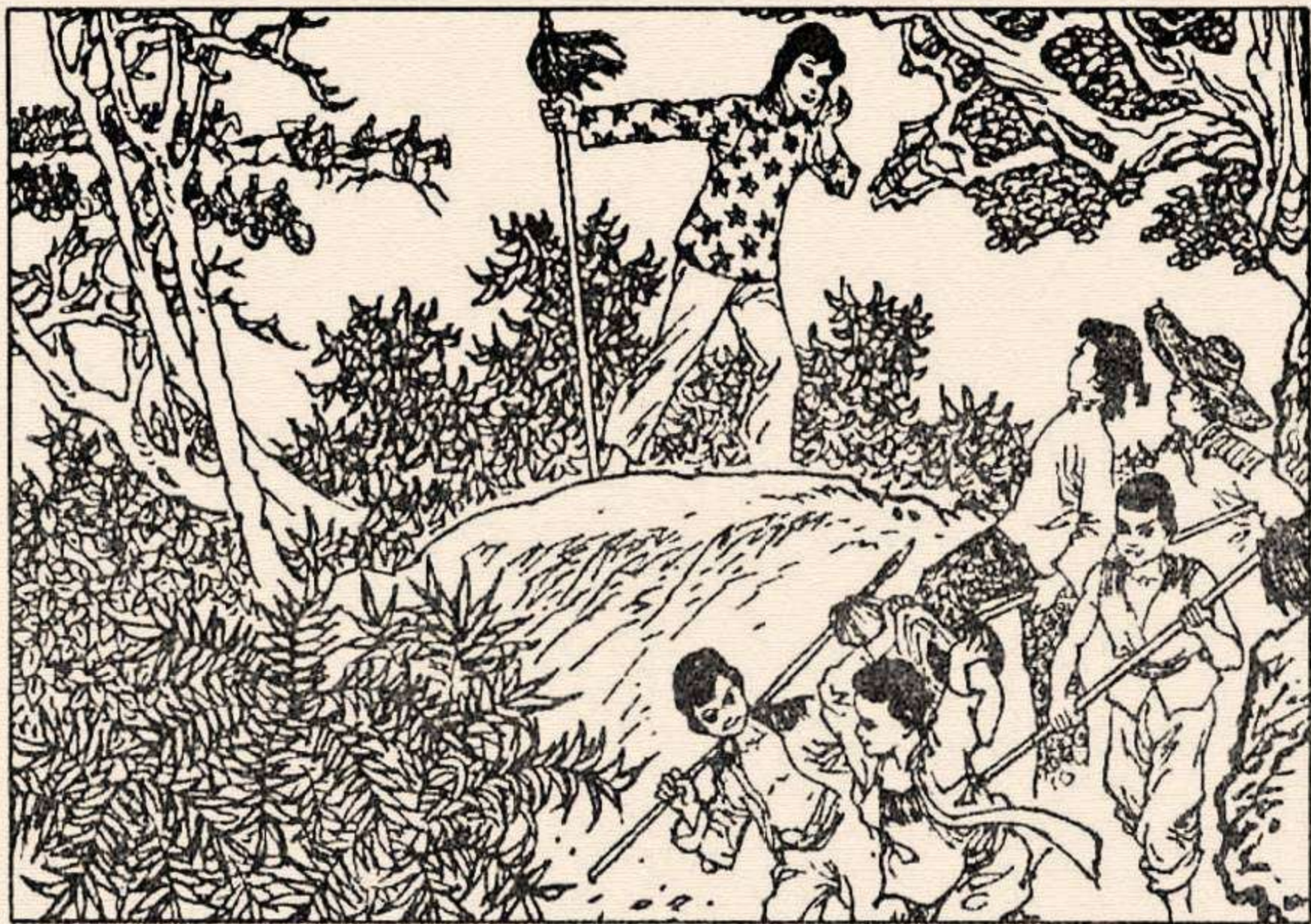
73 我知道后，急忙跑去阻拦，他却说我替仇国础说话，怎么也想不通。我也发怒了：“把仇家的东西没收，分给贫苦渔民和工人，不就都是人民的了！”他省悟道：“唉！我真是糊涂，你为什么不早说。”说着，又带头把大火扑灭。



74 我们把茅公岛的渔民和工人组织起来，成立了渔、工经营委员会、自卫队。发给他们三十多支枪，分了仇国础的财产。贫苦的渔民和船厂工人，各个拥护，人人高兴。



75 在回羲铭镇的路上，我与老飙并辔而行，畅谈着今后开辟根据地的事情，憧憬着未来，心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。



76 仅仅一个月，羲铭镇就变得生机勃勃了。放眼望去。树林中一大群手持红缨枪的孩子，在嬉笑跳跃。当看到我们后，就一窝蜂地向村里跑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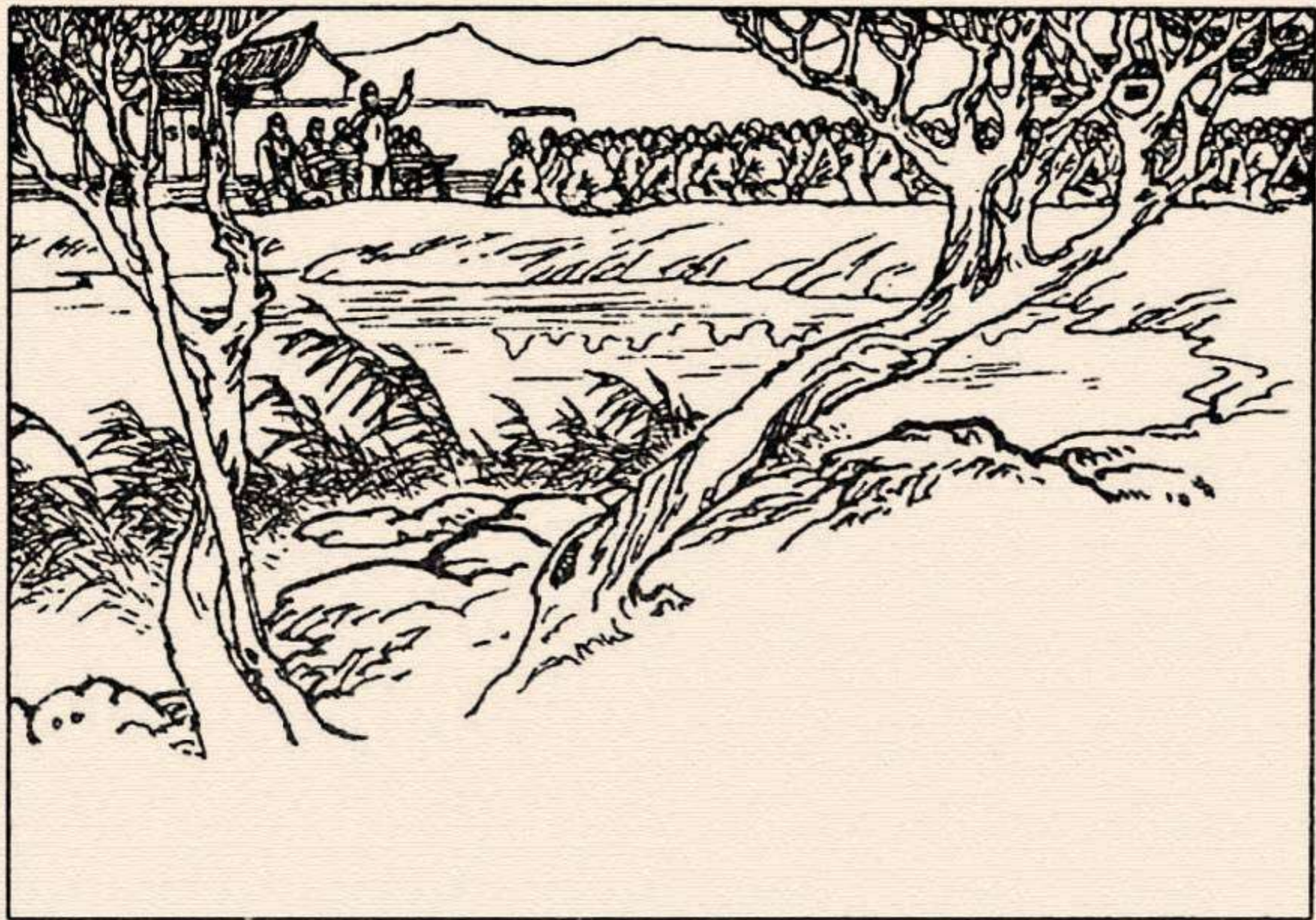
77 来到村边，只听村中锣鼓齐鸣，一大群人涌出村来。群众给我们车上、马上挂满了花环。几个孩子把一个最大的花环挂在老飙的脖子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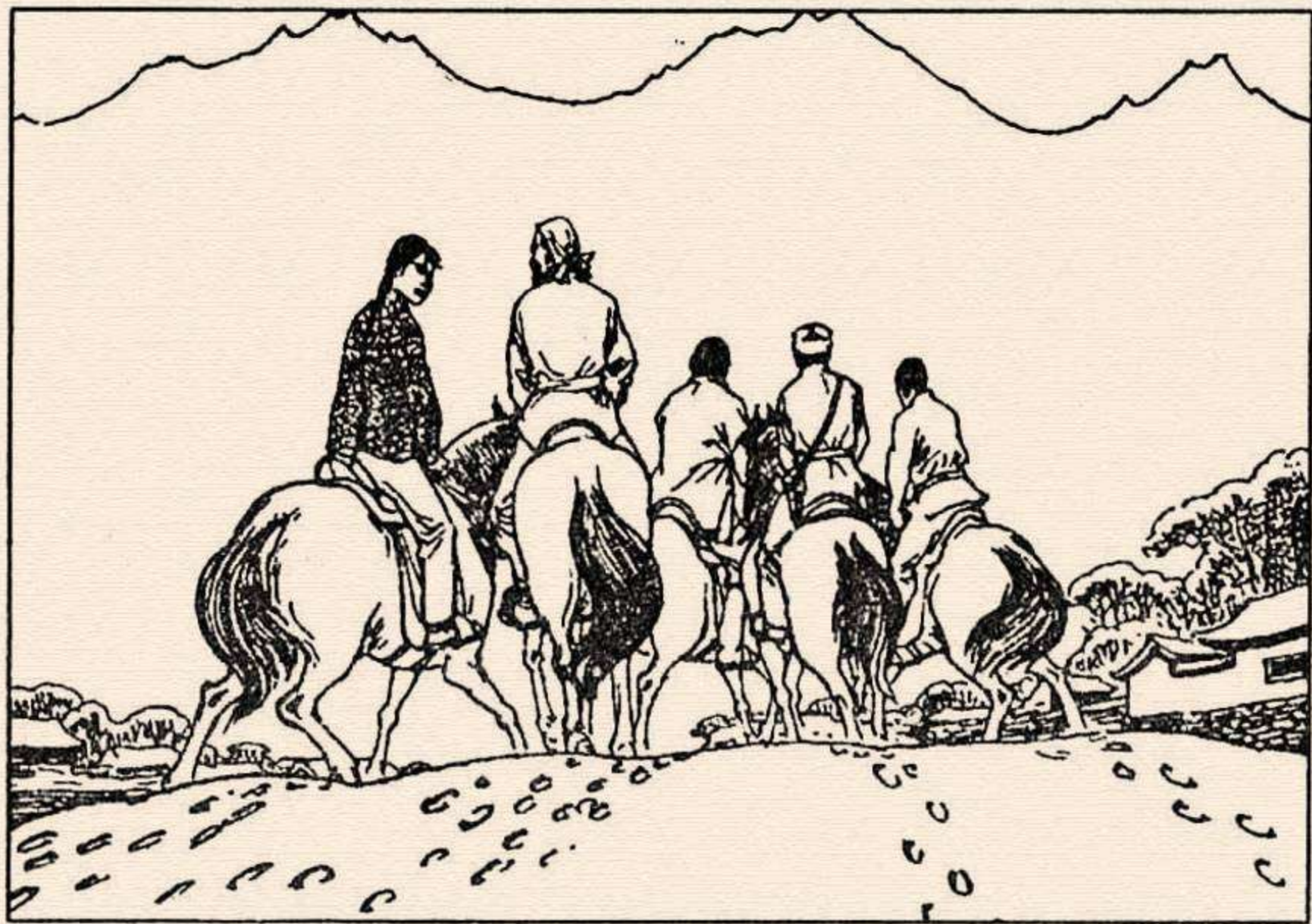
78 人民的情谊，群众的爱戴，使老飙不知所措了。他偷偷问我：“这叫啥礼？要不要给孩子们些钱？”我拦住他说：“你别出洋相了。”他一急之下，把孩子们抱到马上，自己牵马向村里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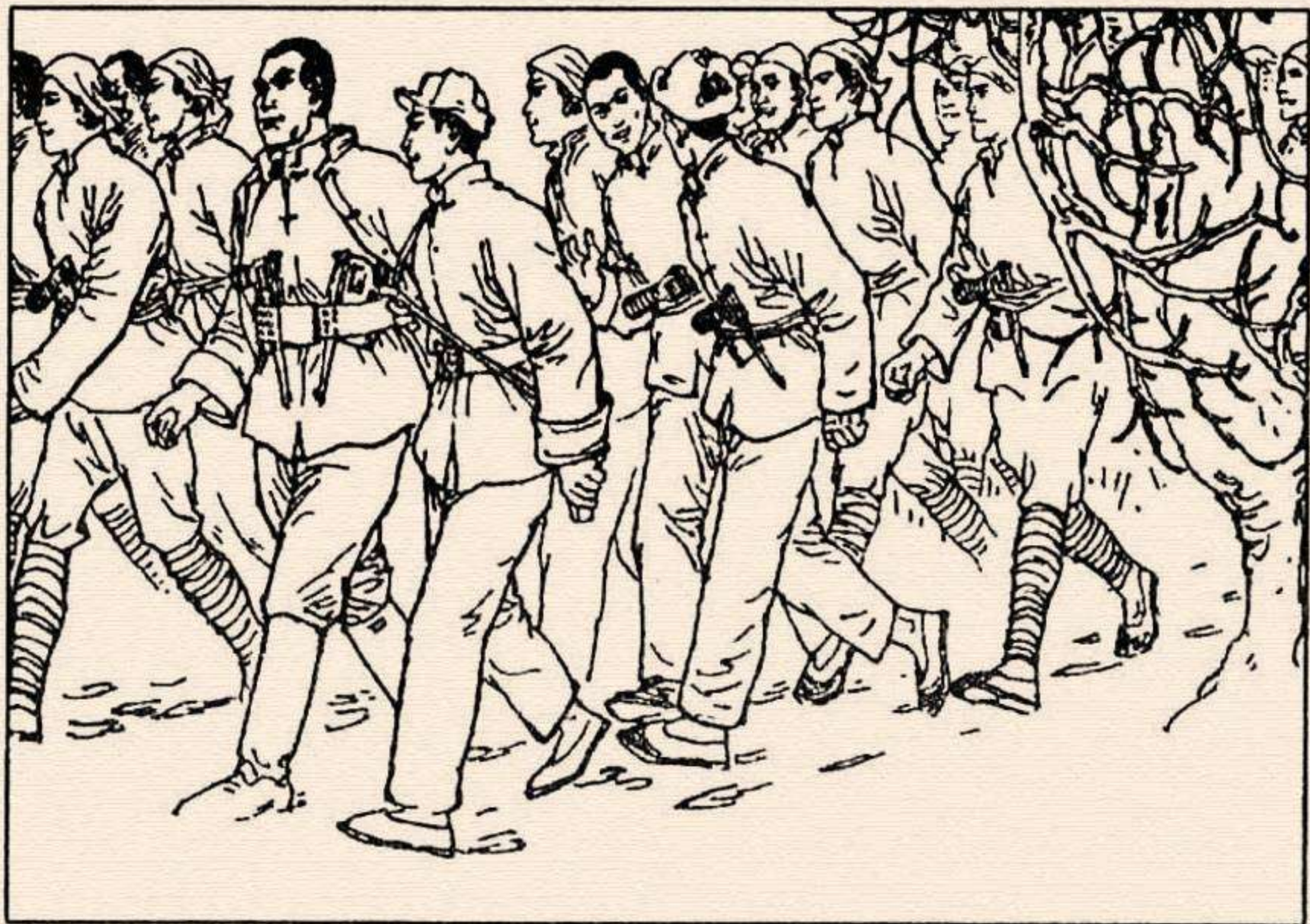
79 进了村，老飙见到表嫂，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肖元山感慨地说：“隆飙同志，咱们有家了。党是靠山，老百姓是亲爹娘，我们这棵浮萍草总算扎根啦。”说着，我见他那双一向机智而深沉的眼睛湿润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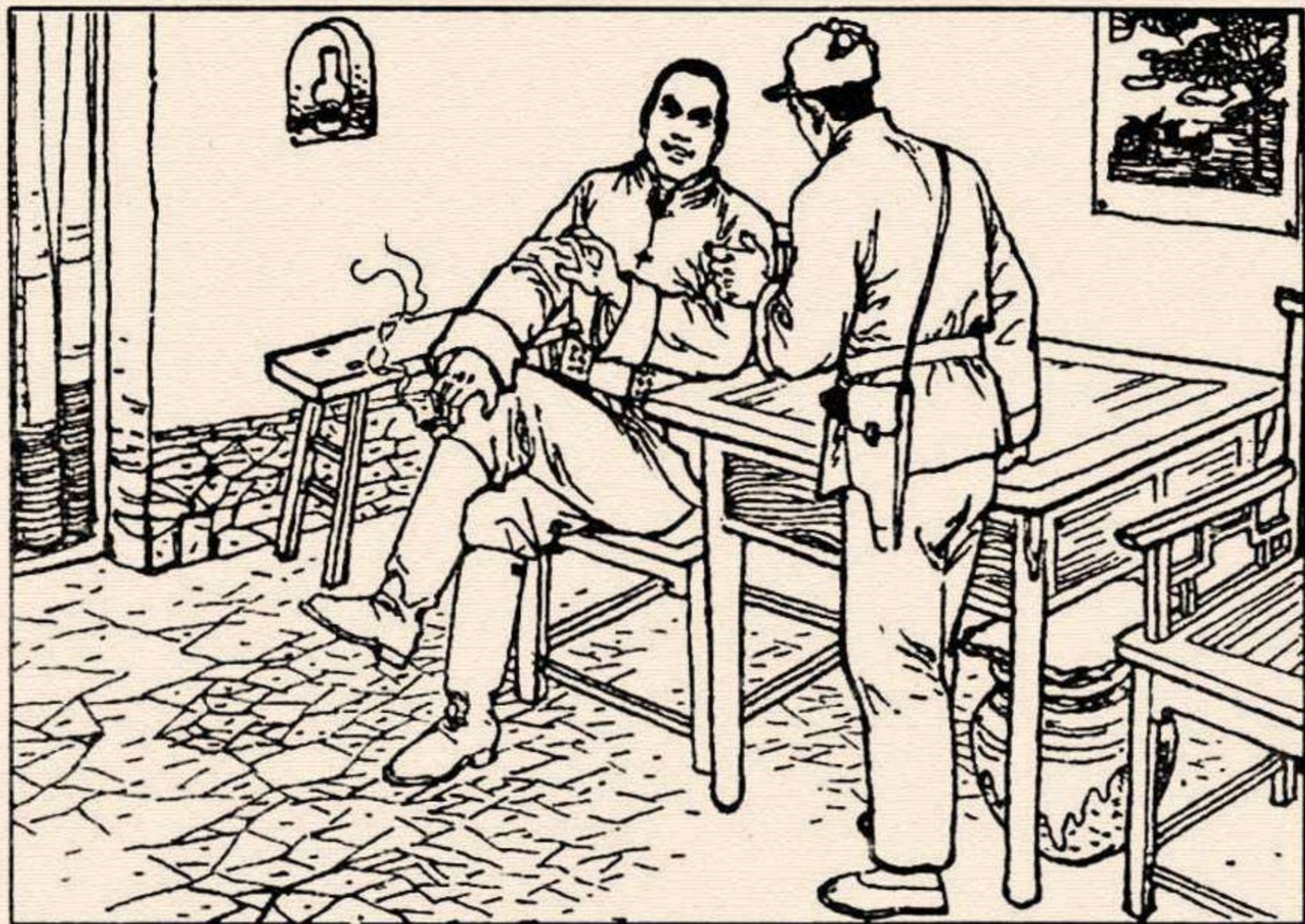
80 秋季，大破袭胜利结束。敌人龟缩在城镇周围、铁路两侧的大据点里加强护巢防御。我们按上级指示也借机休整扩军，把飙字军正式改编为“八路军狂飙支队”。老飙任队长，肖、薛任副队长；越颖任政委，我和老沙任副政委。



81 一场瑞雪，刷新了整个大地。飙、薛、沙、隆花和我骑马去侯家店，参加军政干部联席会。大家的心情分外畅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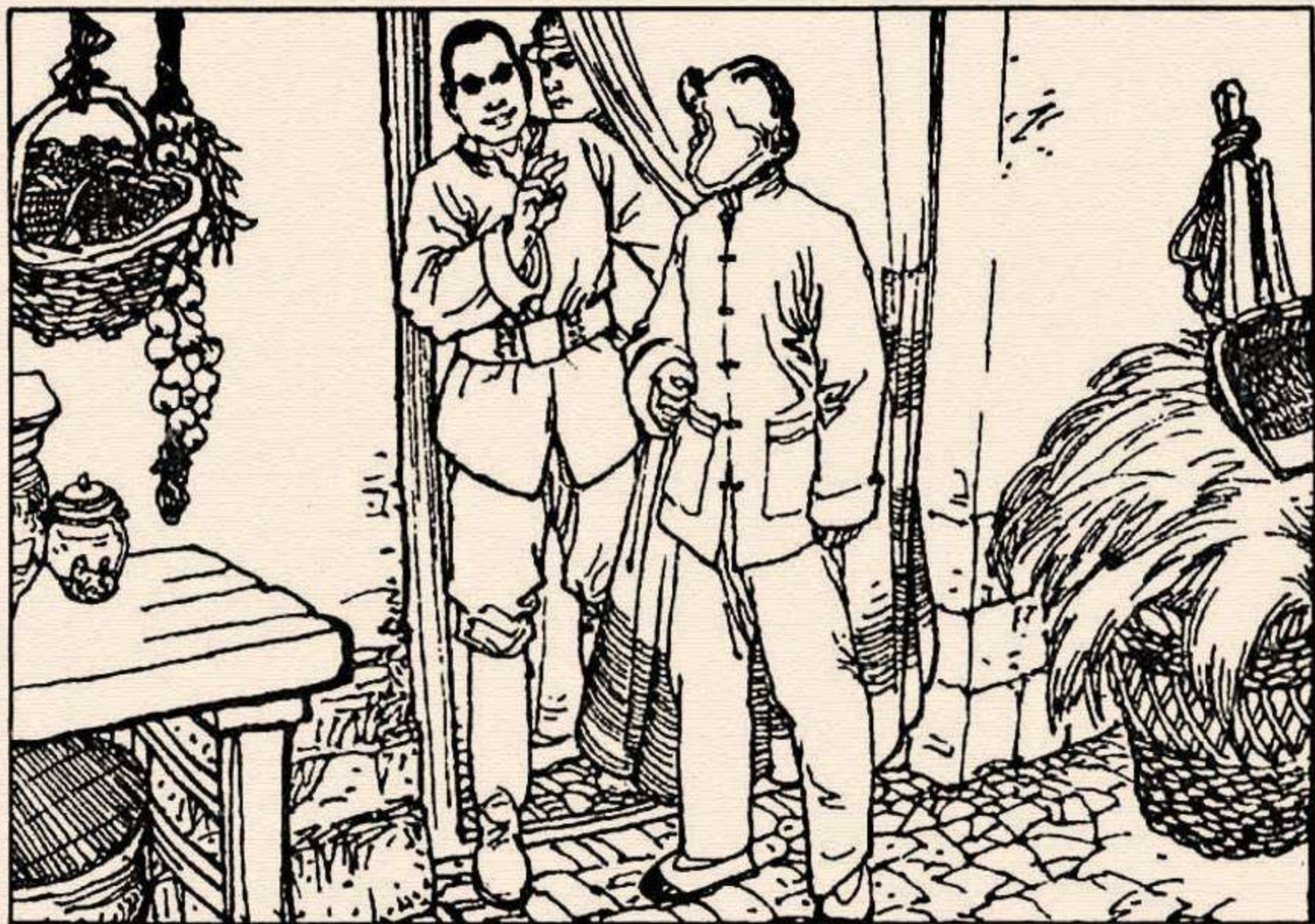
82 会议决定，武装斗争要围绕发动群众，保卫新政权展开，准备给敌人的“扫荡”以更有力的反击。为此，我支队兵分四路，配合“民动会”到平里集、茅公岛和三古镇地方进行活动。我和老飙率两个队，开往平州地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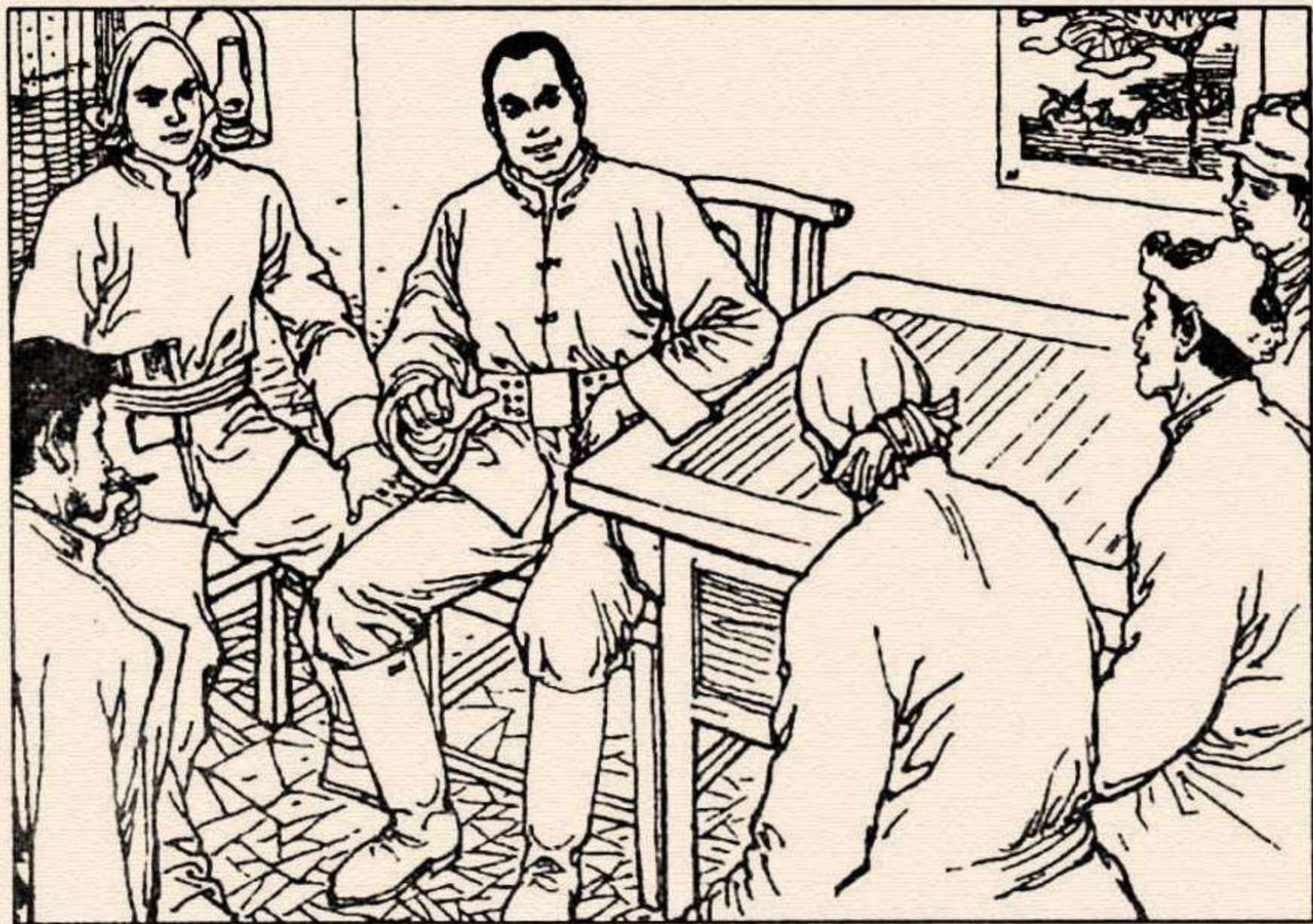
83 积雪还没化尽，不利于队伍秘密行动，老飙却常单独出去。一次，竟两昼夜未归，我急了，对他提出批评，他却嘻嘻哈哈地说：“老弟，这是你飙大哥的拿手好戏，我丢不了。再说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。”看来，他到城里探“货”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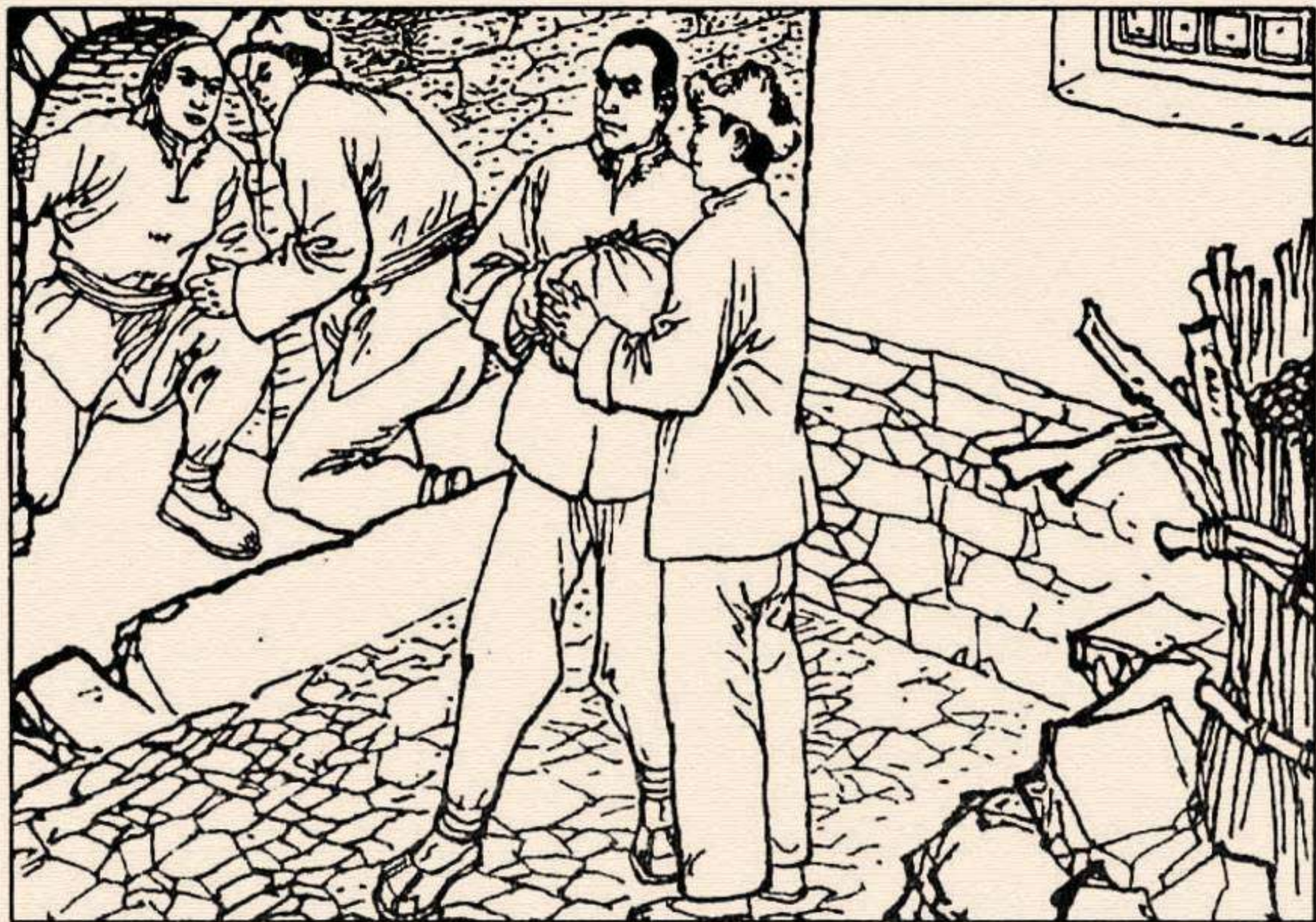
84 我俩正在争论，进来一个用皮帽遮住脸，只露出两只眼睛的人，递给老飙一个纸条，上写：“南关戏院，野猪林好看。”我知道这是情报，刚想问，隆飙却说：“老弟，你先别教训我了，咱先去教训敌人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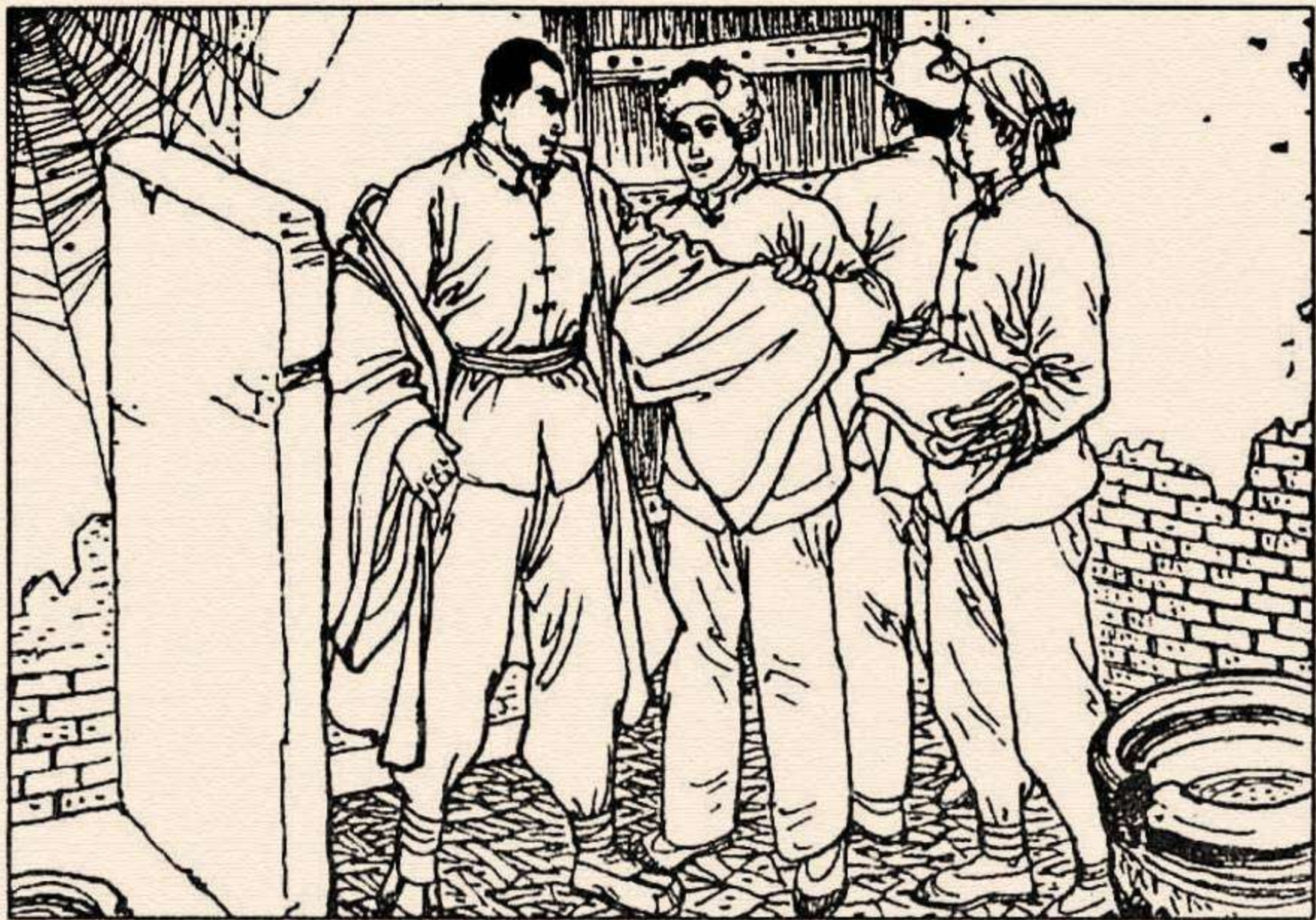
85 原来，有十二个铁杆汉奸伪区长，正在平州城里开会，今晚到大戏院看戏，正好一举全歼。我当时只好同意了他的计划。他对来人说：“通知二十个人，混进城里看戏，我上台。”说完他冲我扮了个鬼脸。



86 临行前，老飙对各队长说：“这次行动叫城里滚锅，城外吹火，你们留下，在城外配合行动，把城外围的伪势力横扫一下，但不要攻据点。等城里下手后城外再开打。”并严格规定了指挥讯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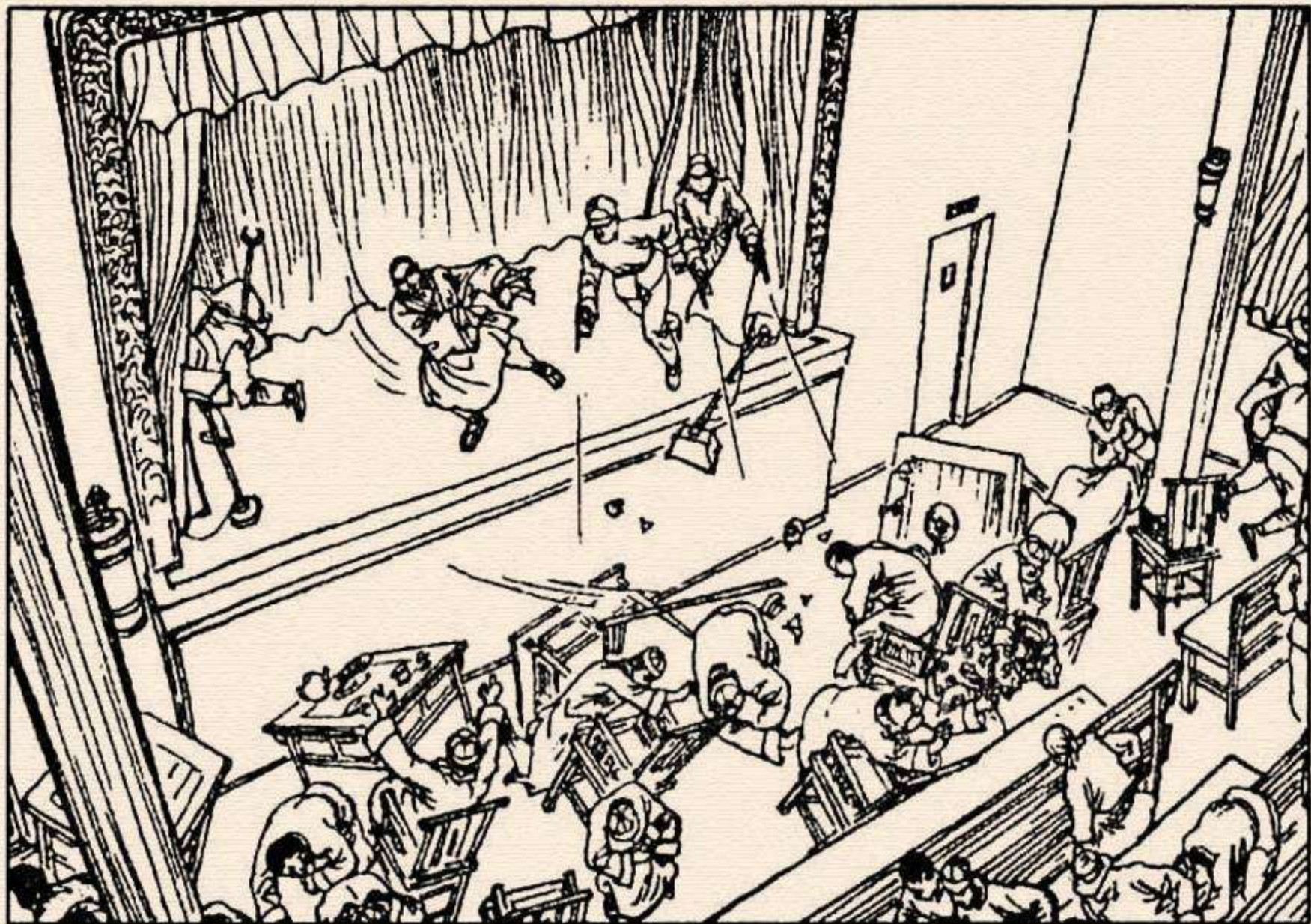
87 冬天太阳落山早，我俩化了装，只带一个枪法最准的通讯员，急行二十里路，就钻进一条通往城里破烂市的污水道。等我们走出污水口一看，还是那个送信人递给老飙一个卖破烂的包袱。没吱声就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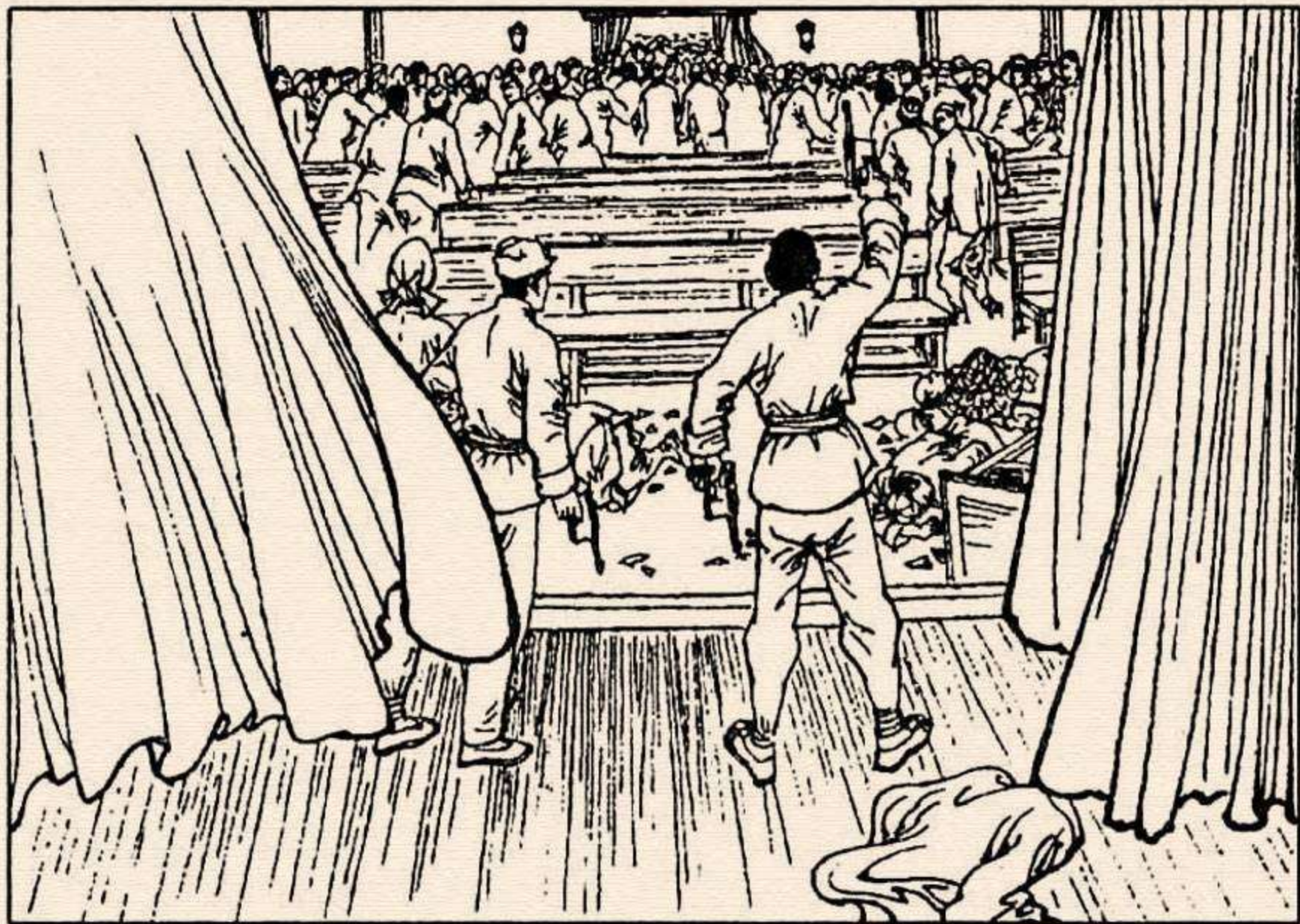
88 我们卷入破烂市熙熙攘攘人群里，来到戏院后门，进了演员厕所，送信人朝老飙脸上抹了两把黑色，让他穿起宽大的戏装，真像个演员。这时，我听前台的戏，唱得正热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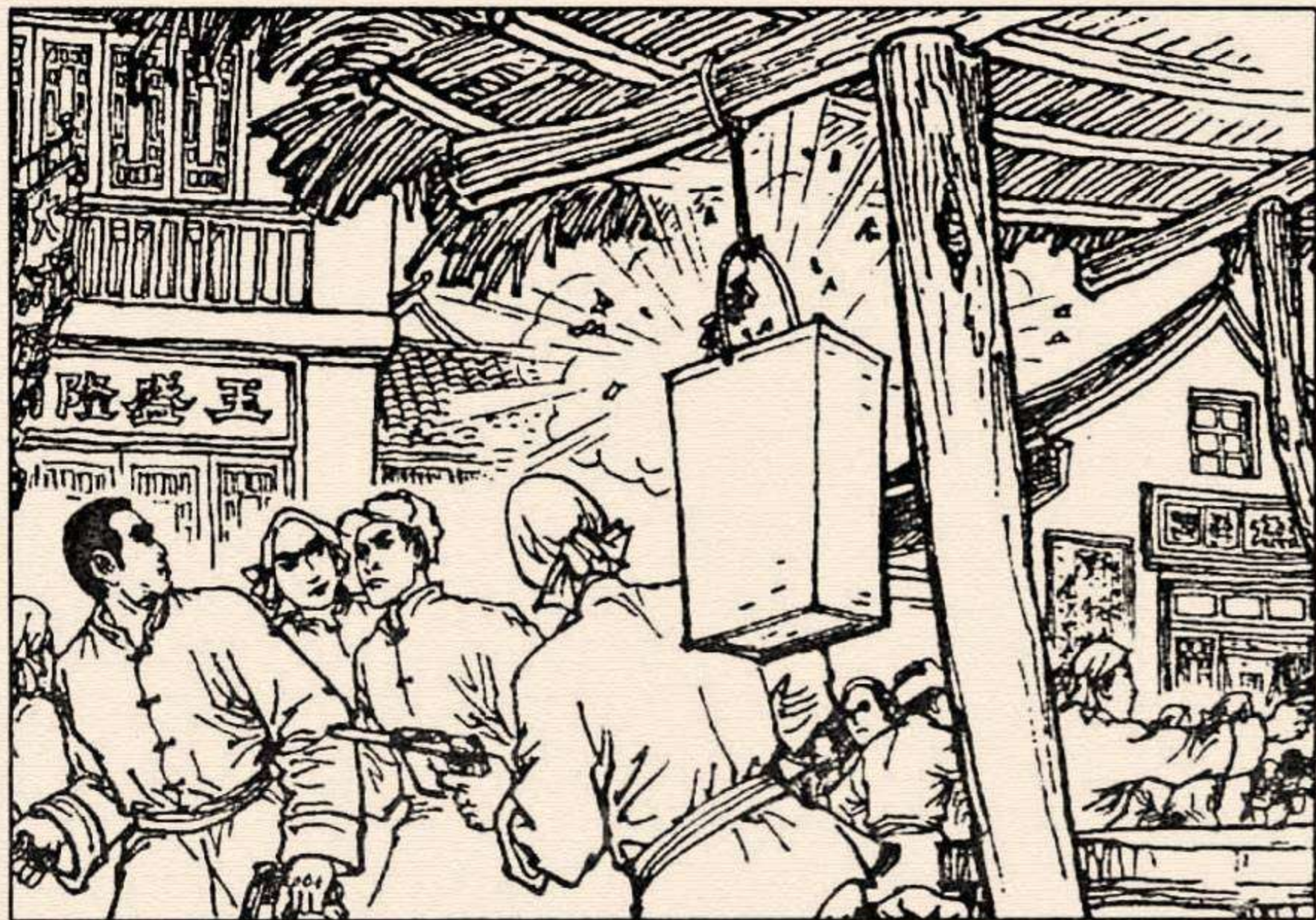
89 一会儿，只听三声干咳，我知道是行动讯号，就手扣扳机，随着进入后台，从幕缝中看见十几个伪区长，正在摇头晃脑边看边吃。随着一阵急急风曲牌，鲁智深上场了。老飙也手拿棍棒，“哇呀”一声从下场门跑上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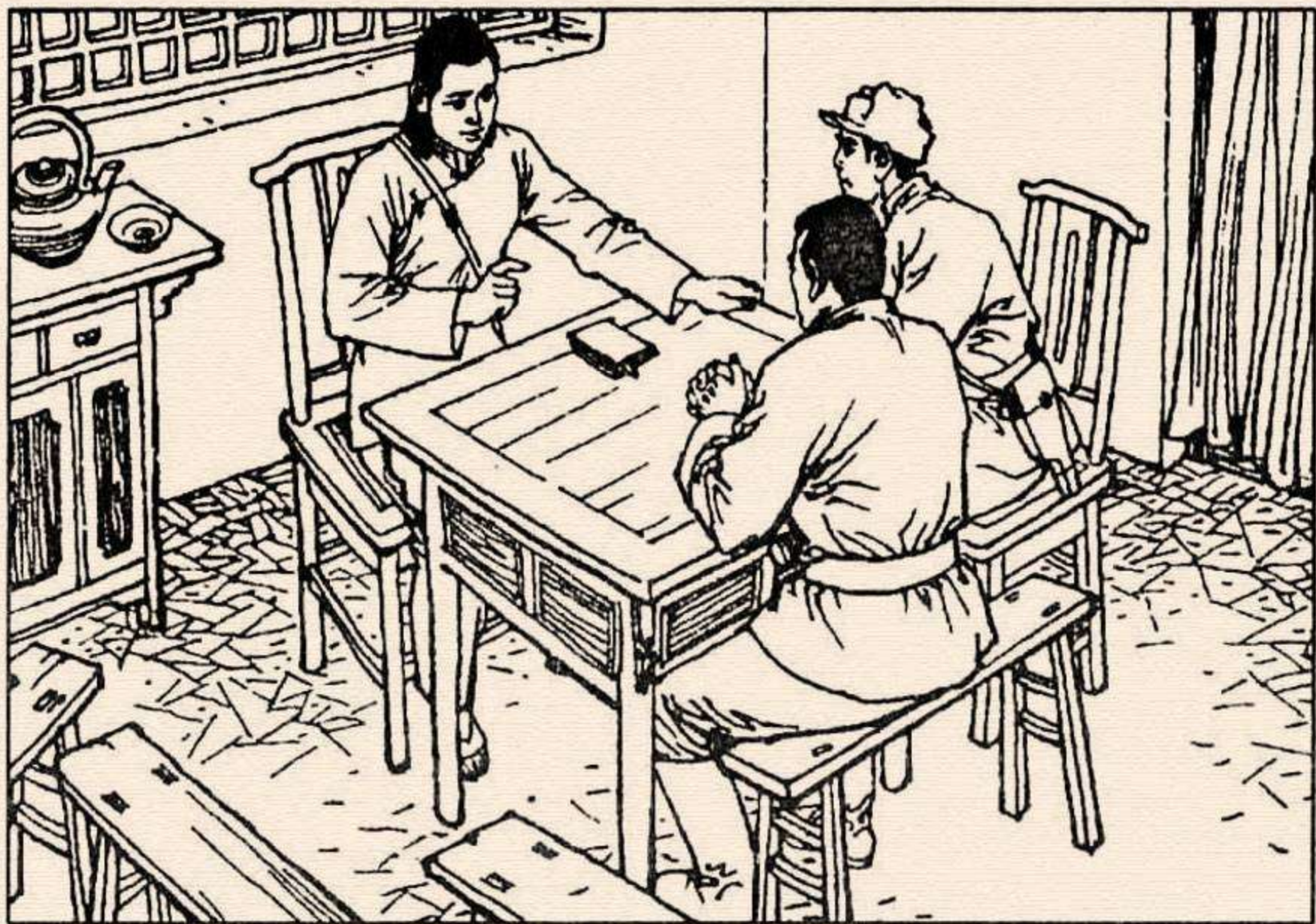
90 台上突然出现了两个鲁智深，台下顿时一片怪叫，大哗。正这时，老飙抡圆了棍棒一撒手，打得壶碗飞溅。我们一齐开枪，没容敌人明白过来，就都送进了阎王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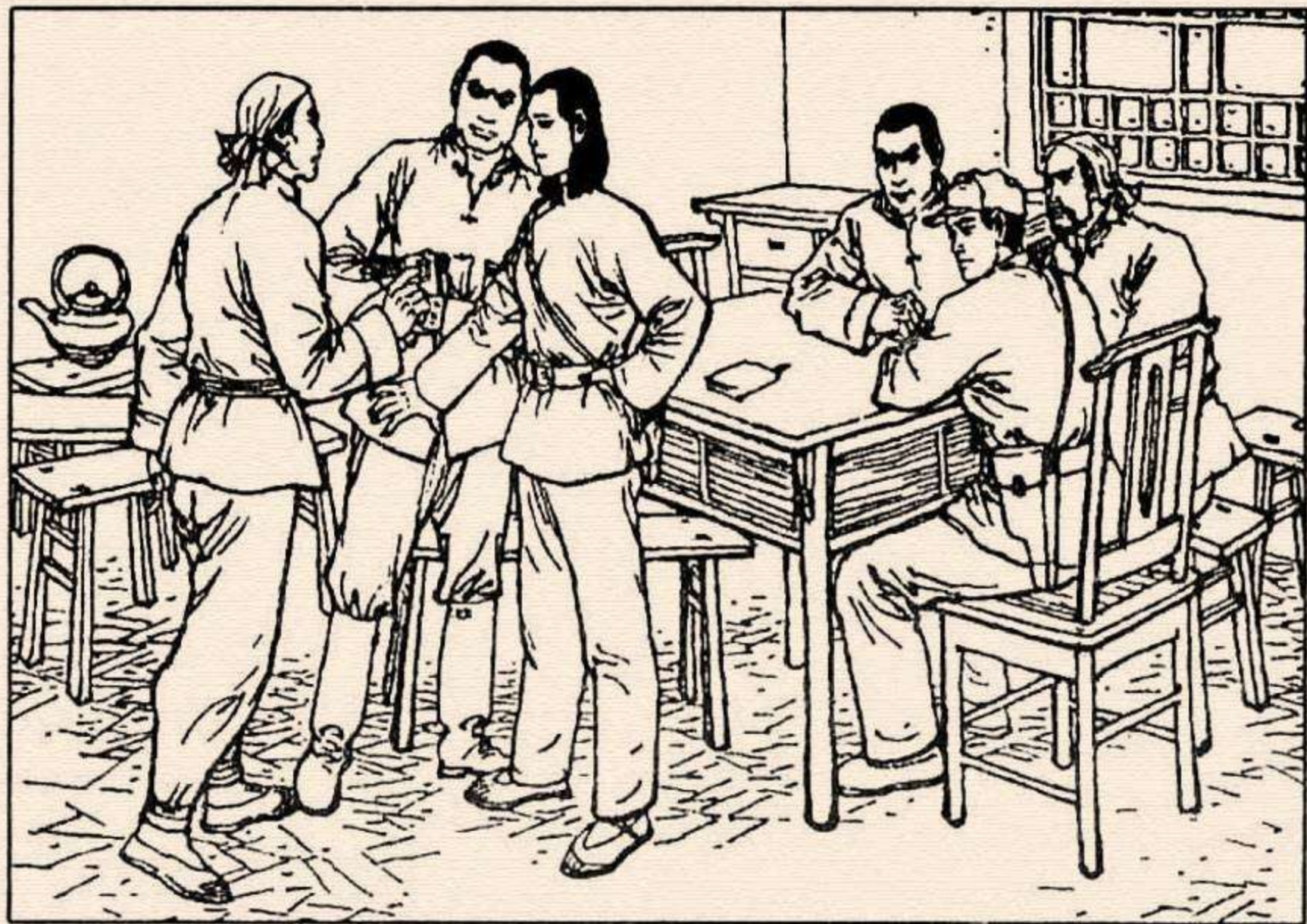
91 老飙对台下的人们喊道：“老乡们，你们别怕，我们是八路军狂飙支队，专来瓦解伪政权的，不干你们的事，接着看戏吧。”可人们谁还敢再看，你拥我挤地向外奔。我们也夹在人群里，挤出了戏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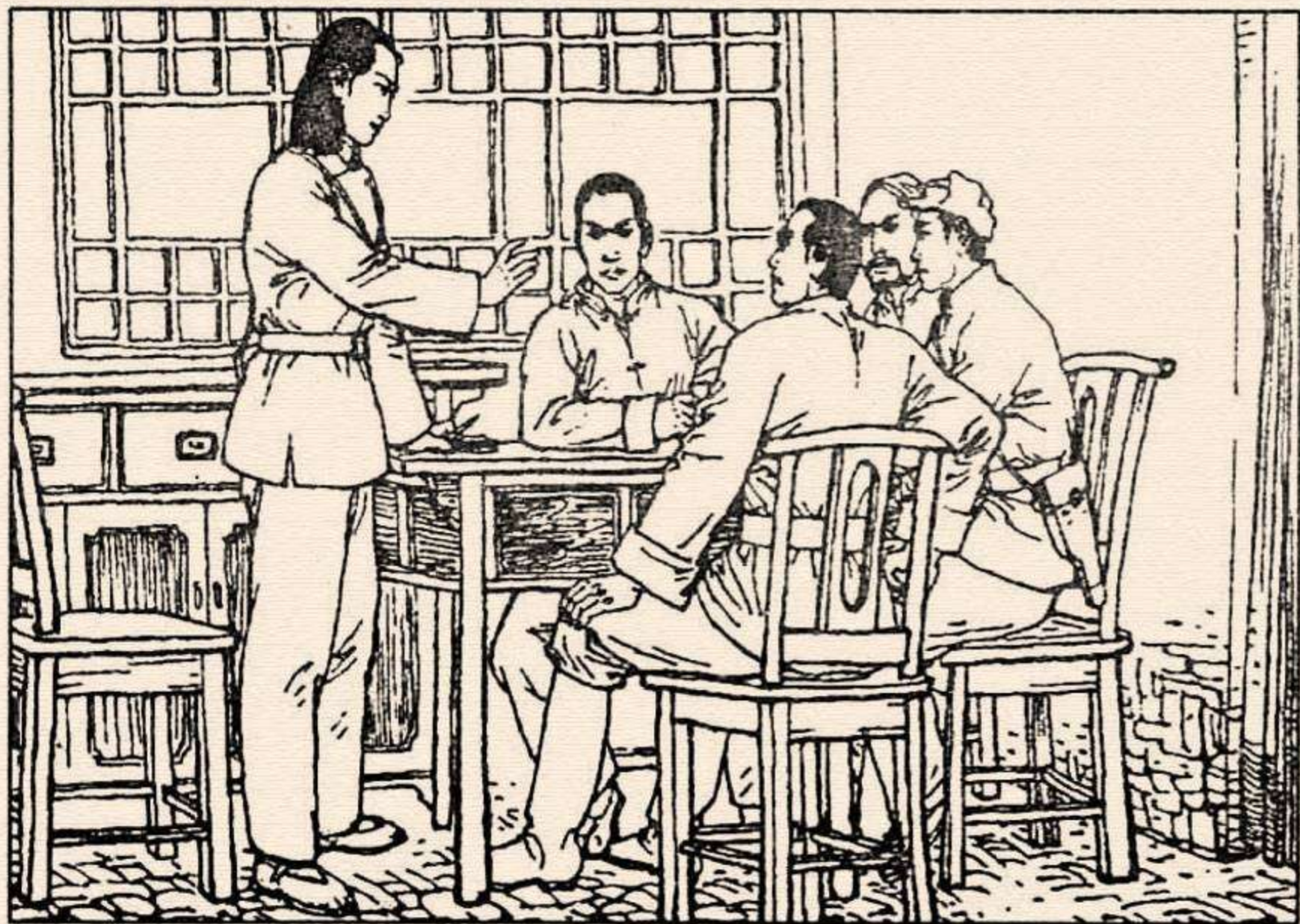
92 大街上，二十几个战士，把准备好的鞭炮喷上煤油一齐点着了。鞭炮声夹着枪声，噼啪作响，平州城顿时大乱，敌人也慌了手脚。我们趁机顺污水道撤出城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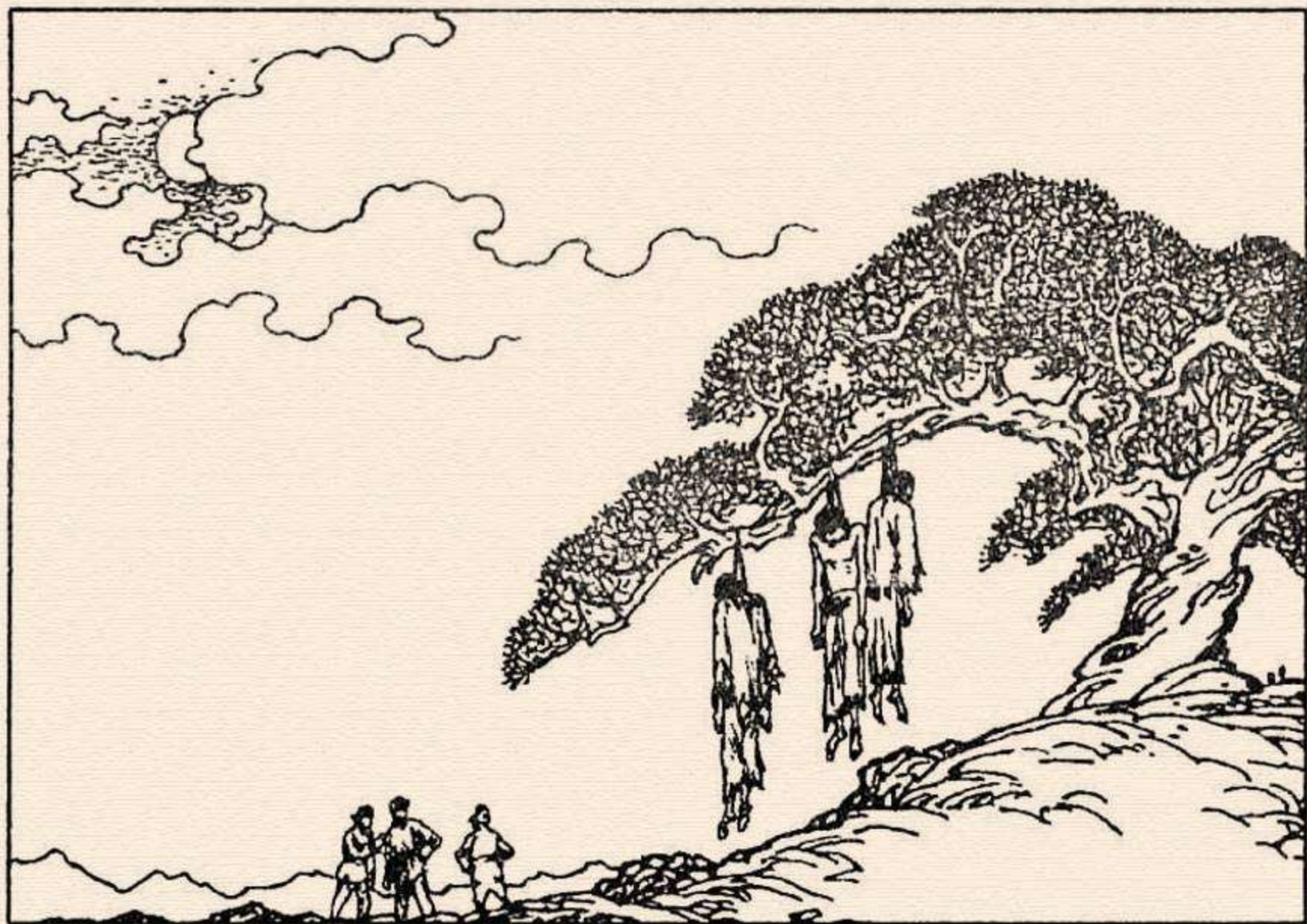
93 这一仗，战果虽大，可给这一带开辟根据地工作带来了困难。吉田率日伪军和平州城四周，挨门逐户地大搜捕。我们只好撤退避开，这里的工作暂告停顿。越颖政委指示我们，与薛继超和老沙合兵一处，加强三古镇的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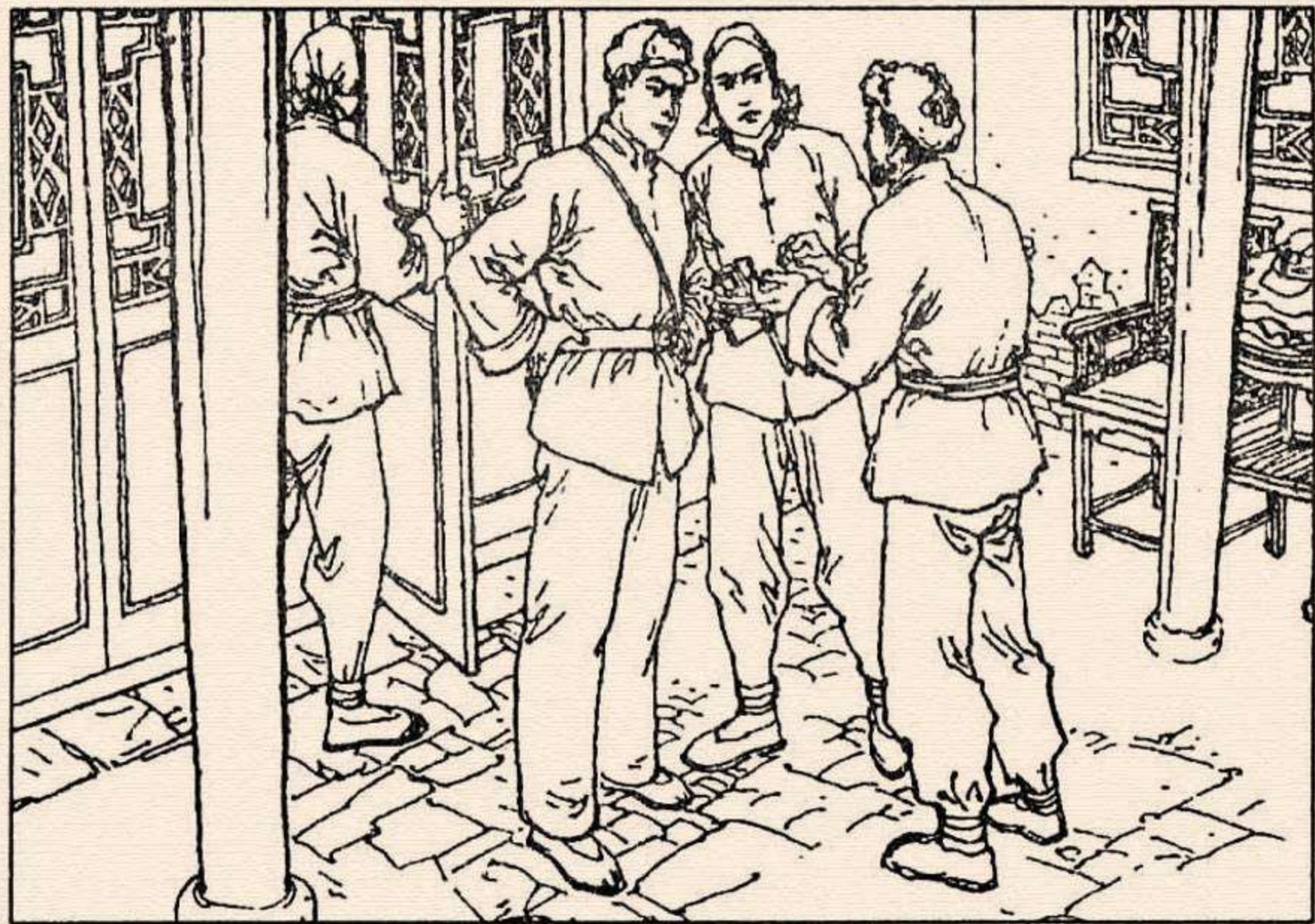
94 一天晚上，我们正在开会，坐镇羲铭镇的肖元山同志派人来报告：仇国基、狄邦隶派出三百多人，向我方摸进；赵康昱派重兵，打进了羲铭镇。老飙一听，气得跳了起来，要立刻带人堵截。表嫂拦下道：“大敌当前，不宜力取。”



95 在这腹背受敌的情况下，大家一致认为，要发挥我们支队机动灵活的战术。避敌之实，击敌之虚，选准目标，来个猛虎下山，狠击敌人的痛处。于是，我们决定退后一百里，进入凤凰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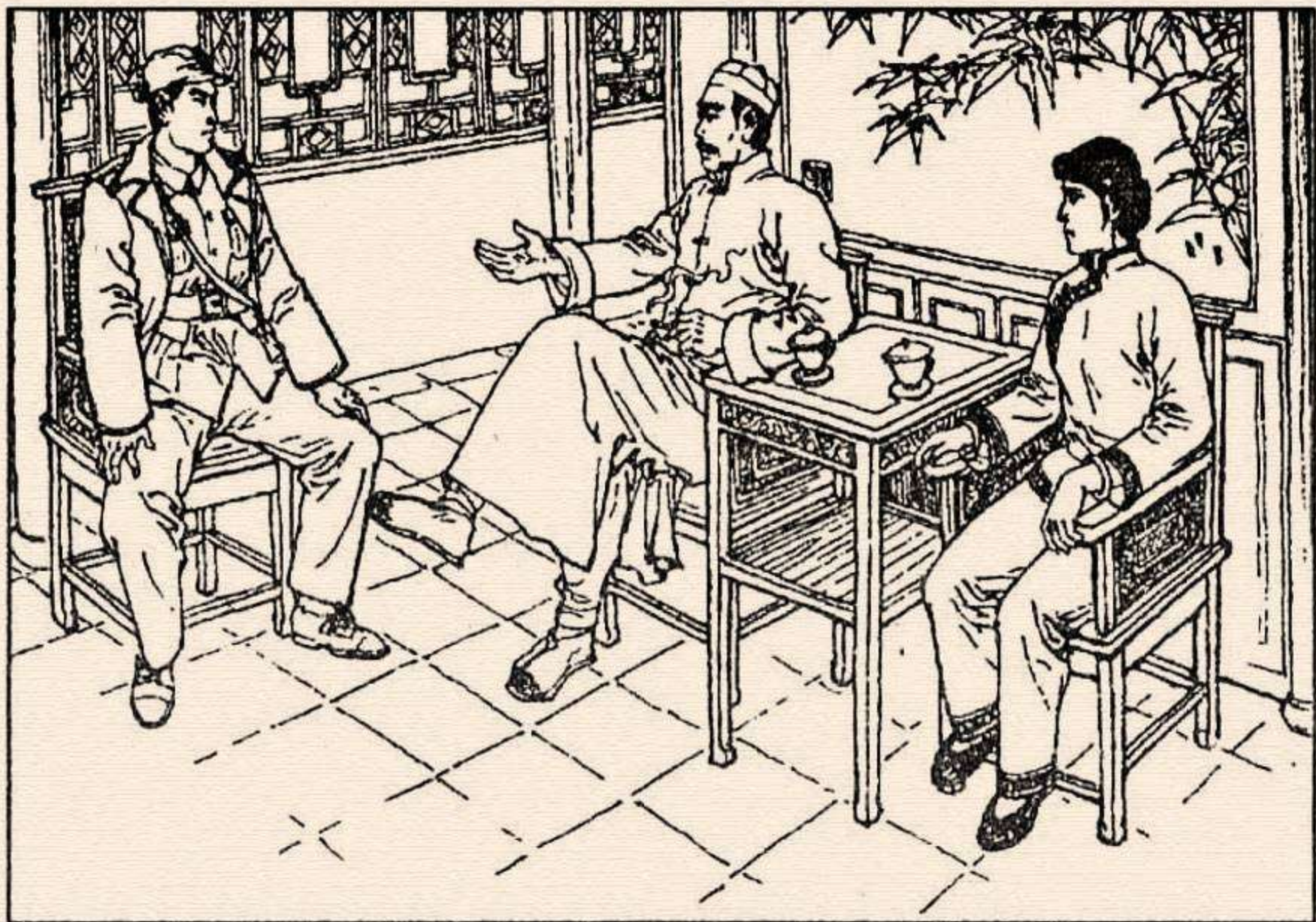
96 我奉命带上交通员，向羲铭镇奔去。在离镇二十里处，闻到了一股呛人的焦腥味。月光下，只见树上吊着几具尸体。猛然间，我觉得血往上涌，头在发晕。这时，黑影里有人喊道：“马副政委，肖队长让我等你们。”



97 联络战士向我愤怒地控诉了新任伪县长彭西华的兽行，坚决要求讨还血债，为被杀害的干部和乡亲们报仇。当我们赶到这里，肖元山已率队向凤凰山区进发了。



98 战士报告，肖副队长接到可靠情报，从青岛来了个国民党视察专员，要路经此地，他已先率九人九骑和隆花化装出发了。我只好一面派人去和越颖他们取得联系，一面化装成国民党上尉，沿肖元山布下的联络路线去追赶他们。



99 我们一直走到隘口山庄老军营，进到一座深宅大院，见客屋里正坐着扮成领班老艺人的肖元山，和满身城市女艺人打扮的隆花姑娘。他们扮的是国民党专员带来的名演员赛丽春父女。



100 肖元山一见我就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你就扮作赵康昱派来接驾的上尉连长。”正说着，战士报告：“赛翁，来了个老土鳖。”我们随肖元山身后走了出去。



101 这个躬身驼背的老家伙，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。原来，他就是那个强娶穷家女的老秃驴，是彭西华的表哥。我怕被他认出来，忙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护住脸。



102 老秃驴眼珠一转，喊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别装相，是飙字军！”说着指挥他的护兵要来捉我们。肖元山一声怒斥：“混蛋，我是领班唱戏的赛老板，我看你们是不想要脑袋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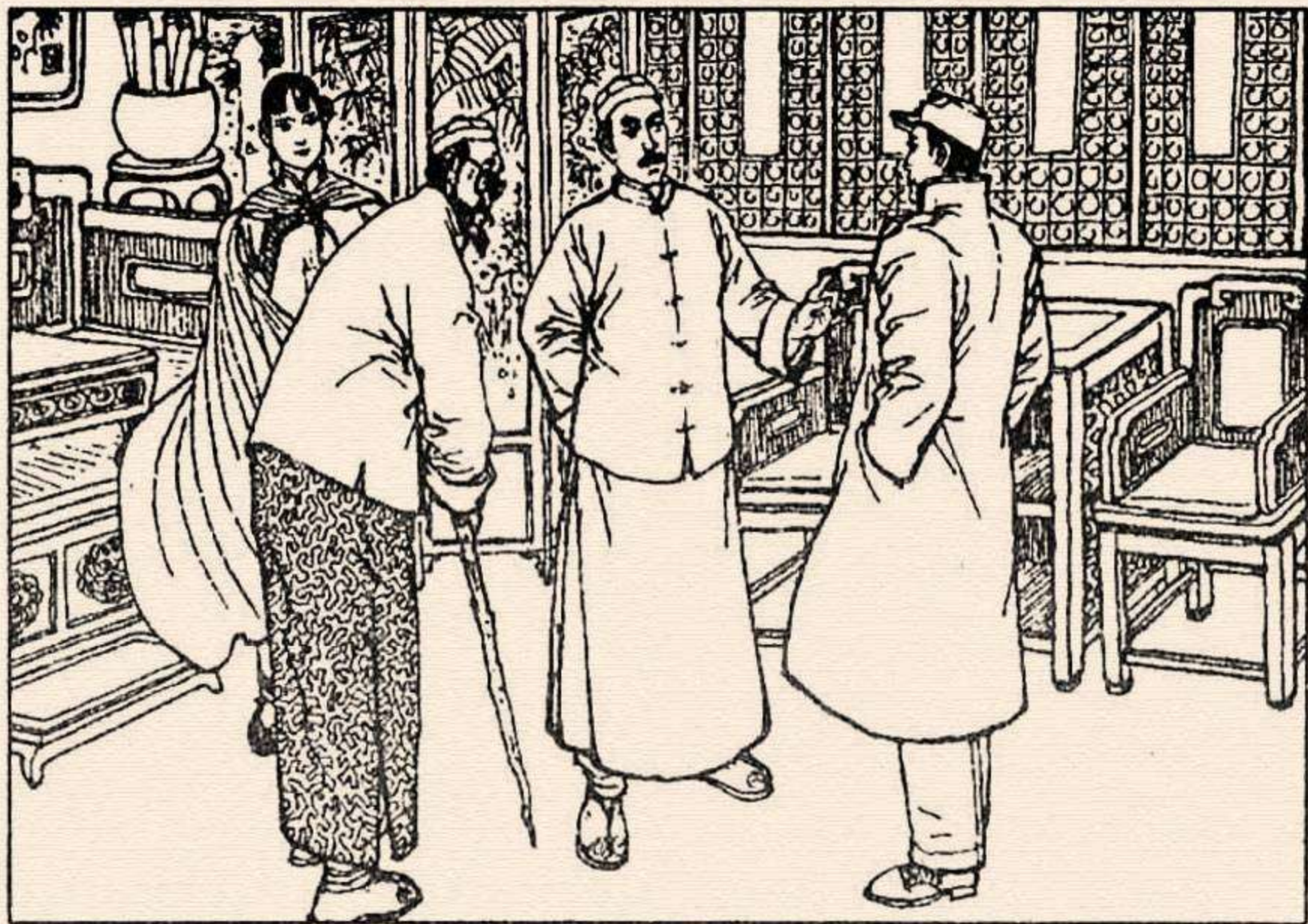
103 正这时，隆花突然出现在高台阶上。她这一亮相把敌人弄了个真假难辨。她怒冲冲地说：“爹，咱们马上回青岛，我见不得这人少畜牲多的地方！给我教训教训这帮畜牲！”吓得孙如意和他的护兵一个劲儿地赔礼。



104 孙如意向隆花鞠了个深度大躬说：“望小姐恕我冲撞之罪，我是奉命来迎接专员大人的，请小姐到凤仪殿歇脚。”趁孙如意备马的时候，我们派出一名联络员去向越颖和桥隆飙报告情况，其余人都随孙如意向凤仪殿进发。



105 一路上，孙如意十分小心地侍候着“赛家父女”。下午两点多钟来到了凤仪殿，这儿，怪松遮天蔽日，阴惨惨，冷凄凄。又有谁知道这座古老的白衣庵，如今成为这群坏蛋蹂躏女性的罪恶妓院，买来的“尼姑”一个个被摧残得如鬼似幽。



106 孙如意把我们让进一间非常华丽的客室。敌人认为这里是万无一失之地，所以只有十二名武装。肖元山按捺住内心的高兴，假装生气地对我说：“上尉，你那连人，一定要在半夜前赶到，出了错大家都不好交代。”



107 孙如意也着急地干哑着嗓子说：“上尉先生，但愿你的队伍早到，帮我们维持维持。”我拿了拿劲，忍住笑说：“好办，你放心，错不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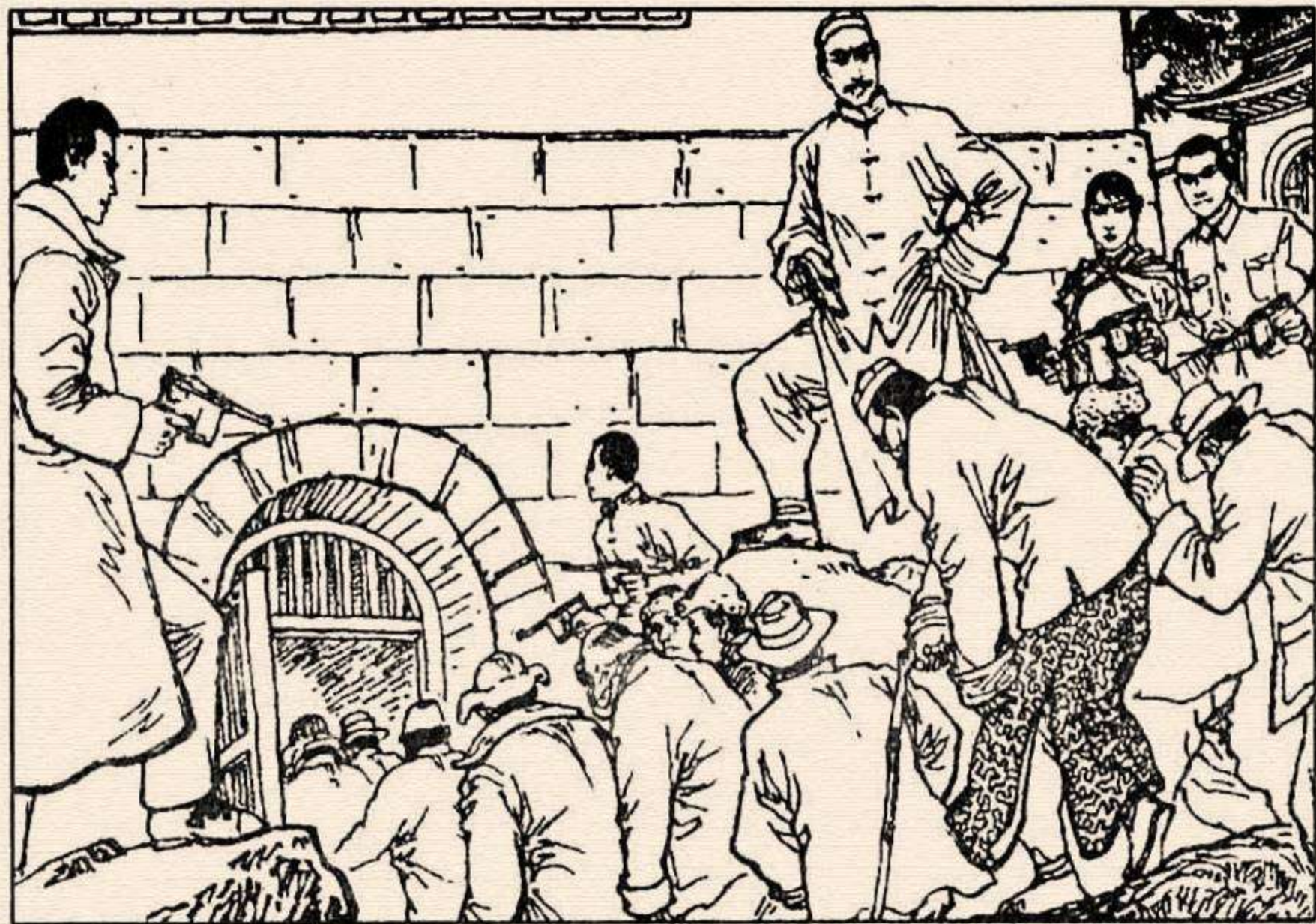
108 肖元山又叫孙如意把他们的武装都集合起来，和我们的人联合在这儿布防。孙如意不知是计，赶忙答应着跑去集合队伍。他一出去，肖元山叮嘱战士们说：“兔子也要当狼打，要干得利落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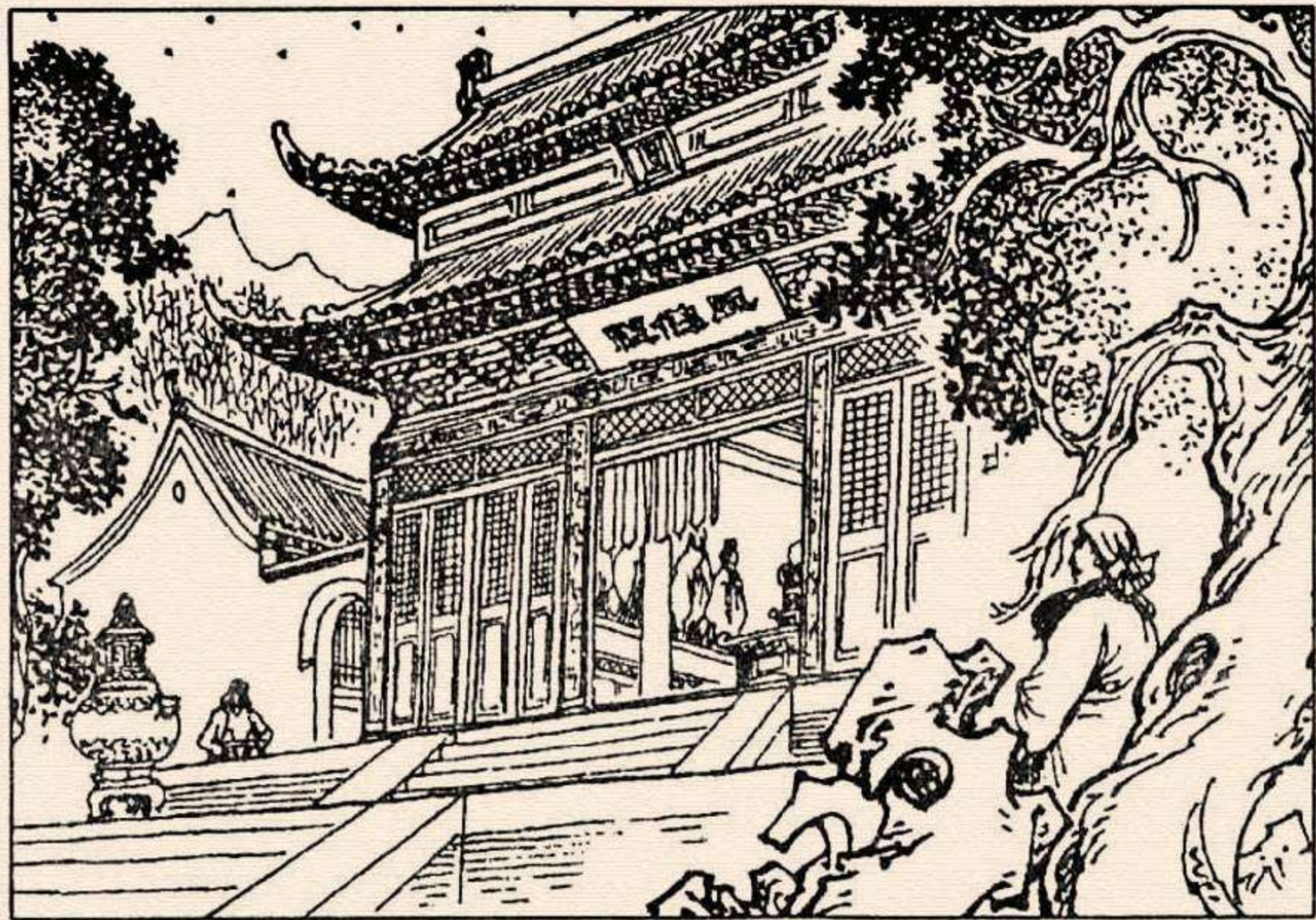
109 十二个双枪恶徒站在院里听候调动，肖元山不动声色地坐着。我们的战士出去说：“先试试枪法再布防，每人向树上打十八颗子弹，命中多的，等专员到了好提拔使用。”敌人便认真地射击起来。



110 我一算，十八发子弹，恰好把双枪打空，缴械的时候到了。肖元山、隆花和我一齐走出去，当最后一声枪响完，我们一齐掏出枪对准了敌人。孙如意和恶徒们顿时不知所措。



111 肖元山冷笑着说：“孙如意，你上当了吧？我们是‘八路军狂飙支队’，来试试你们的本事。”说着，我们把他们一齐关进了他们给尼姑们准备的地牢。



112 晴朗的冬夜，繁星满天，我们轮流在凤仪殿周围放哨，一来为了接应自己的队伍，二来为了防备那位高级特务专员诡秘地突然到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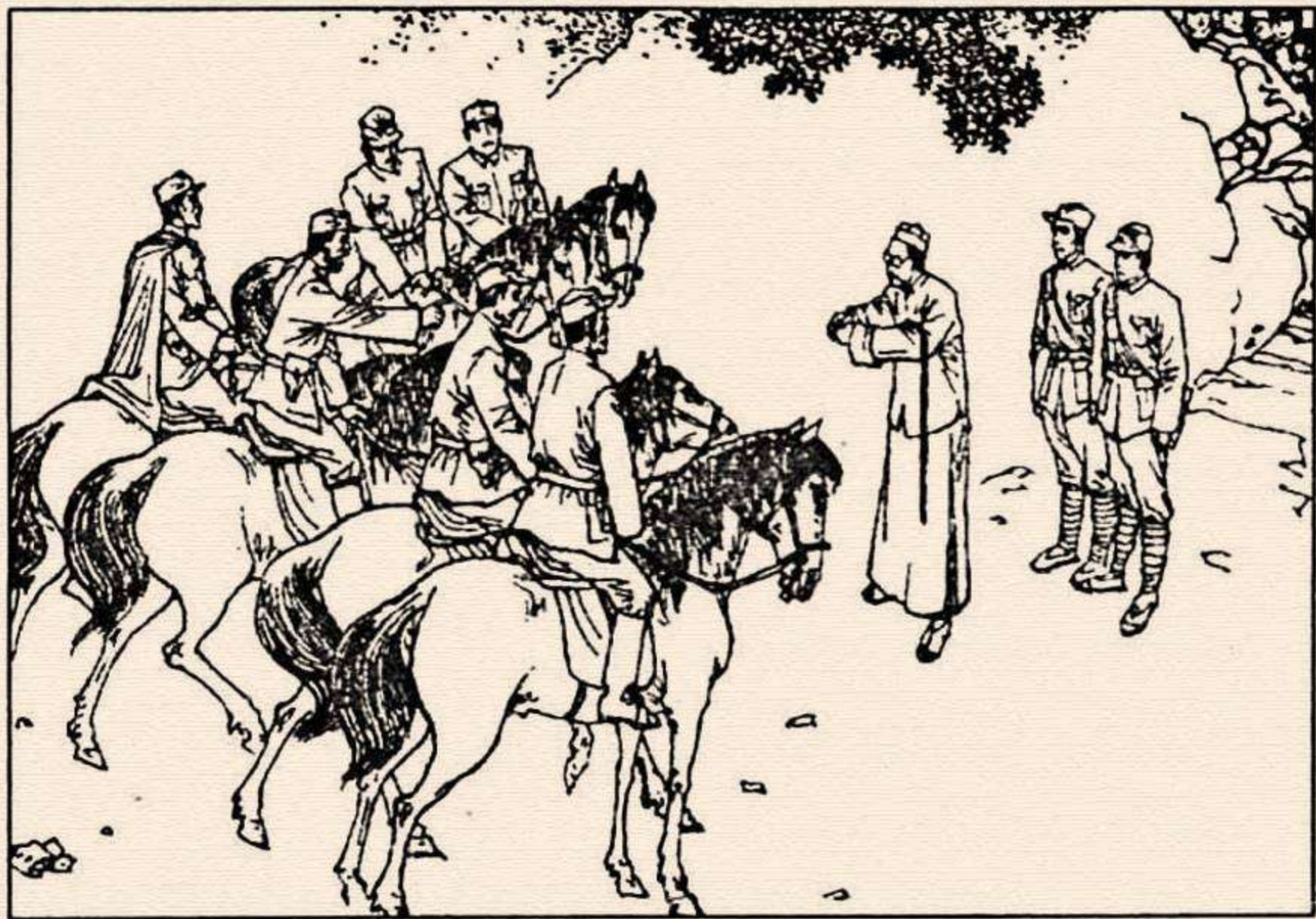
113 冬夜绵长，寒气侵骨。午夜时分，大家都觉得又冷又饿，隆花用敌人备下的鱼肉，给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夜餐，还特意温了几壶山东老黄酒驱寒暖肚。我们正倒班吃喝，突然一阵纵声大笑，桥隆飙出现在餐桌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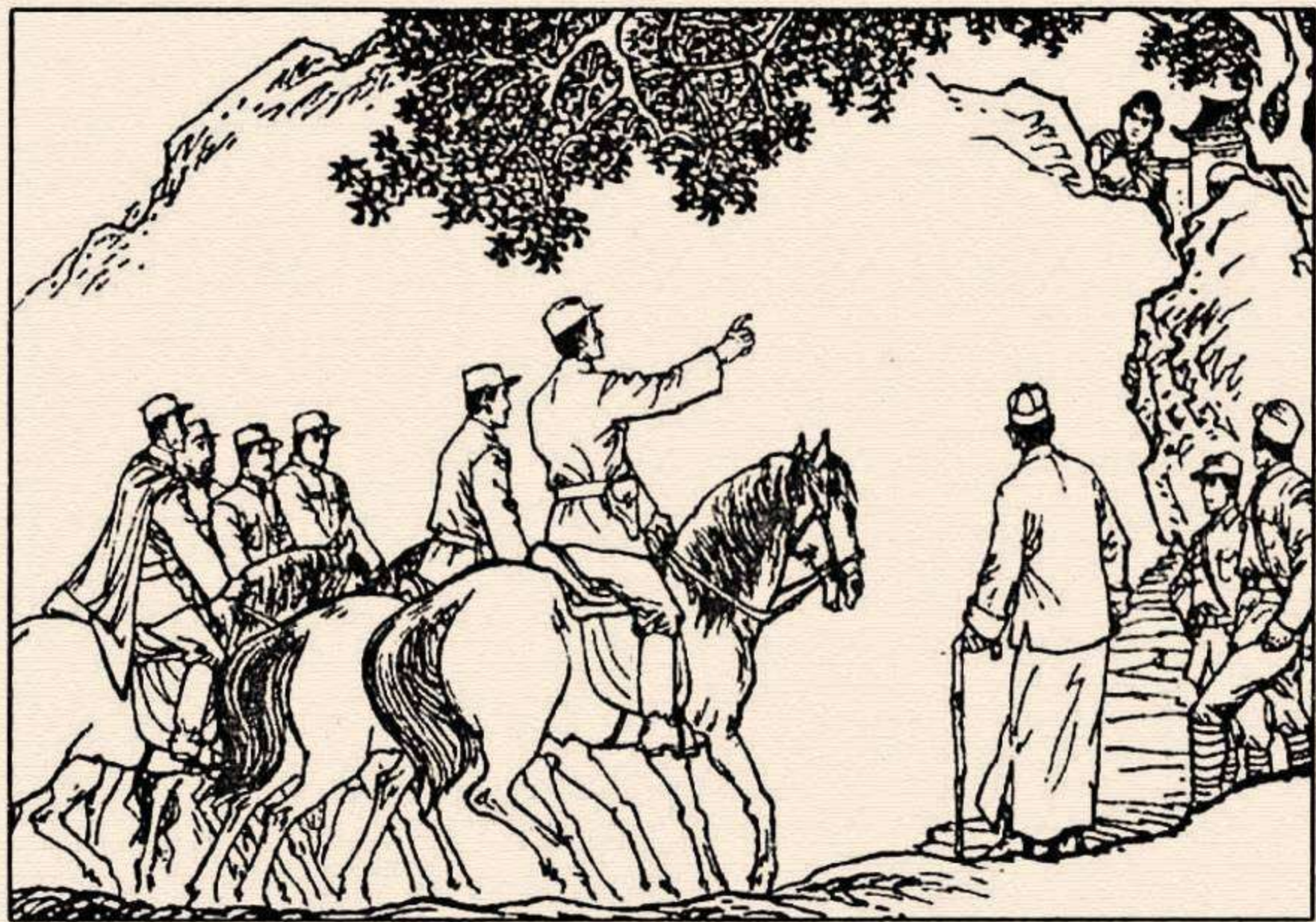
114 他说：“馋人就是有口福。”说着举杯就喝。隆花一看抢过酒壶说：“少喝点，还有任务呢！”“哎，别拿走，我保证不喝，一会儿老沙和继超就到，给他们留着。”正说着老沙、继超和越颖政委也走了进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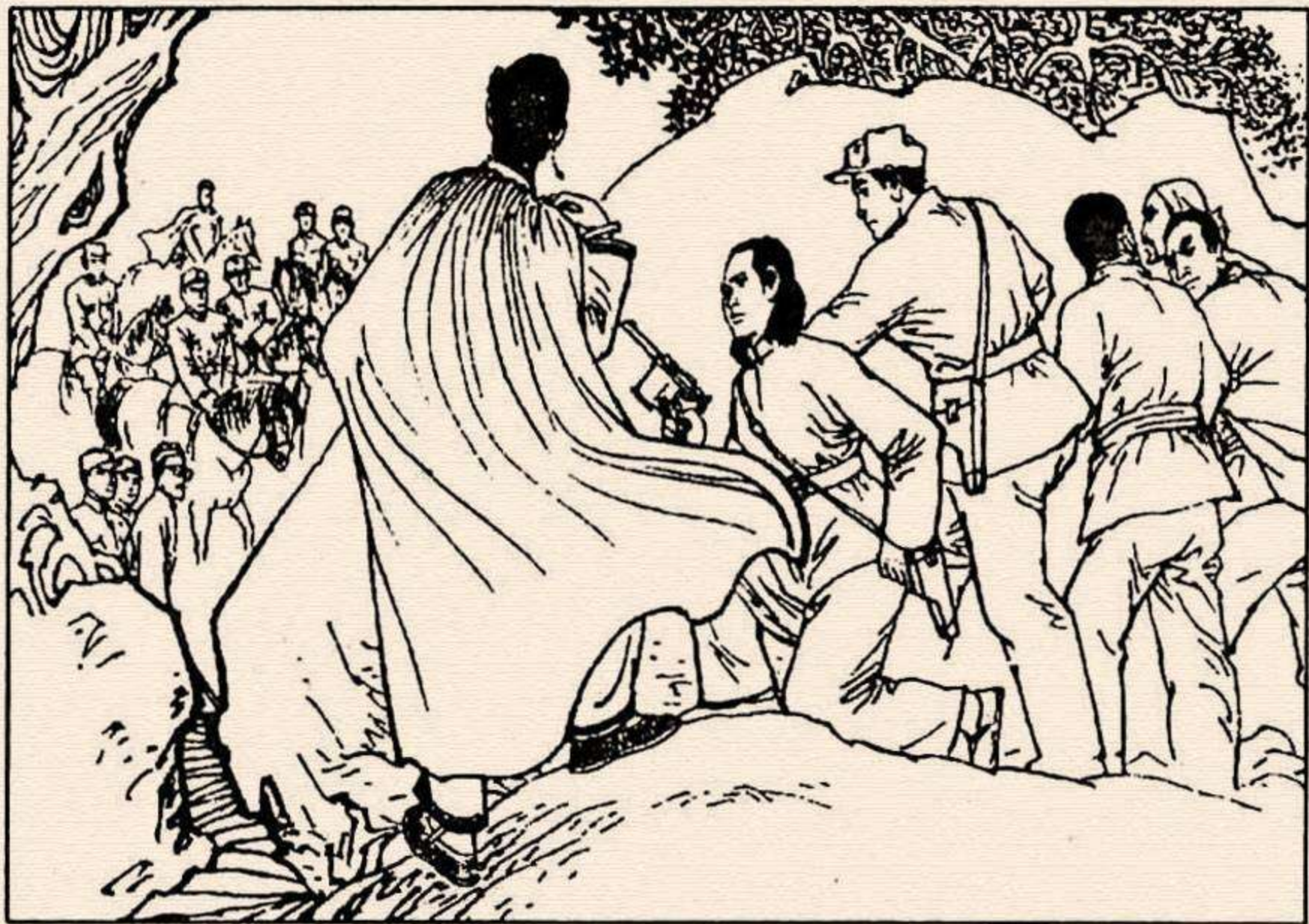
115 东方发白。白衣庵里几声凄凉的晨钟，催醒了林中的寒雀。游动哨跑来报告，东南小路上，来了六个骑马的人。我们马上随着装扮成孙如意的肖师兄走出院去，埋伏在林石间。



116 只见六个骑马人，都是一样的国民党中央校打扮。肖元山赶快迎上前，装着孙如意的语音神态说：“迎接专员大人，已经恭候专员两天了！”其中一个问：“哪家的？…请放心，这儿没有共家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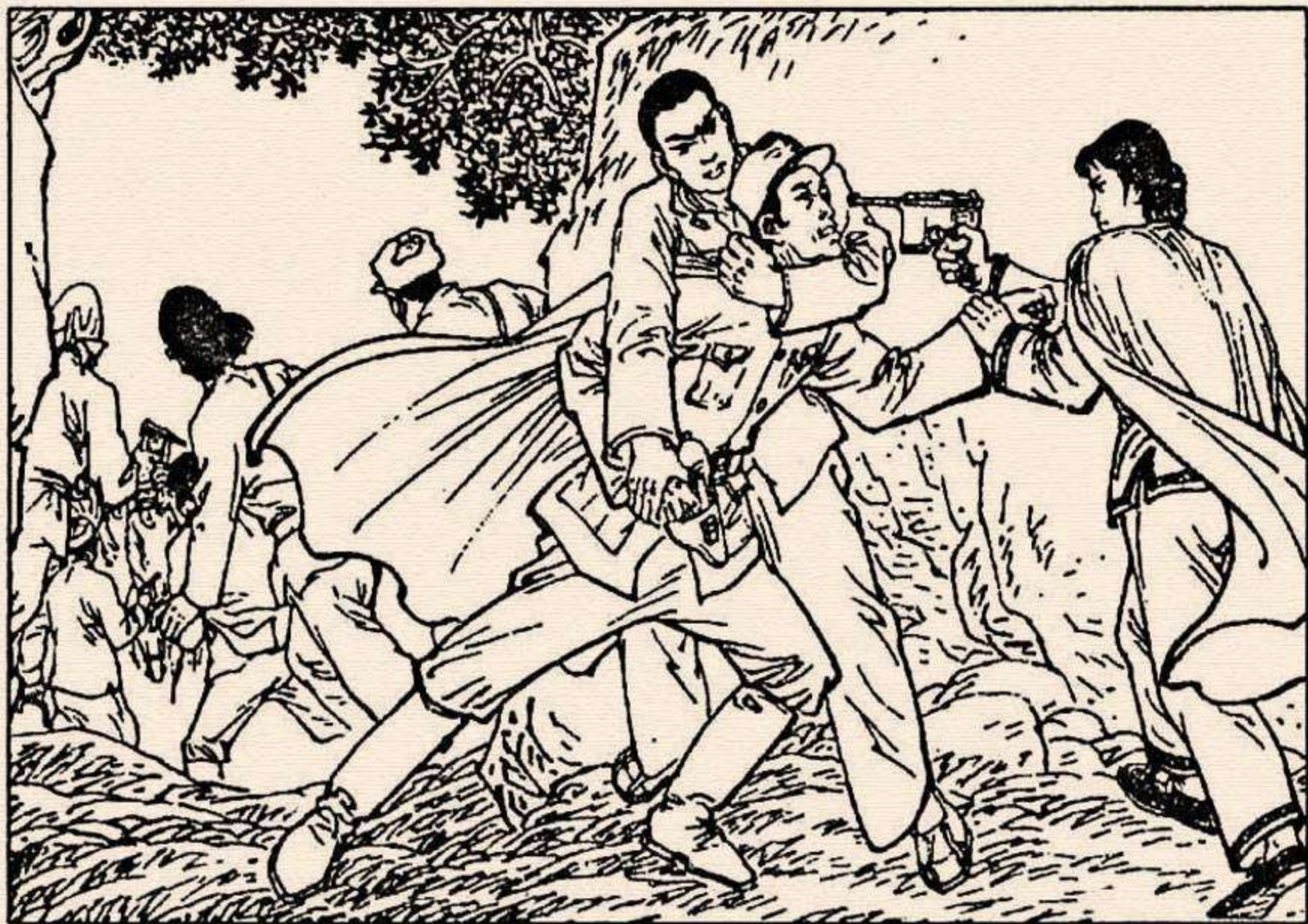
117 隆花一时沉不住气，从大石后探出头来张望。她那乌黑的头发，明亮的眼睛，一下引起了六个人的注意。一个特务说：“恕我冒昧，那位是狄家七小姐吧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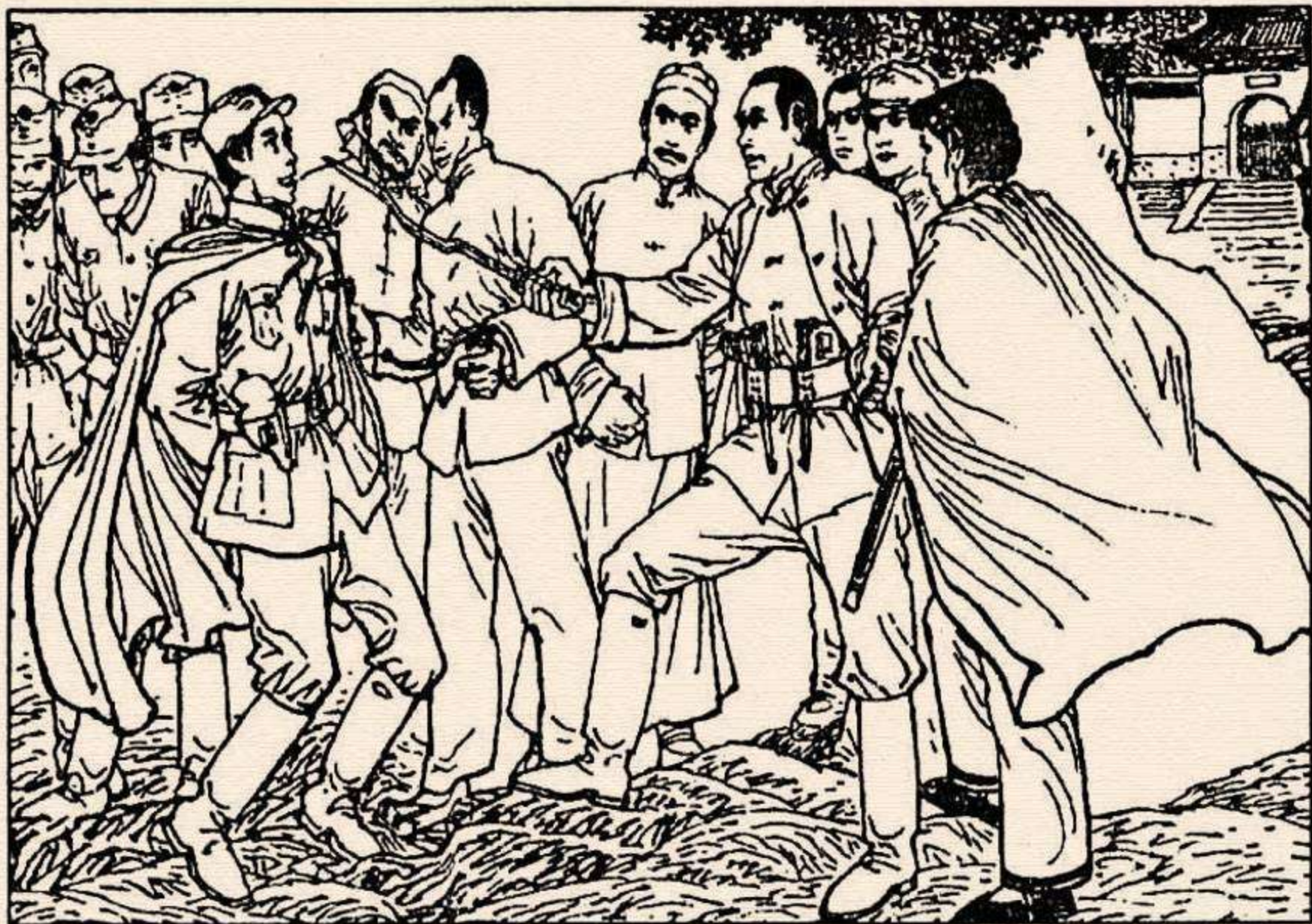
118 隆花为了自己的尊严，生气地“呸”了一声，越政委偷偷制止了她。她机灵地转过话题说：“是呀，既然知道，还那么如临大敌？对不起，我认不出哪位是专员，没法行见面礼。”



119 只见，最后一个年仅二十八九岁的人，翻身下马，甩动斗篷，大步走到隆花跟前，“啪”的一个敬礼，说：“本专员晁衡之，恭喜七小姐即将和仇家少爷成婚，今后狄、仇两家的大权将握于您一人之手。”



120 这家伙说罢，就要上前挽隆花的胳膊。这时，只见继超俏赛飞猿，从敌后袭来，一把扭住晁衡之。我们也同时动手缴了其他五个人的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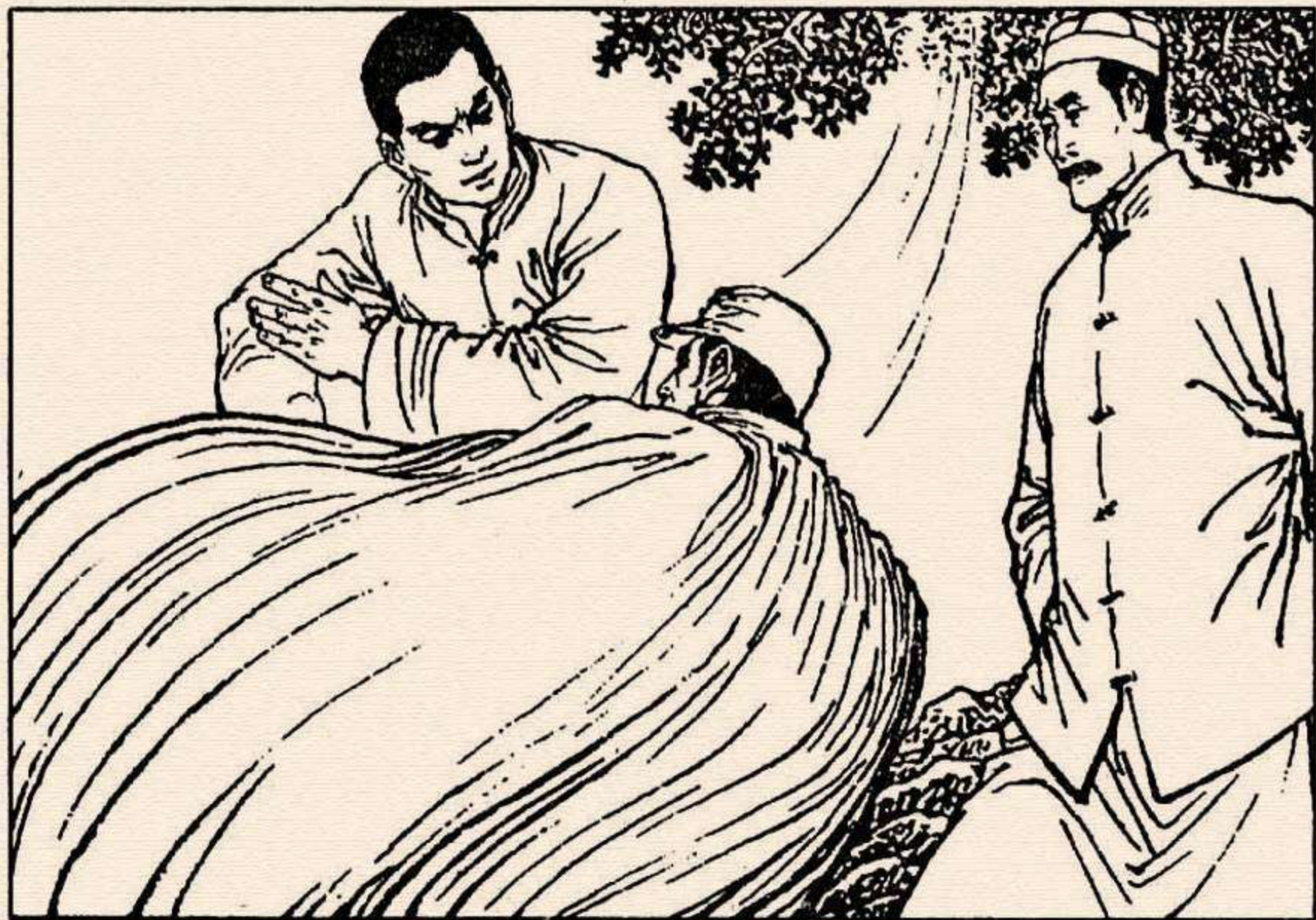
121 老飙用短剑指着晁衡之的鼻子说：“你小子认错了人，我妹妹不是狄家七丫头，她是天上的七仙女。易衡之朝老飙怒吼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敢污辱我党国长官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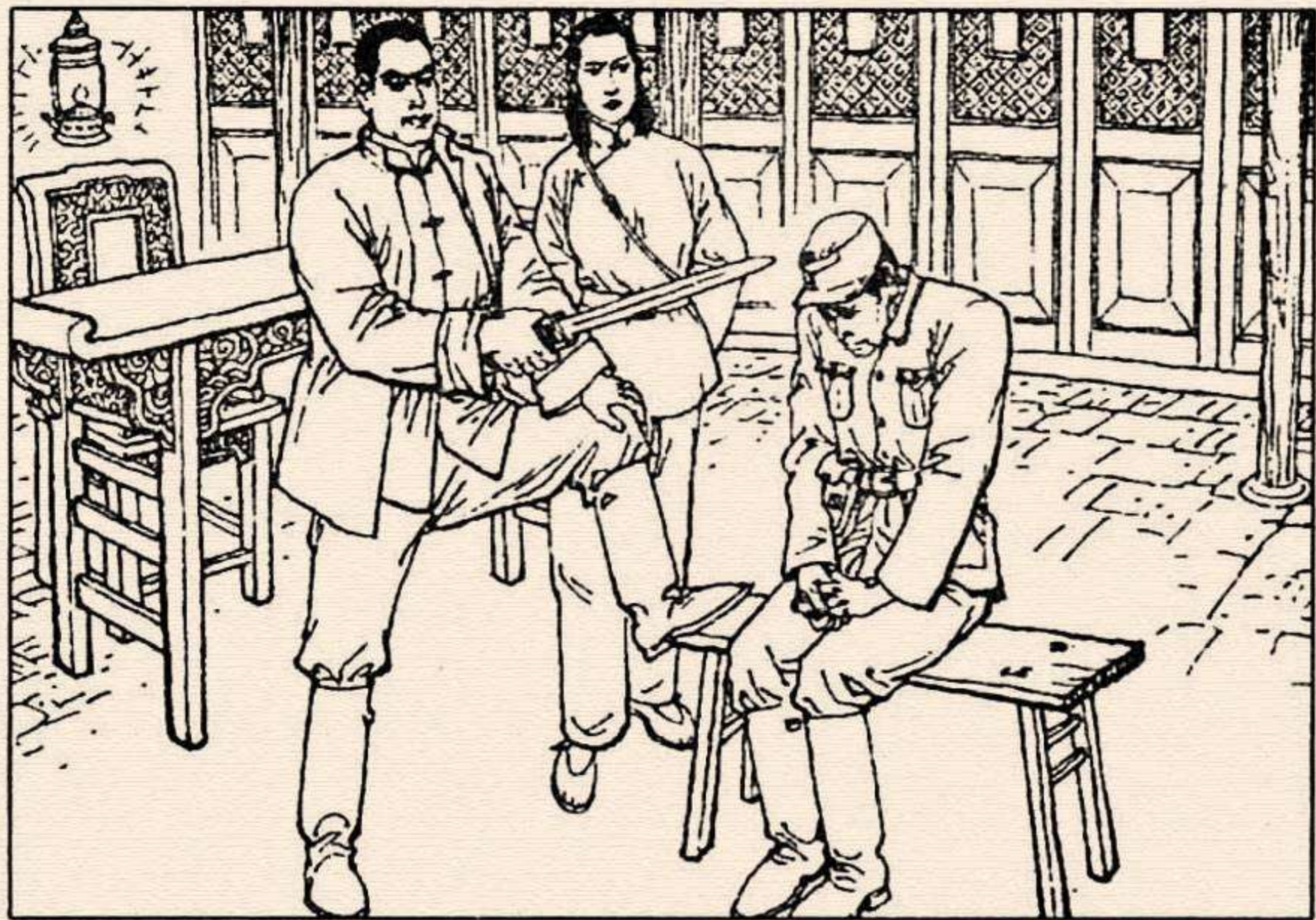
122 桥隆飙冷笑几声说：“问你祖宗是什么人，你壮壮胆听着，我大名大姓叫共产党，小名小姓叫桥隆飙！”晁衡之和他的党羽一听，都大惊失色。



123肖元山看着晁衡之说：“原来你是人称外号‘小蝎子’的吧！咱俩是冤家路窄，从青岛大堂，一别七年，今天恰巧是我来接你，没想到吧？！当时，你硬说我是共产党，押了一年大狱。想不到，我如今可成了真的共产党。”



124 晁衡之看着肖元山，气得两眼发红，凶狠地说：“啊，原来你就是肖铁匠，肖武术师，恨我刚才没认出你来，才误落你手……”薛继超一听生气地给了他一耳光，说：“混蛋，你还猖狂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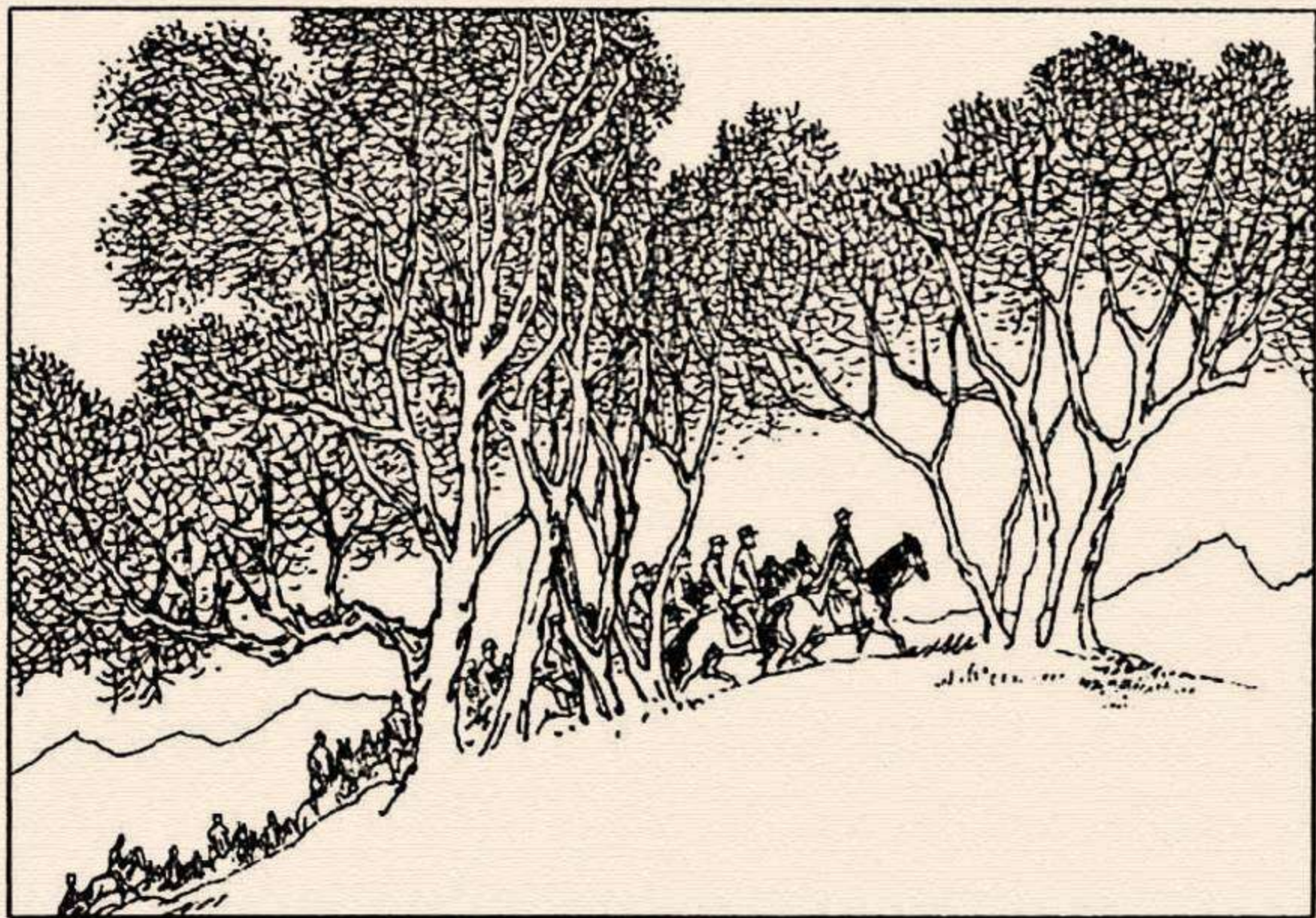
125 开始，晁衡之还硬充好汉，摆出一副要为党国“尽忠成仁”的架子。可架不住越颖和老飙的文审武讯，一下就泄了气，招认了他此行的罪恶目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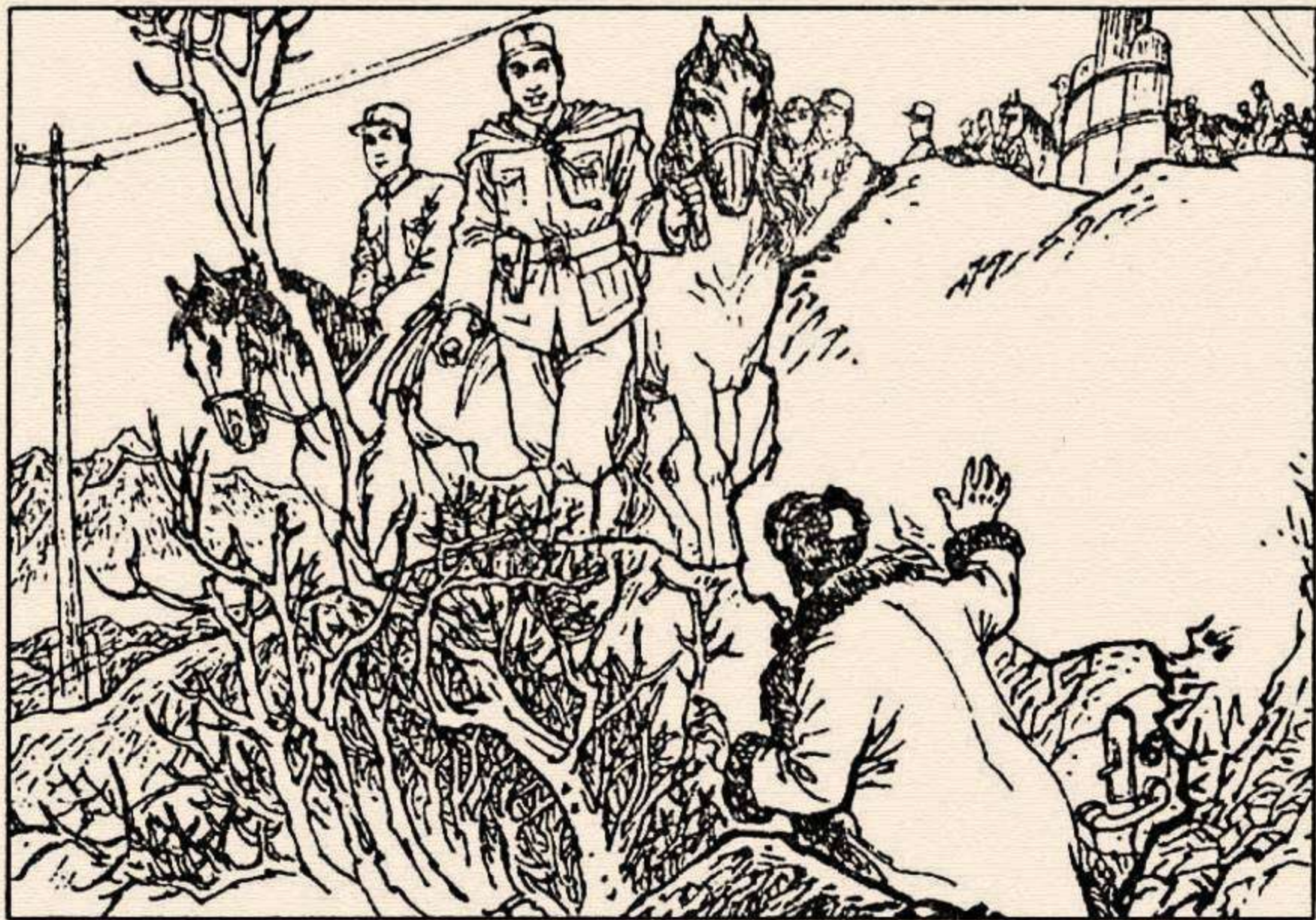
126 原来，晁衡之这个戴笠培养出来的大特务，来这里是为了勾结日寇小林中佐，扶植赵康昱，联合仇、狄两个汉奸，企图在平州、平里、三古镇、羲铭镇扩充势力，联合反共。他还交出了二十八署给仇、狄两个汉奸的勾结密信。



127 抓住了晁衡之，截获了敌伪情报，对我们的斗争十分有利，经研究，决定分兵行动，互相策应，分头打击，使敌人各不相顾。经过两天的侦察，肖、薛选中了第一个目标——赵康昱司令部的直属骑兵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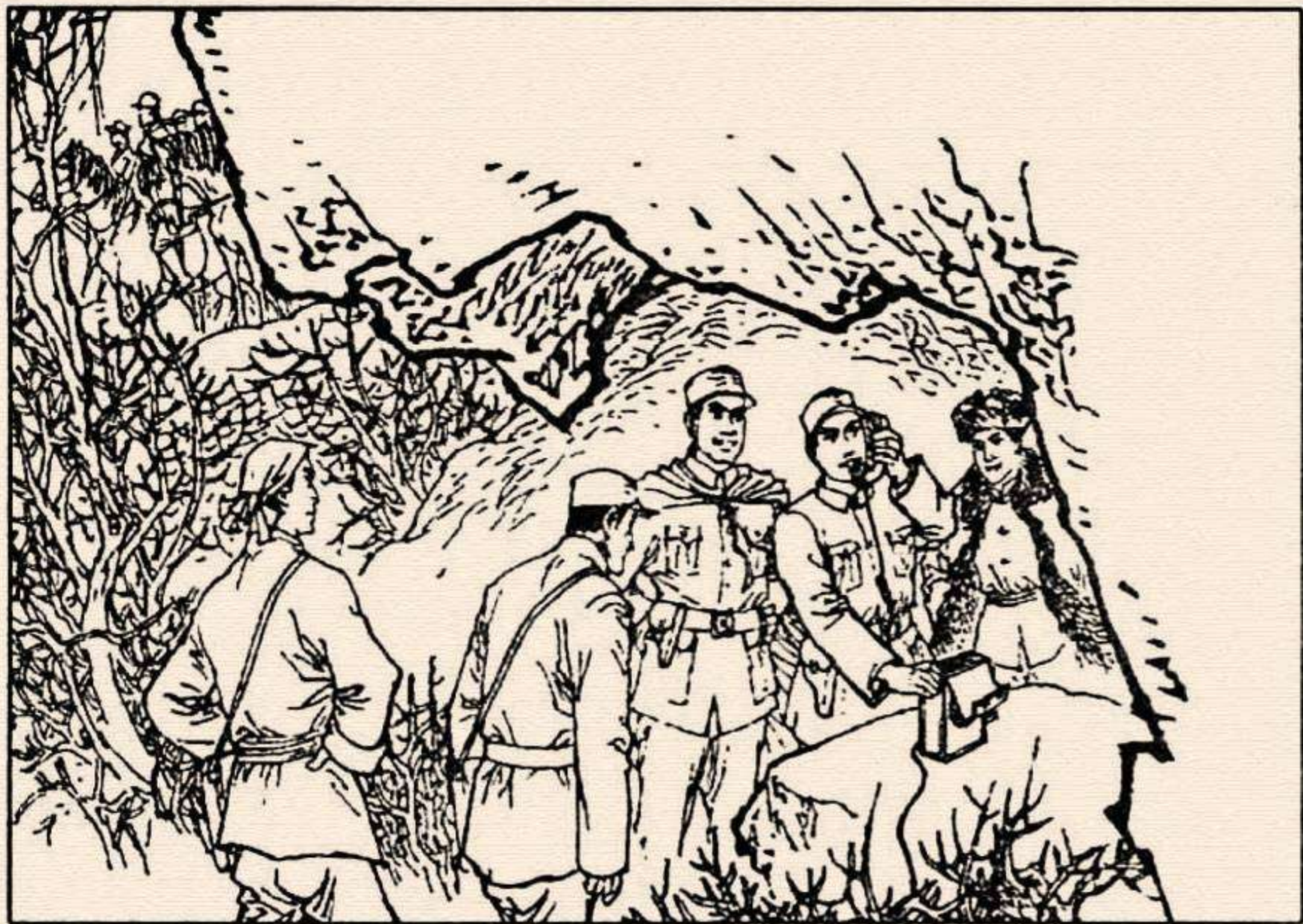
128 我和老飙率队回师羲铭镇，准备活捉彭西华。我们带上已经落网的彭西华的儿子，规定好联络信号，就出发了。我们一共二十五匹坐骑，除我们六人伪装中校外，其余都是蓝衣特务的打扮。为避免与敌人冲突，踏荒直奔羲铭镇。



129 我们来到一个小山头，桥隆飙下马向早已埋伏在这儿的电话员问：“敌人有没有变化？”电话员告诉他：“一切正常，没有变化。”



130 这儿地势十分隐蔽，我们用电话亲自作了侦察。随后，老飙让通讯员接通了赵康昱的骑兵连，他抓过耳机听了一会儿，突然，狂喜地喊起来：“哎呀！师兄！小六！骆驼，你们都到啦？拿下来啦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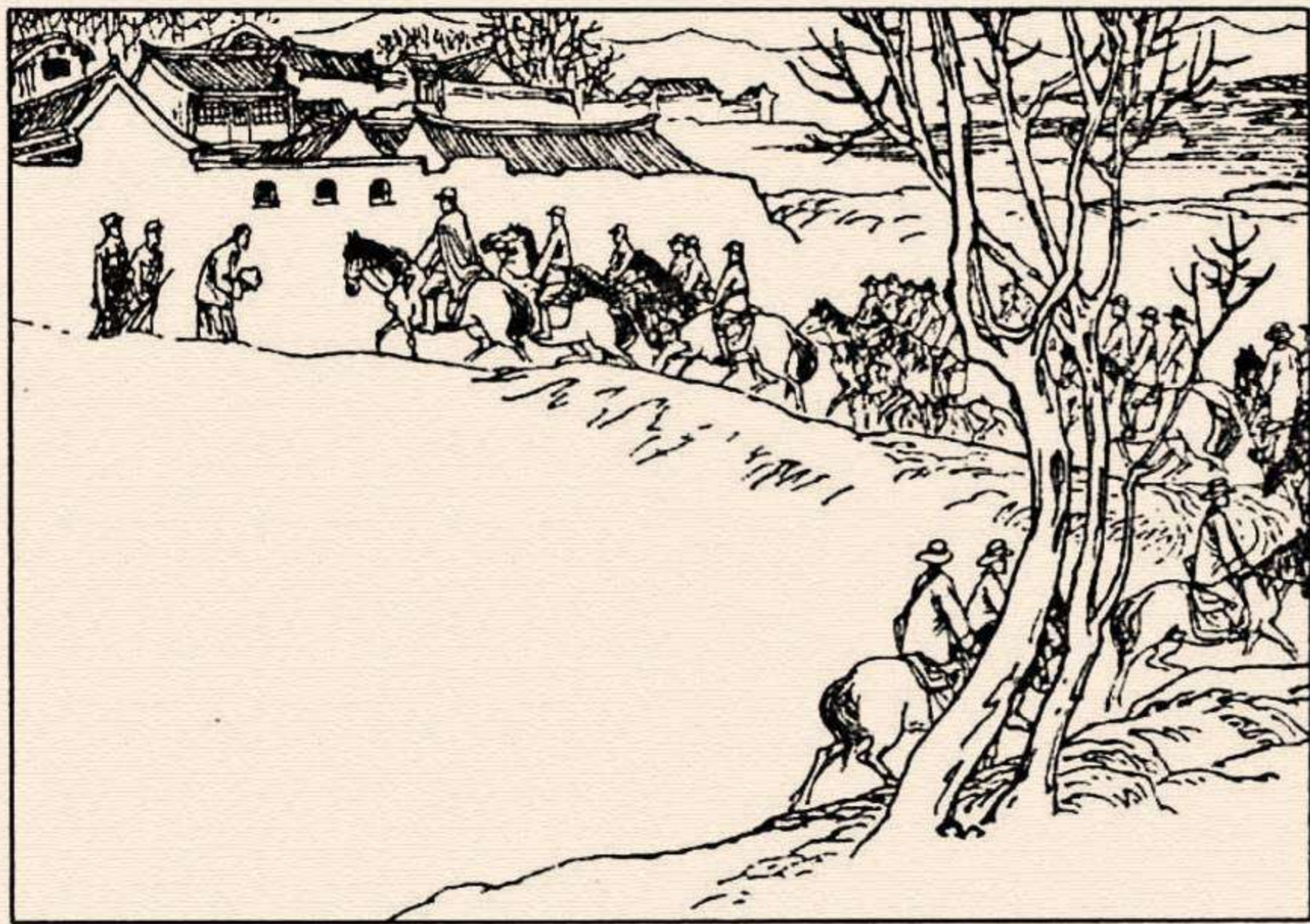
131 我一听，直乐得浑身发热，凑近话筒说：“继超，我是定军，打得怎样？... ‘成功啦，刚拿下来。给他个槽头牵马，得了足有一百二十多匹。主力又来了个五卒围将，赢了个‘满盘’。”继超的声音，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。



132 老飙乐得手舞足蹈，忽又绷起脸对彭西华的儿子说：“你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。想活，马上给你爹通话，说专员大人要他讲话。说错了，我就宰了你！”彭西华的儿子为了保命，老老实实地接通了他爹的电话，递给了老飙。



133 老飙学着一腔即墨口音道：“彭兄吗，对，我见到了你少爷，你知道吗？凤凰山发现小股共军，我只好折回到骑兵连驻地。白天不便行动，只得夜晚走，天亮到达贵处。我现派你少爷去十七团，调一个连来帮你守卫县政府...”



134 太阳出山，遍地一片红光，彭西华已恭候在村头上。他也认不出哪个是真专员，向六个中校打扮的人，每人都鞠了一躬。



135 老飙下马，伸手握住彭西华的手说：“有劳彭兄迎候，兄弟我祝贺彭兄反共有功！... ‘不，承专员夸奖，西华我愧领了！’说着二人携手进村，我们枪翘机头，跟在后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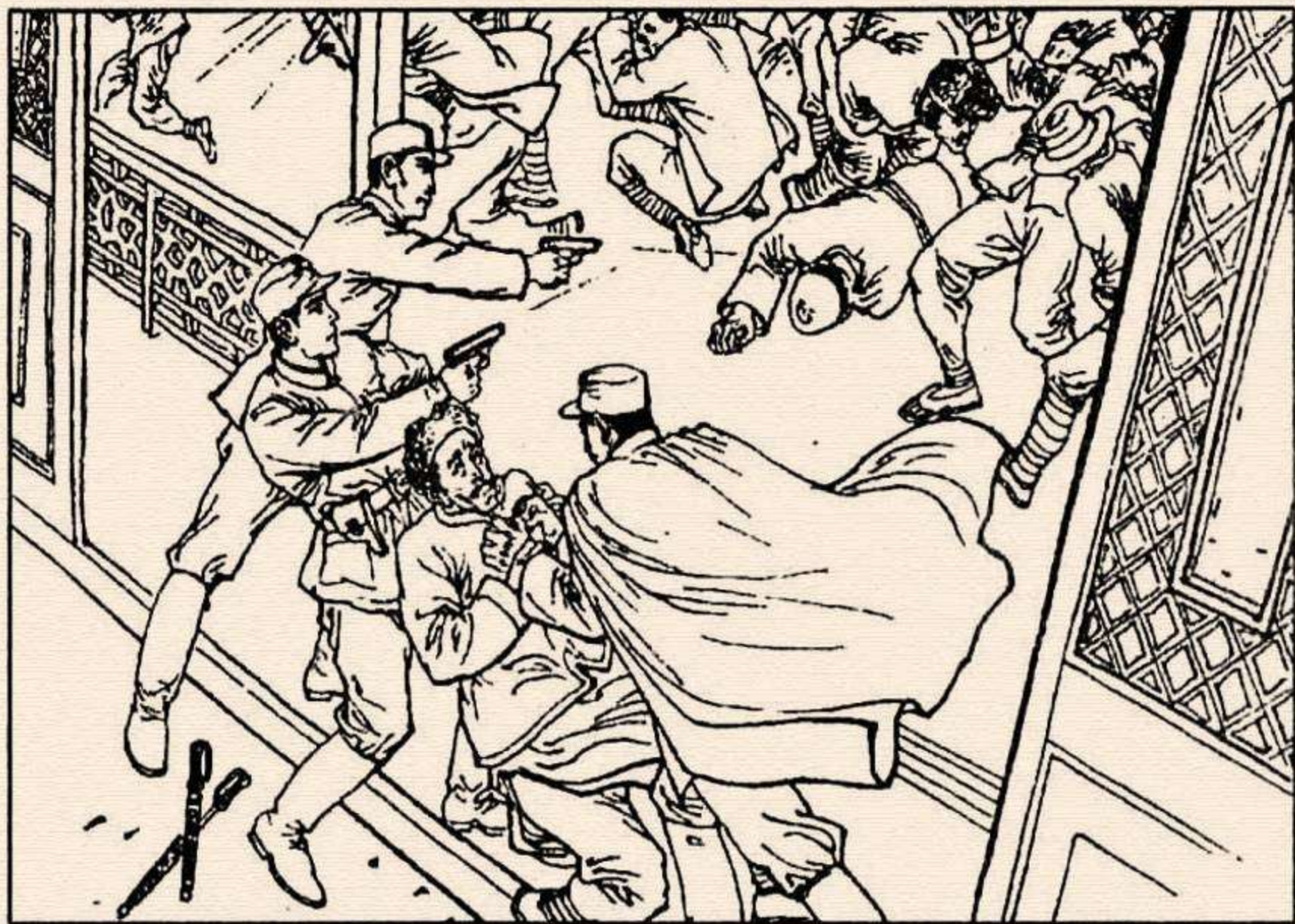
136 老飙挺胸晃膀，派头十足地边走边说：“鄙人带来蒋委员长特赠的两柄军人魂。是省座特为彭兄父子请的奖。还有三十把驳壳枪，要赏给老兄部下得力的有功人员，要做到奖了花狗，引得黑狗也卖力气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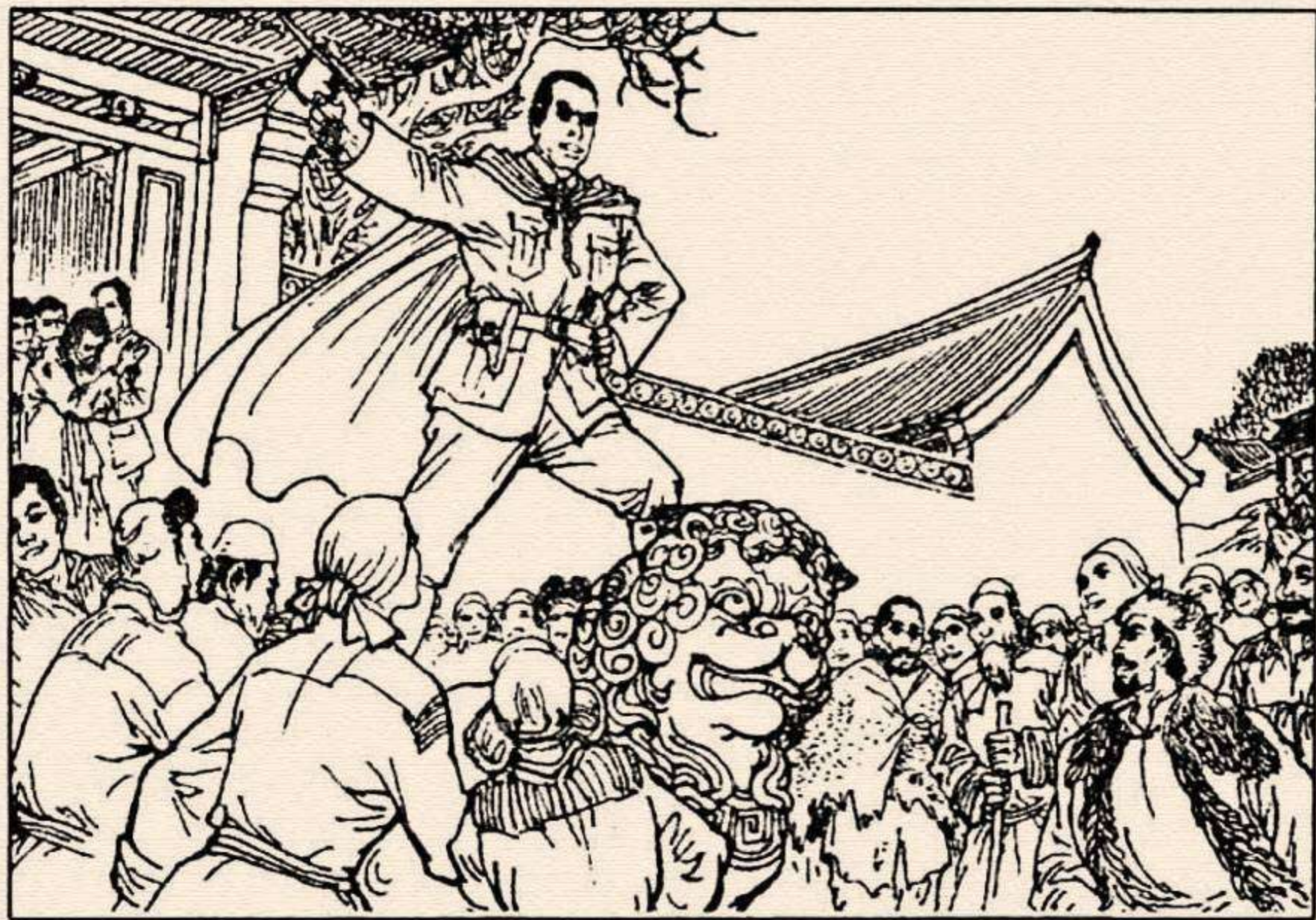
137 说着，来到彭西华庭院中，老飙接过彭西华递来的洗尘酒，一饮而尽。随后，威风颇盛地说：“请彭兄训话、授枪。”彭西华躬身道：“专员是钦差，哪有在下说话的地位。”



138 彭西华递过一张受赏人名单。我正担心老飙读不下来，只听他说：“彭县长给了我功名单，但我不叫名，凭你们的良知，站出来，望不冒功，不贪功，得一个受之无愧。”他可真会随机应变，我憋不住想笑。



139正这时，我们外围主力已到，我把明晃晃“军人魂”送给老飙说：“奖品已到。”他说：“呈上来。”随着喊声我们遇到屋里，老飙巨手抓住了彭西华。与此同时，大门口射来了暴雨般的枪弹，敌人被我们全歼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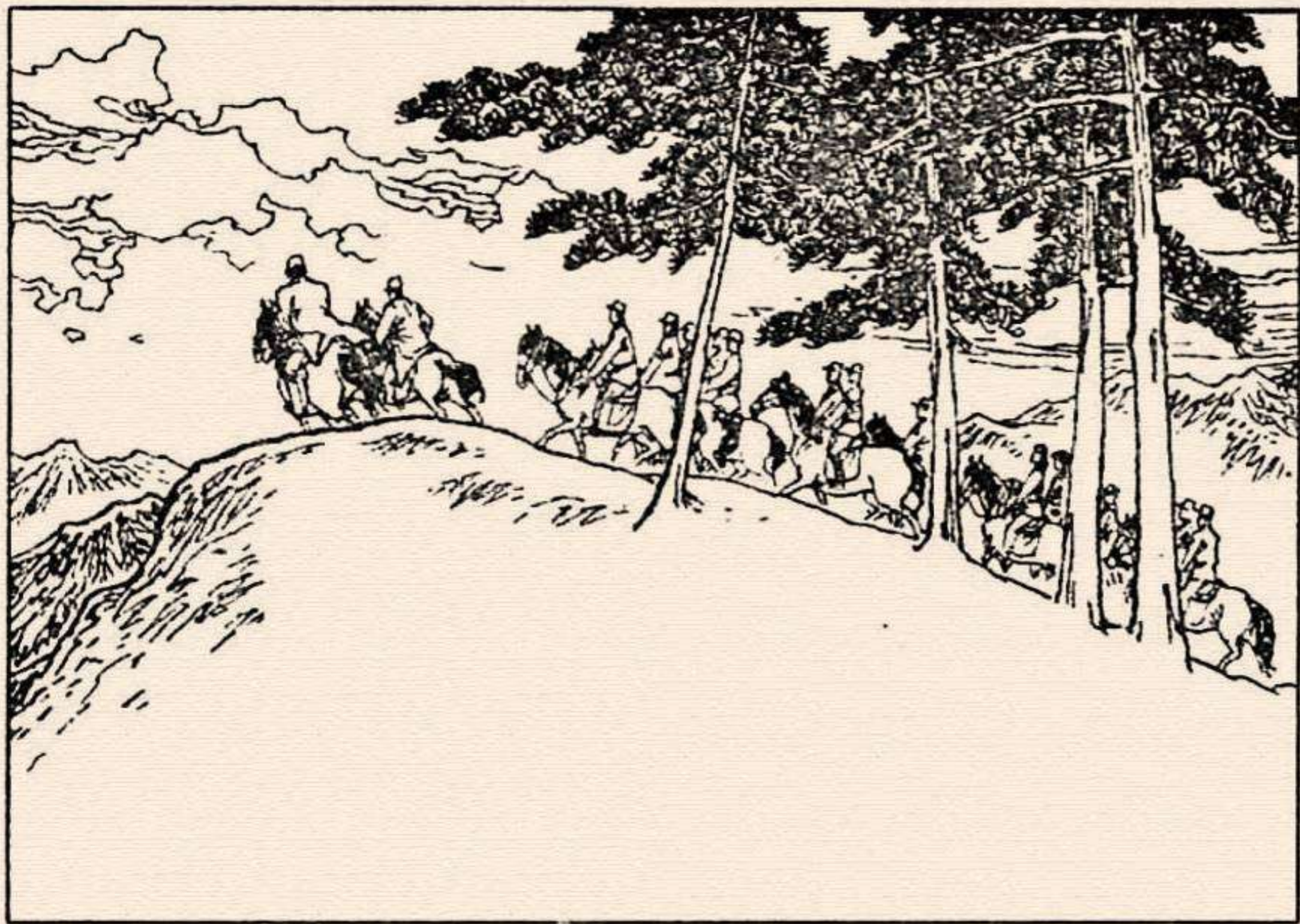
140 随后，战士们放出了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，老飙向人们喊道：“乡亲们，咱穷人没有枪就没有命；没有枪狼就会跑来咬人，你们要拿起枪来和敌人斗争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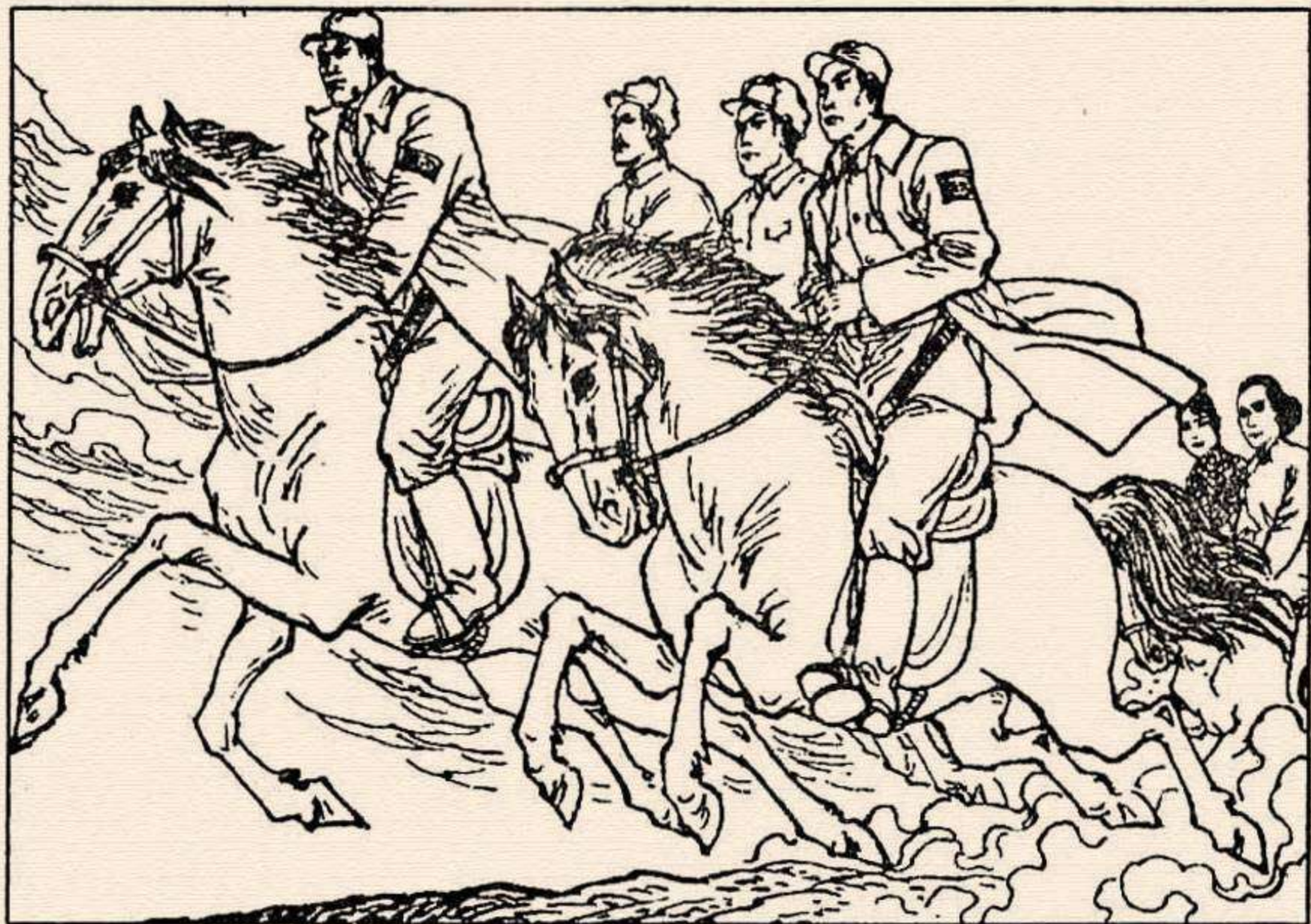
141 前后仅三天的时间，我们取得了显赫战果。抓住了晁衡之、彭西华，这如同挖了赵康昱的心肝。赵康昱被迫派出个中校长官、少校参谋，还有个穿洋服的政训处长，找上门来要谈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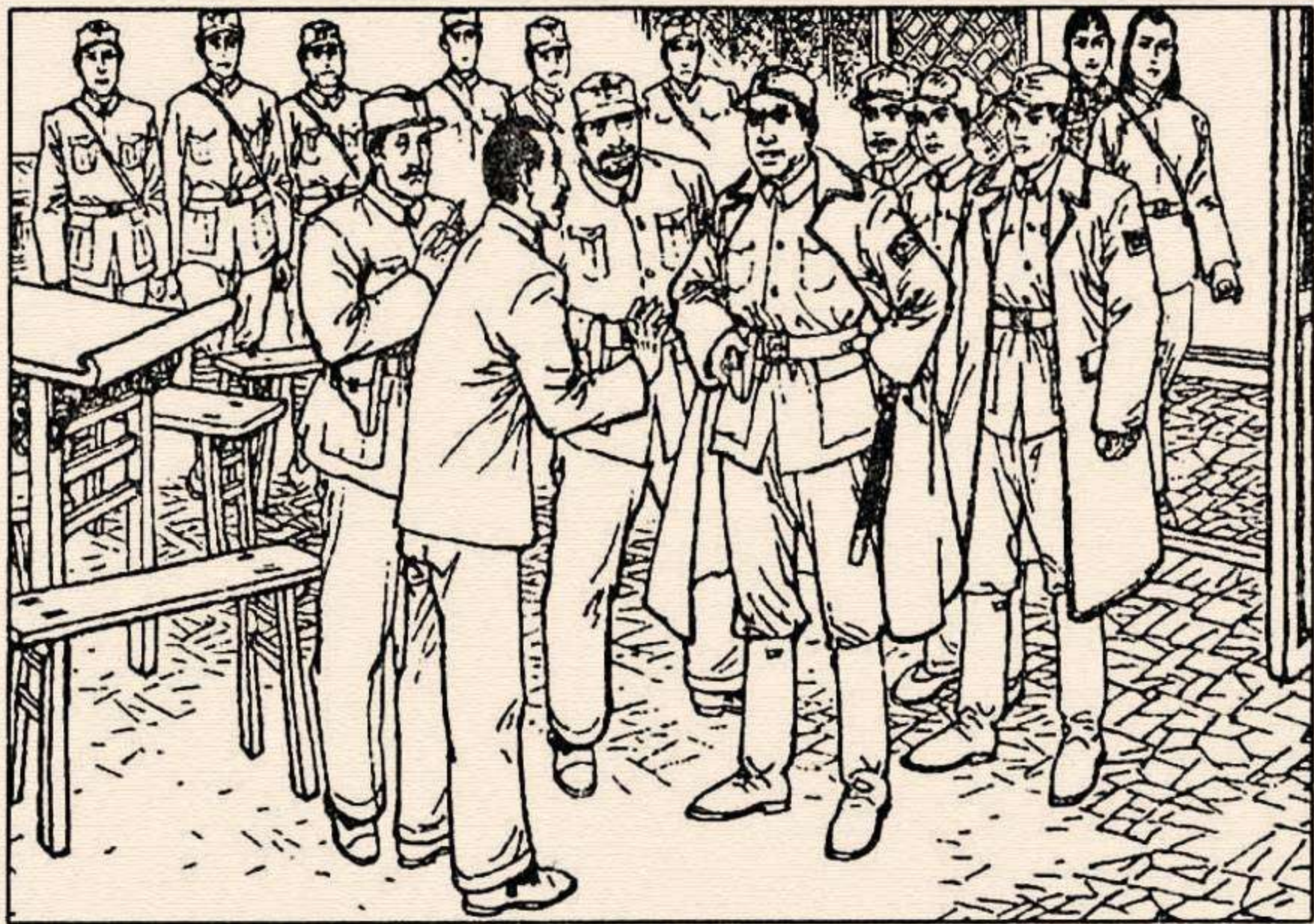
142 我们商议，决定接待，以观虚实，再作决定。一队队身穿新军装，肩佩八路军袖章的战士，威武雄壮地陈兵在凤凰山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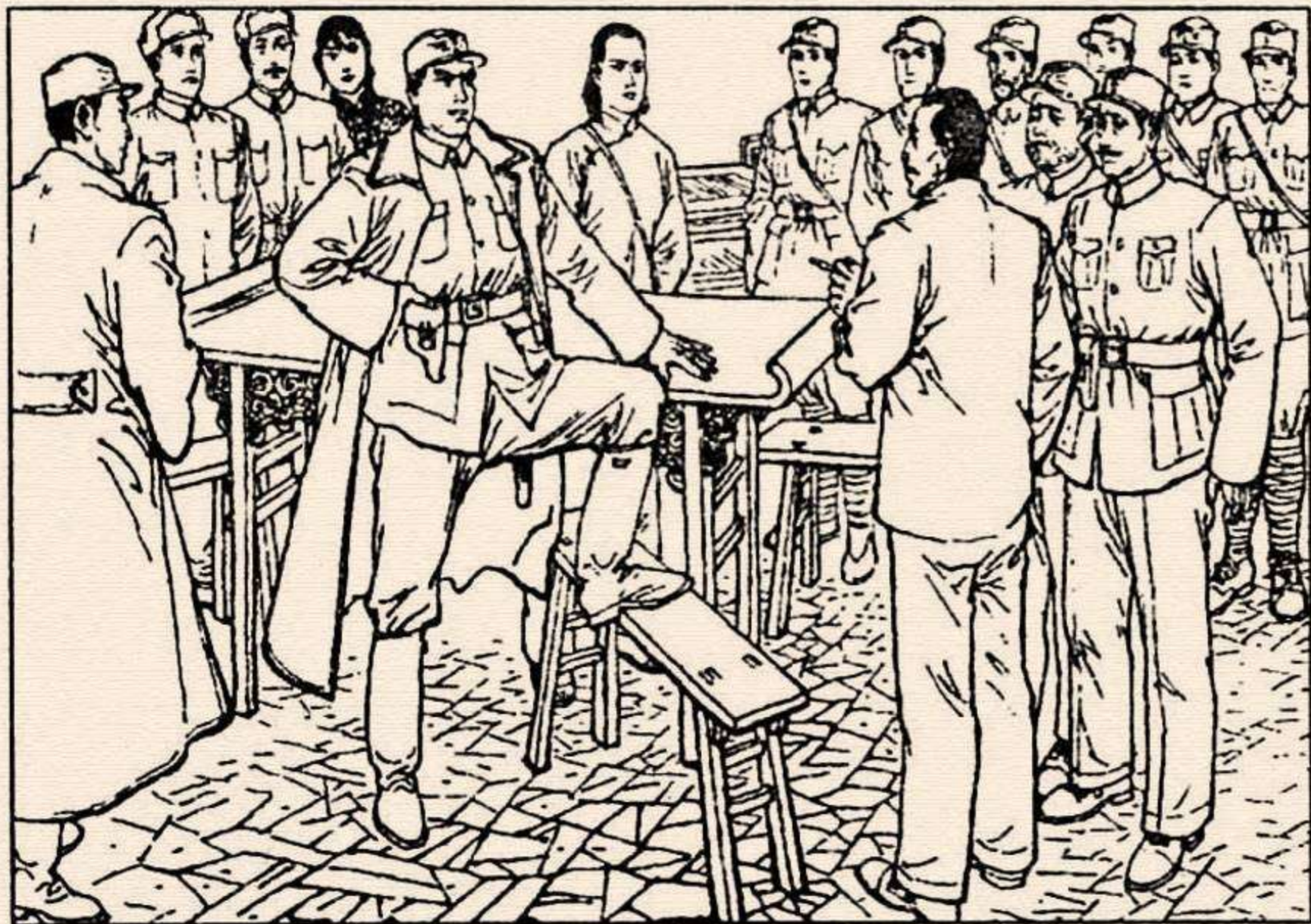
143 飙、越、薛、肖和我，率骑兵前往隘口寨。我们后面跟着八个身材魁梧、仪表俊秀、枪法出众的通讯员。每人十字双佩两把驳壳枪，腰系橙色九龙转带，油光闪亮，显得格外精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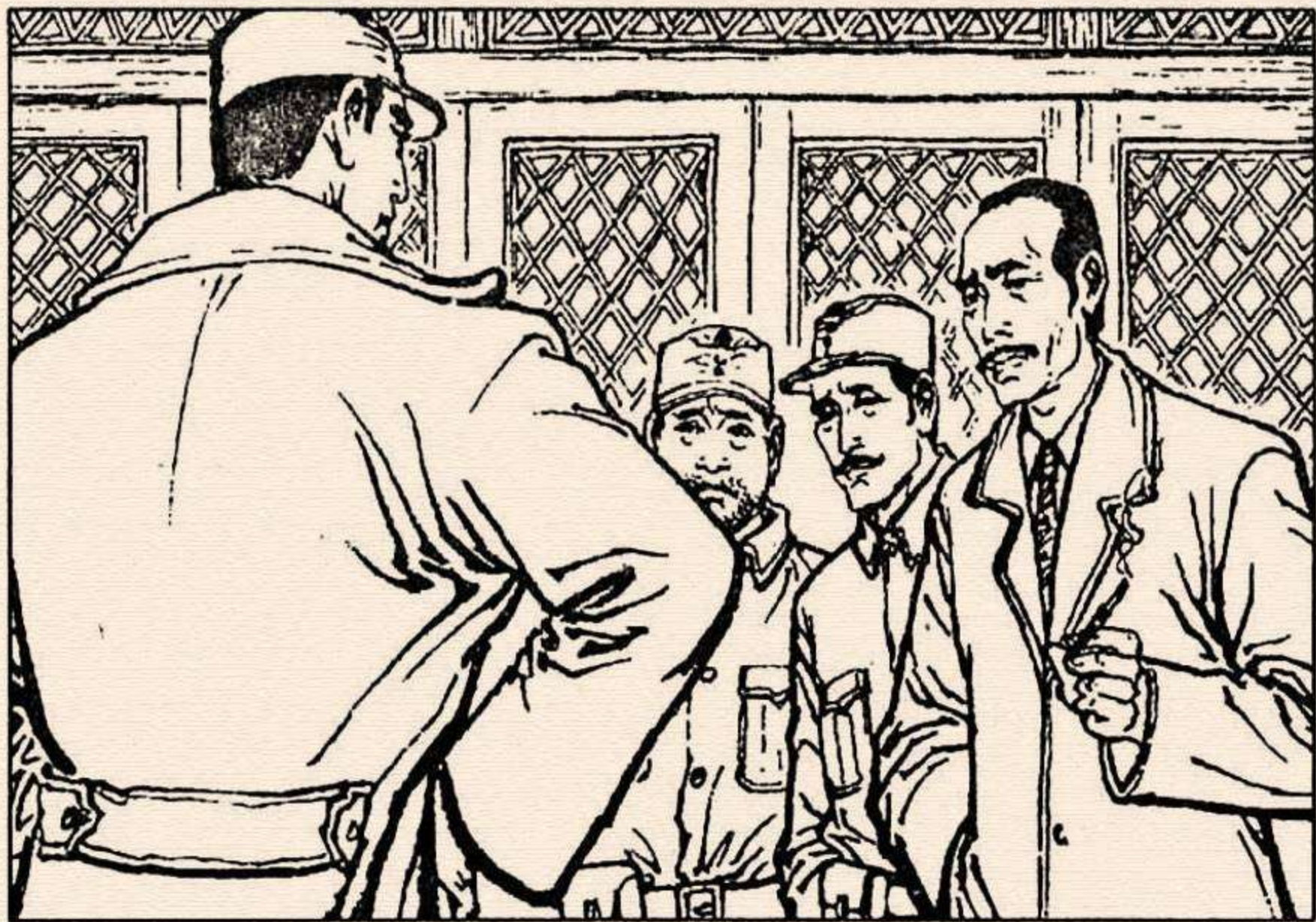
144 老飙和继超驱马前行，他俩大衣敞怀，宽皮带上挂着手枪，胸前悬着短剑。随后是英姿洒脱的越政委和隆花姑娘。我和肖元山一色的干部装束。这一队人威风凛凛、气势不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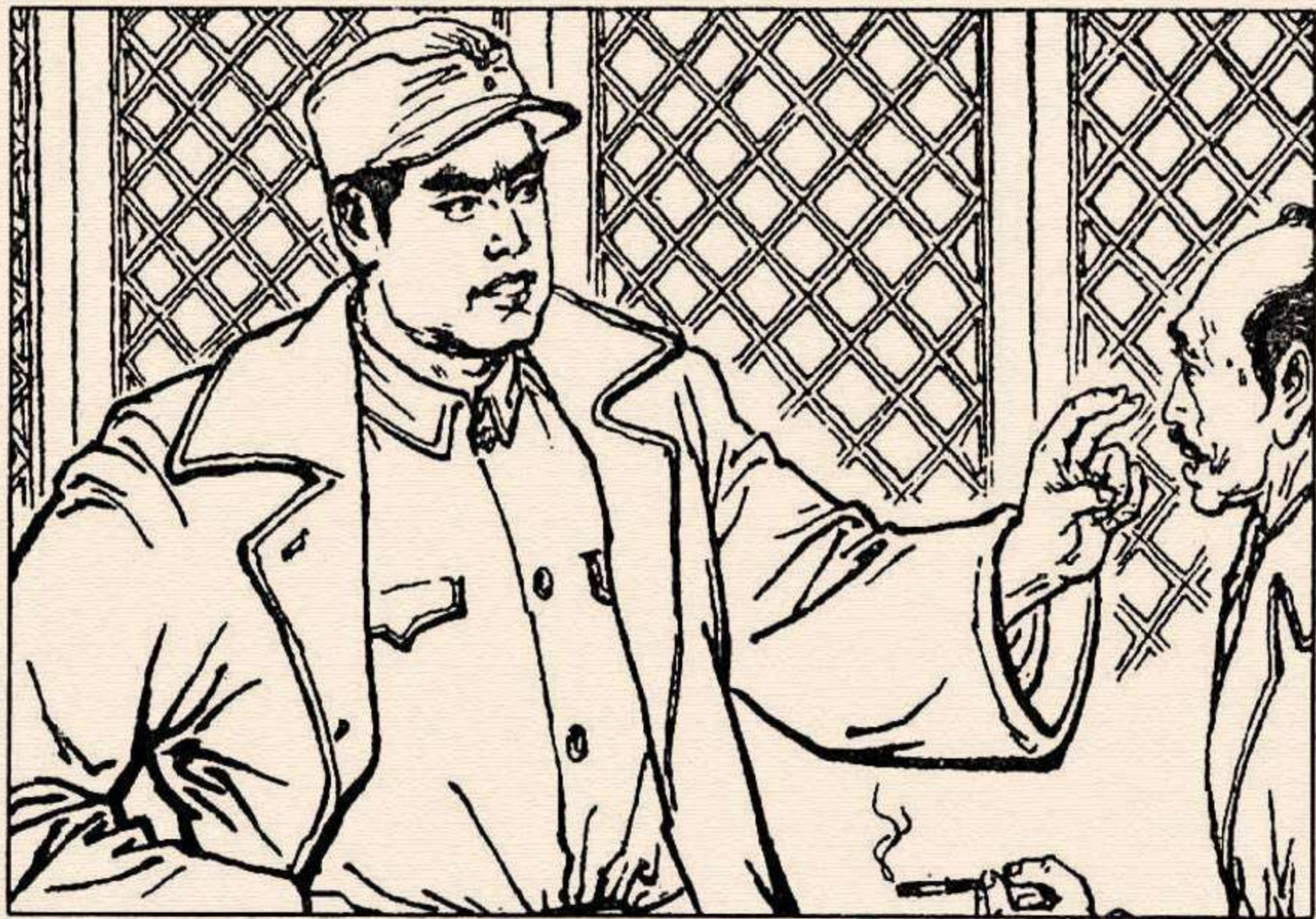
145 双方一见面，老飙就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赵康豈服不服输？你们是来下战表的，还是讲和的？是打是停我奉陪！”于老头儿忙说：“全是误会，前线小冲突，本军司令一概不知，我们一定严厉训诫肇事人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察颜观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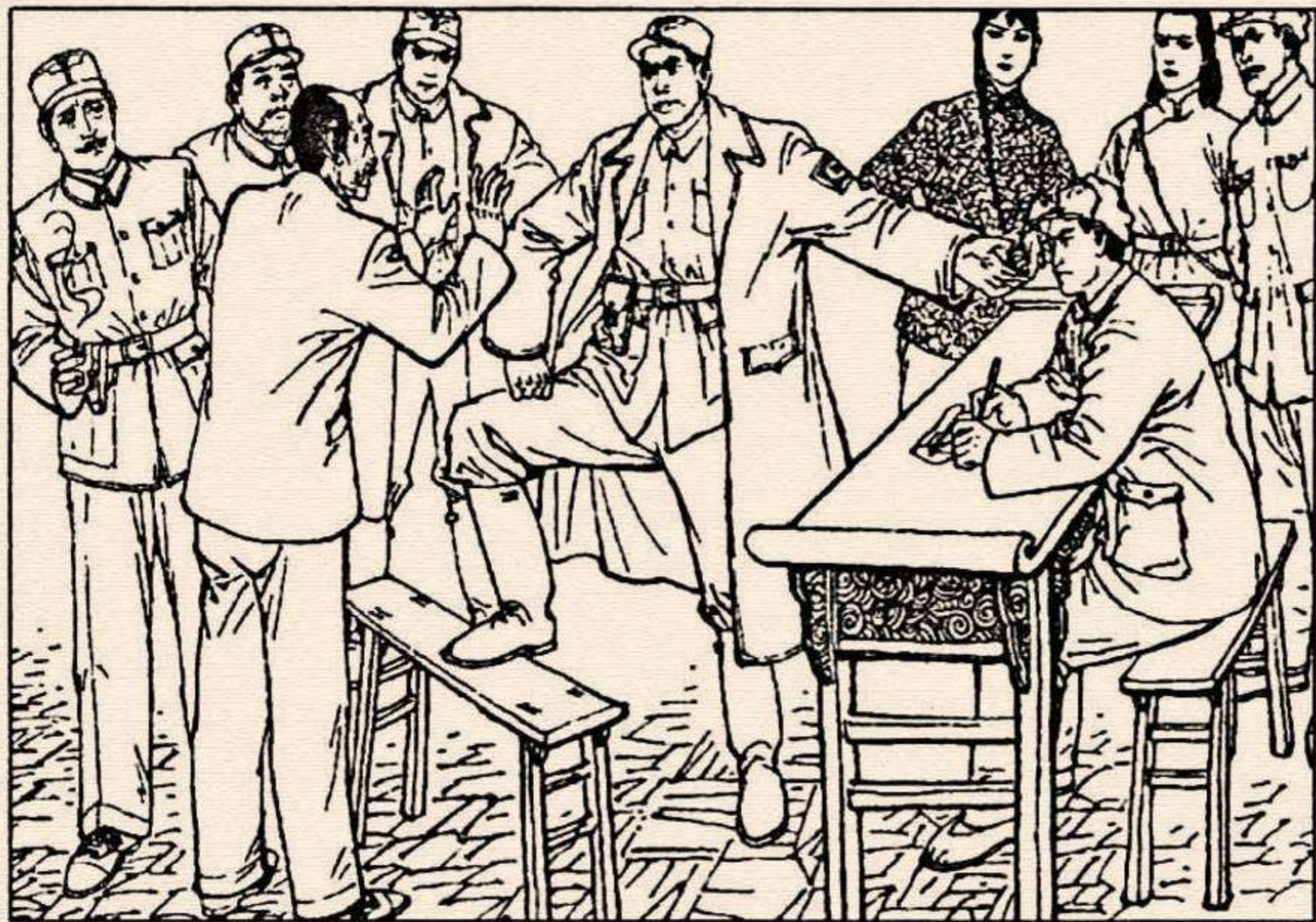
146 老飙一听，说：“你别‘拙老婆切面，全闹些片汤！’你们占地、杀人、设衙门这叫小冲突？今天是‘晴天挂月亮，要一清二白’；‘水湾捉鳊鱼，滑不溜秋’不行。”这顿歇后语机关枪，虽不像办外交，可把敌人砸转了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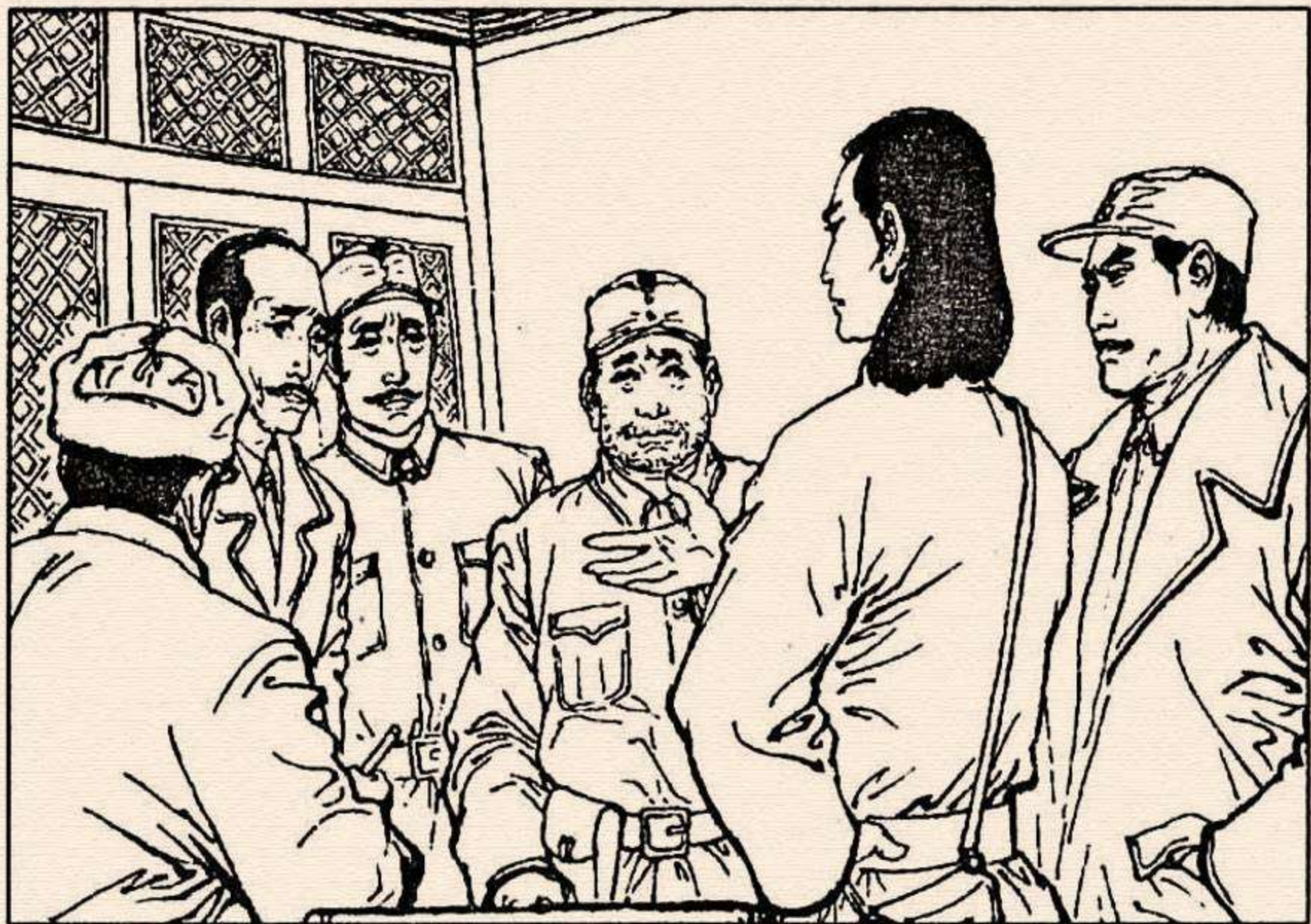
147 干老头儿又抢过话来说：“本司令大有讲和之诚意，条件不多，一是要把肇事者彭西华要回去严惩；二是双方交换被俘官兵和一切物资马匹；三是冲突平息后放回钦差晁衡之先生，并由省座委派羲铭县长……”



148 老飙没等他说完就咆哮了：“嘿嘿！你欺我老飙不识数啦！我是八路军，不是傻瓜，我没他娘的叫你抓去一兵一卒，换的什么将？走的什么马？想把那几个坏种要回去再吃人，没门儿！我早就交给老百姓的衙门了。”老飙可真火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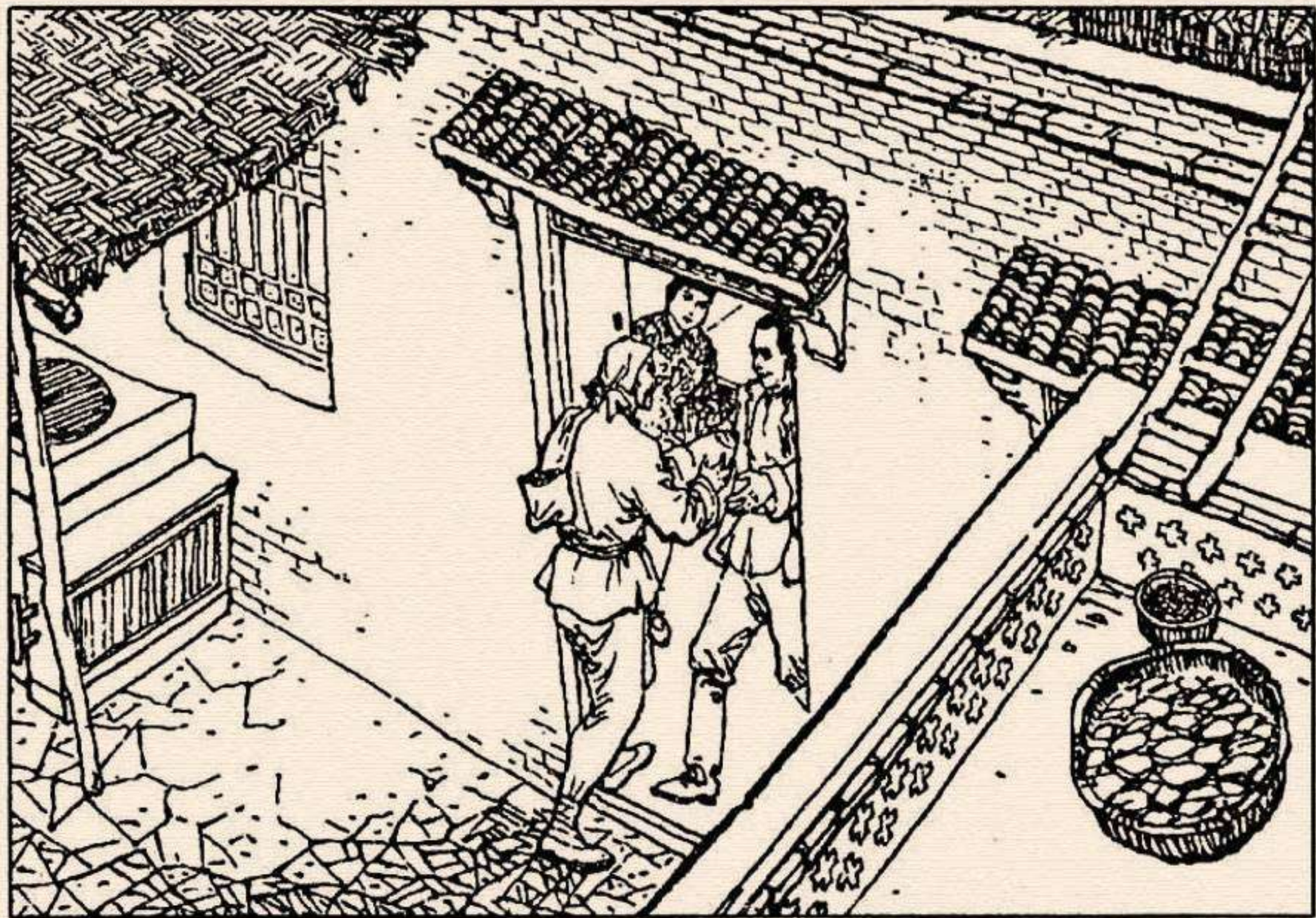
149 他一指我道：“这是报馆的马记者，要把你们和特务穿一条裤子的罪行给向上报。”他们一听害怕了：“不能这样，我们是真心抗战的。”老飙又逼近一步说：“抗战就别罗翅，不老实我们就专钻你老窝，挖心掏胆，让赵康显脑袋搬家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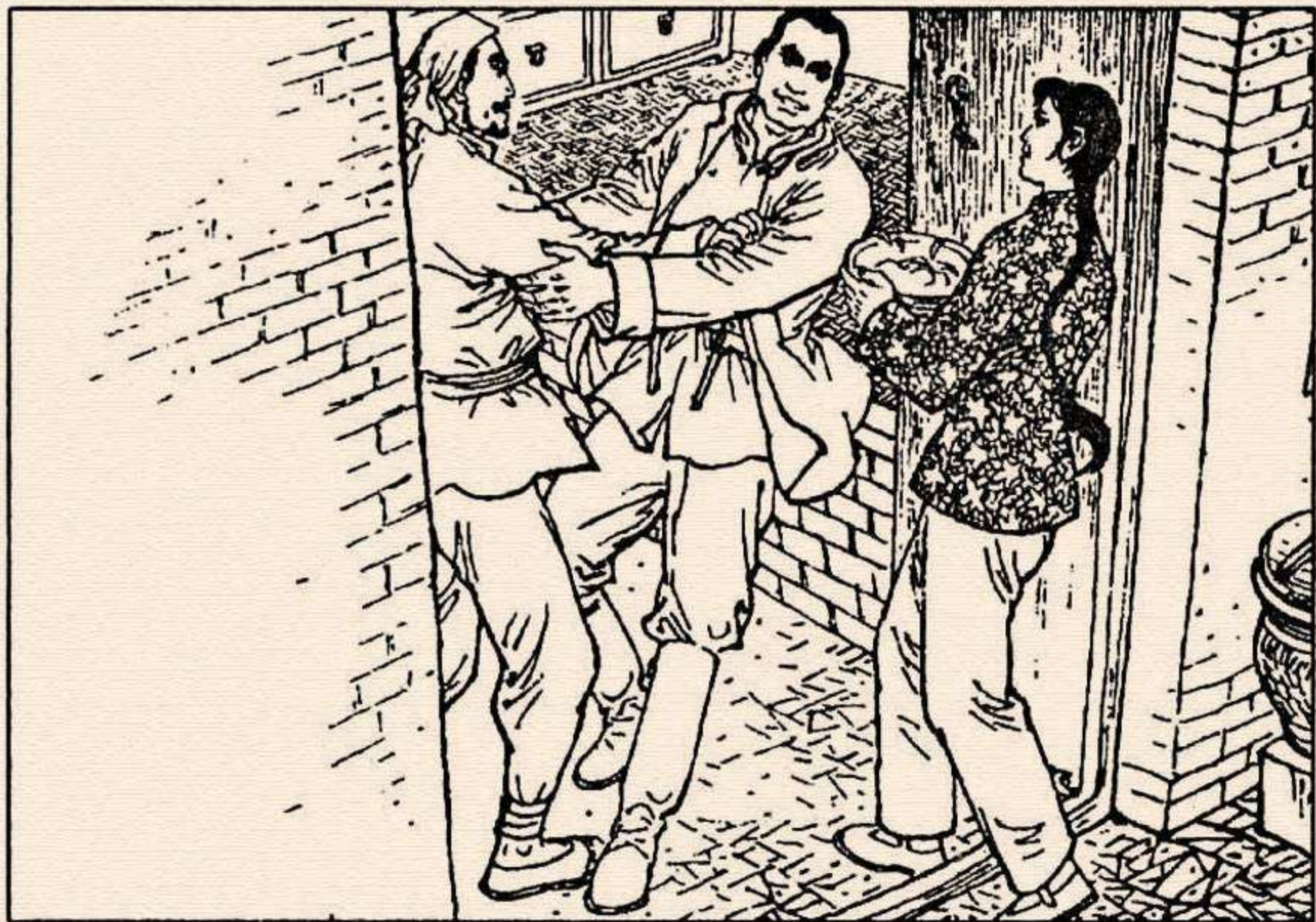
150 越政委见老飙抓住了敌人弱点，便接着说：“桥隆飙同志所讲，就是我们的条件，接受，我们可以团结抗日，不揭露你们的勾当。否则，另当别论。想打，奉陪。”三个代表，面面相觑，无言答对，机械地点着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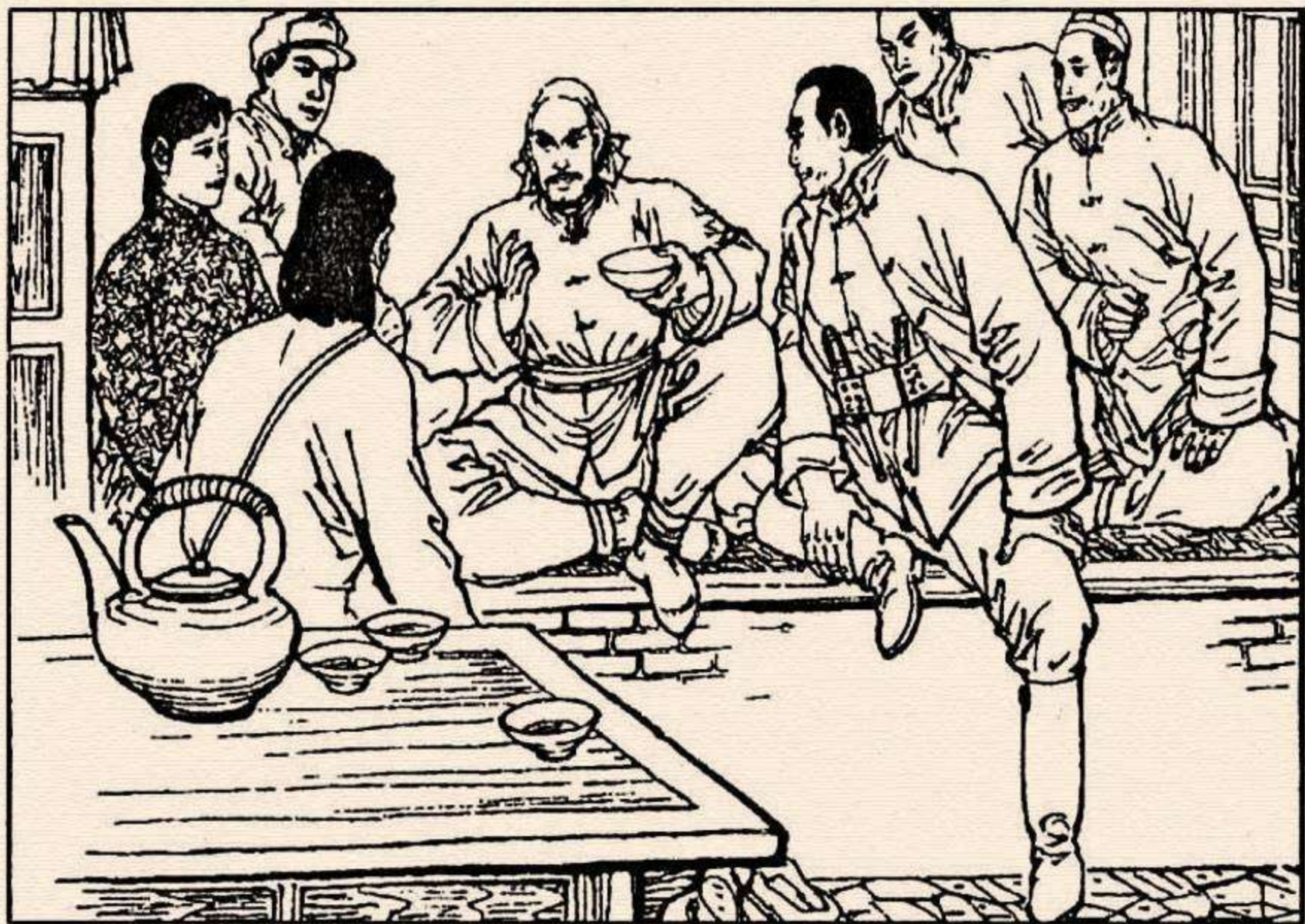
151 老飙见势一挥手说：“继超，送客！”三个代表慌慌乱乱地退走了。我们一齐大笑起来。这种冰雹击顶的武谈判，倒是老飙的发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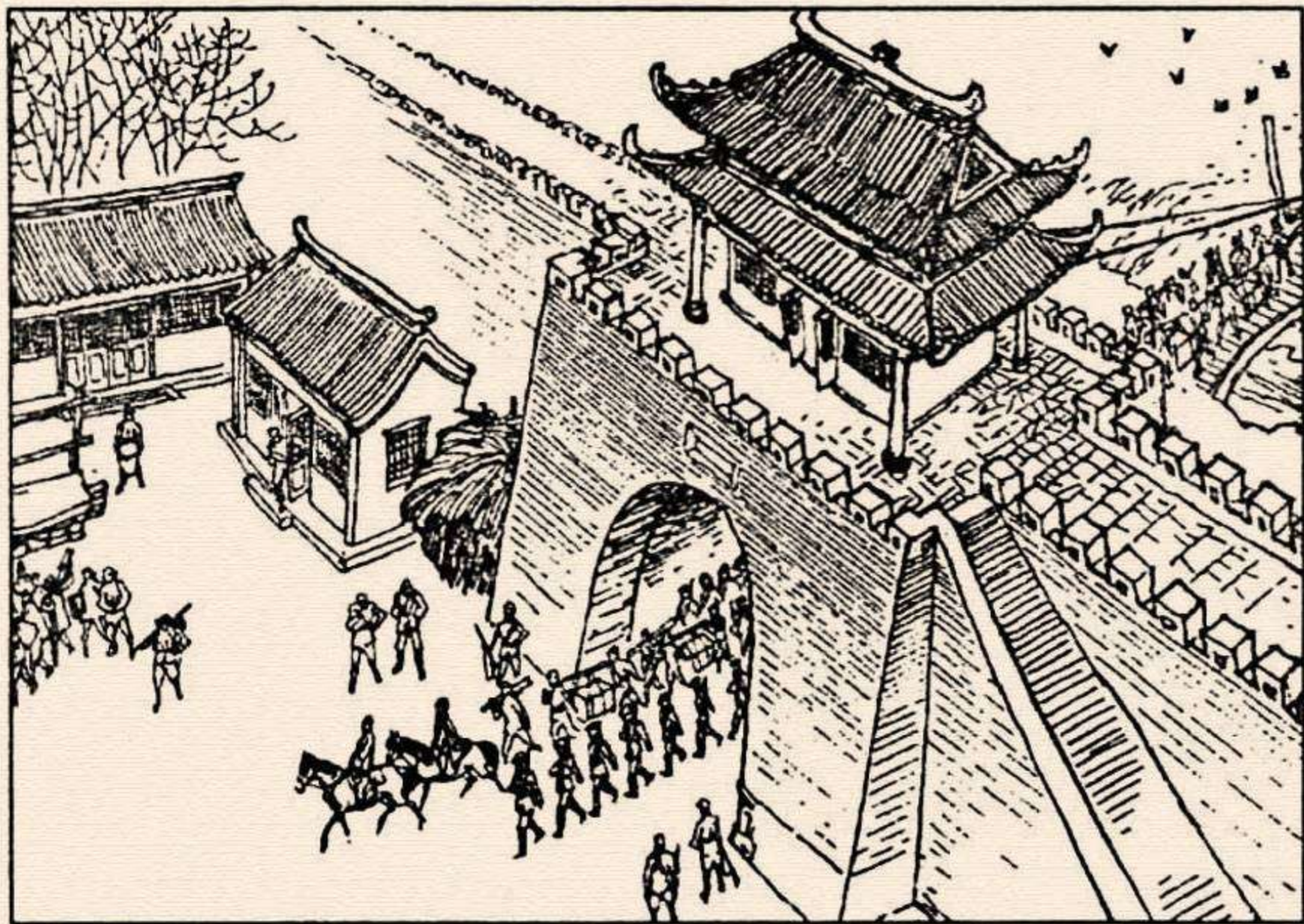
152 镇住了赵康里，根据晁衡之的口供，我们打算去会会日寇小林中佐和仇、狄两个汉奸。老沙到平州、三古镇侦察已经两天了。大家正惦记、猜测着老沙的情况时，他却满头大汗赶了回



153 桥隆飙一见，忙迎上去，高兴地拉着老沙的胳膊抡着转了一个圈，把隆花送来的洗脸水碰洒了一地，隆花瞪了他一眼说：“沙大哥挺累的，你闹着玩儿也不分个时候。”他故意气隆花说：“你小丫头家，懂啥，这叫见面礼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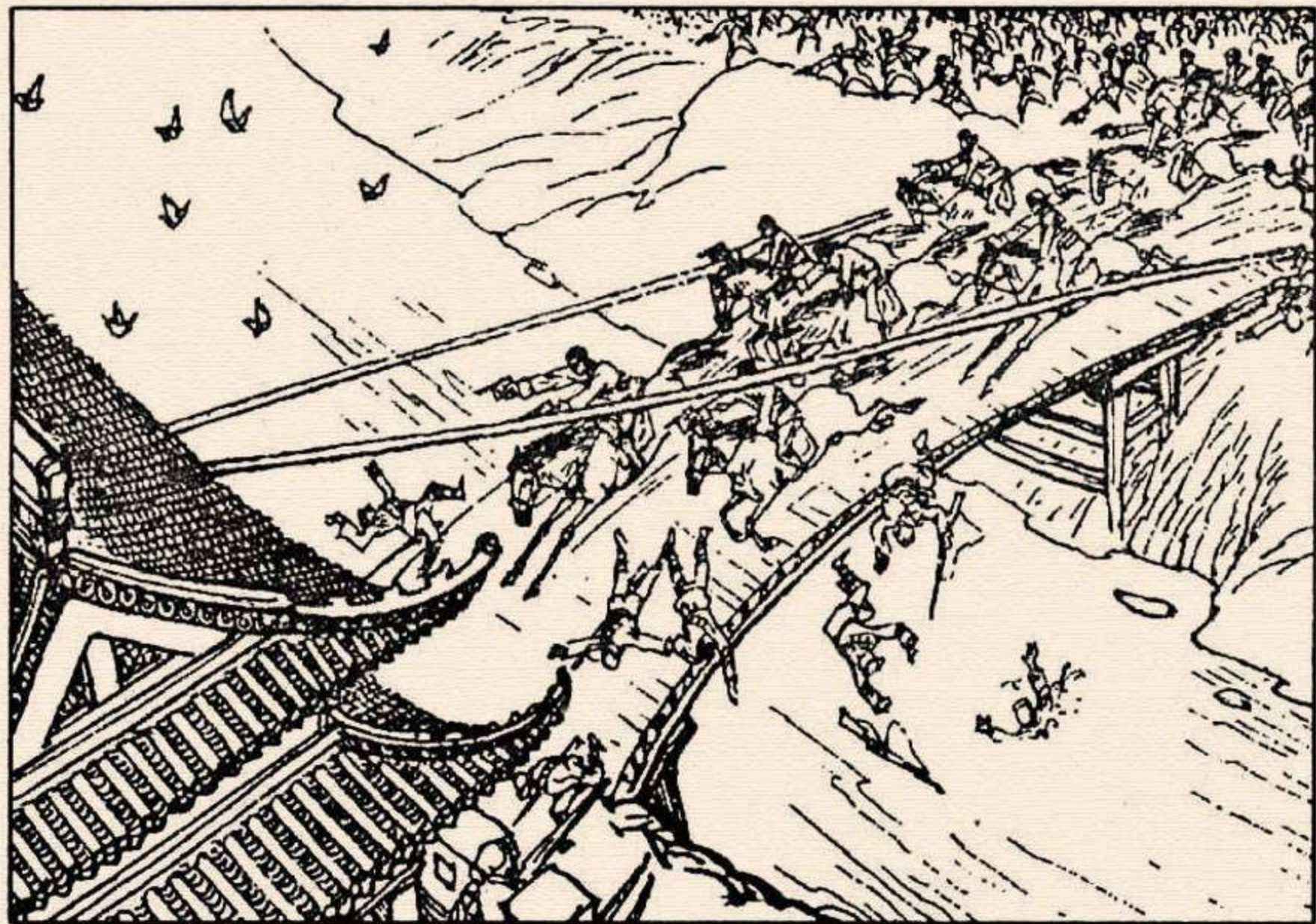
154 据老沙侦察，平州、三古镇的敌人，布防很严。城里人们纷纷传说我们要找赵康昱决战，因此，城里敌人对我们放松了警惕，正在得意地准备他们的建政大典，以候晁衡之的到来。



155 城里敌人派出三十多个伪军，到羲铭来接赛家父女，都被我路上的伏兵缴了械。肖元山和隆花仍然扮成赛家父女，带着扮成跟包的、抬箱笼的和伪军，共七十多名战士，大摇大摆地进了三古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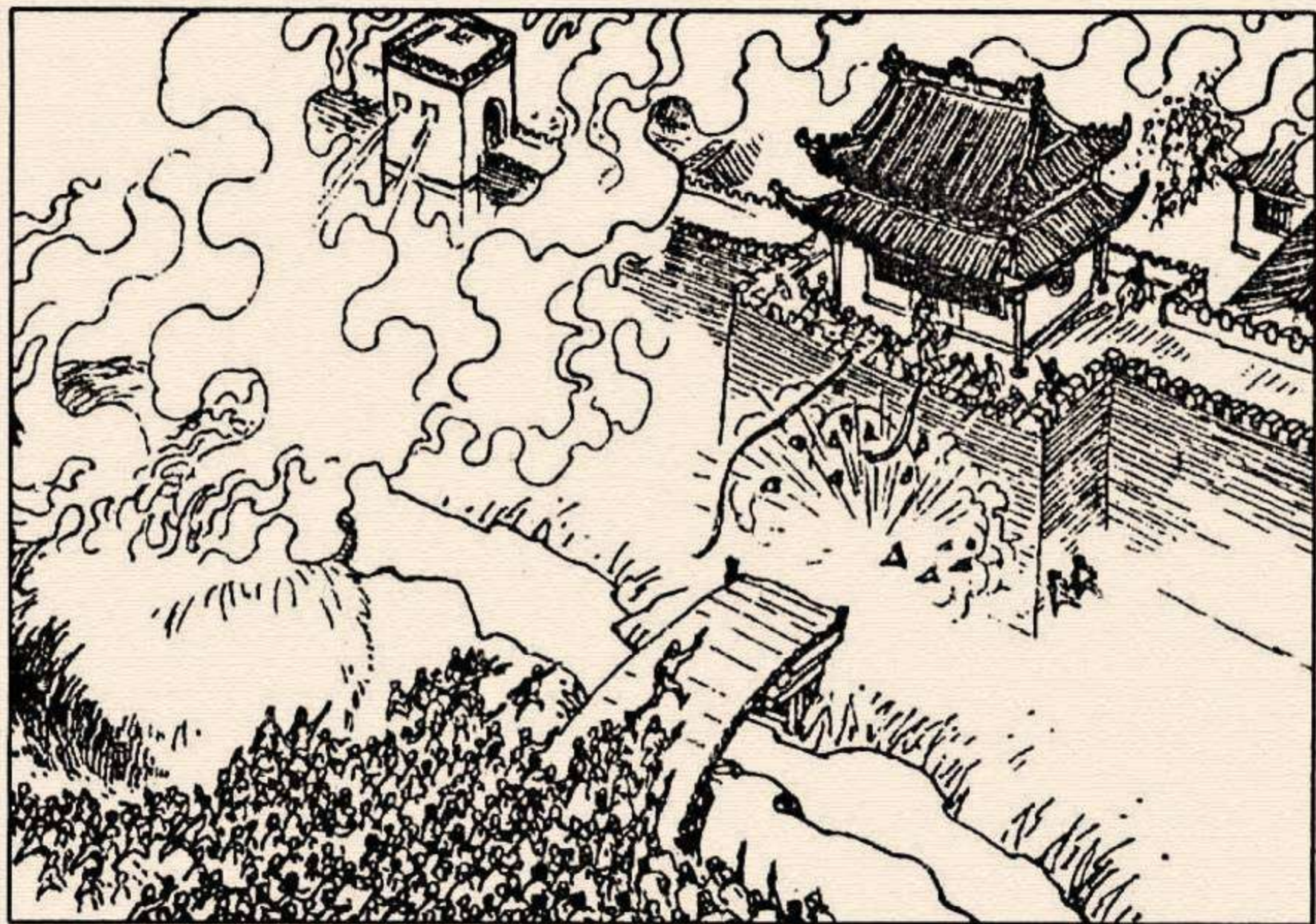
156 为了策应肖元山他们的行动，利用了乡亲们在年三十赶半半集的风俗，一些战士和自卫队员们化装成赶集的、卖年货的、跑旱船的、踩高跷的和扭秧歌的，你叫我喊地把三古镇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

157 城门上的伪军威吓人们，企图把人们轰走，但谁也不听。我们的人带头闹得更欢。敌人只好放下吊桥出来驱赶。这恰好中了我们的调虎离山计。老飙一声呼哨，继超率领骑兵，如旋风般刮过了吊桥，直向东城门闯去。



158 其余部队也跟着往城里冲，可队伍只过去一半，吊桥就悬起来了，守城的鬼子和伪军向我们扫射起来。老飙急中生智，带人将城外的几个草垛点着了，又叫人借来了老乡房檐下的干辣椒，放在火里一齐烧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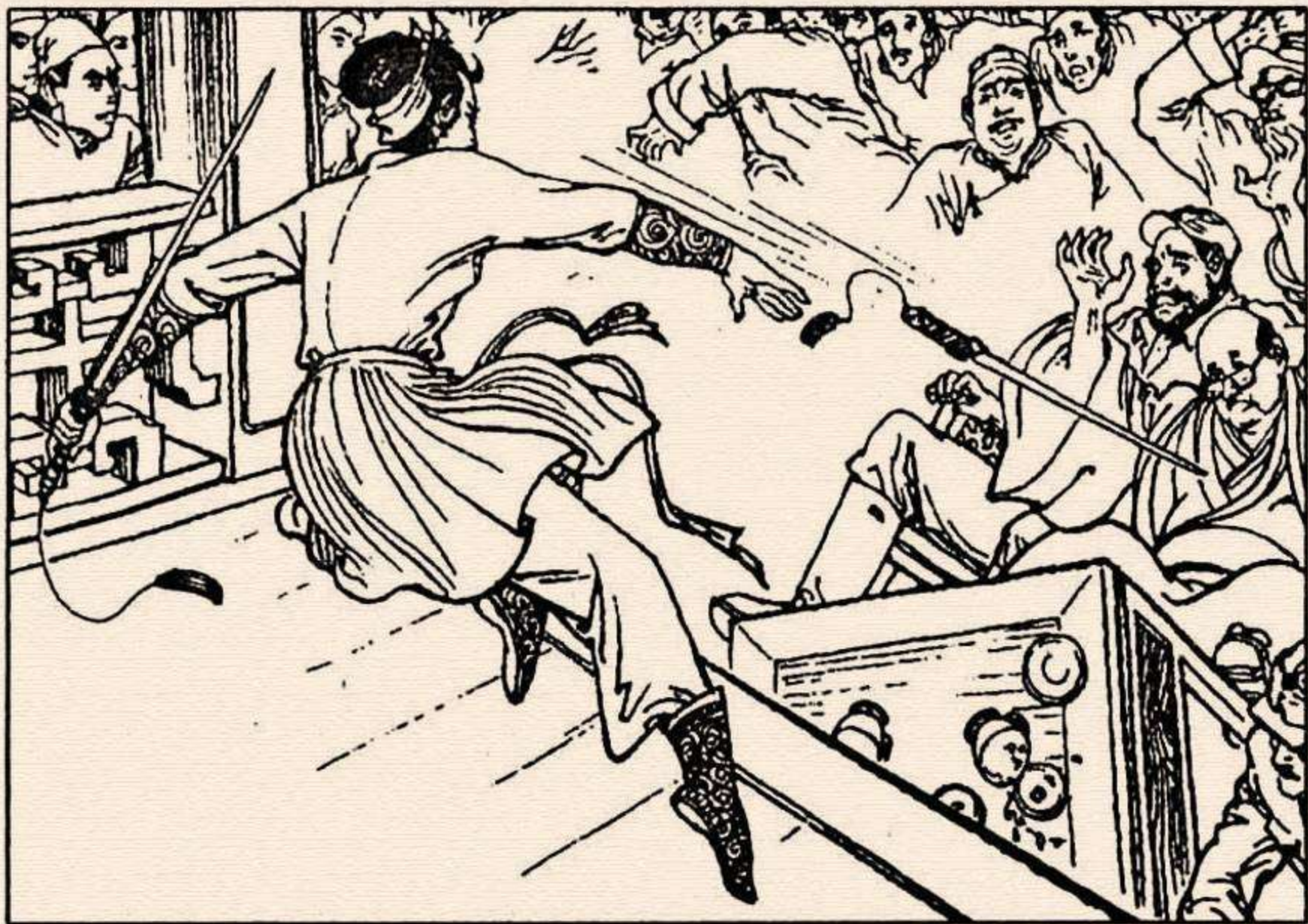
159 火借风力，连烟带火一起送上了敌碉堡，敌人呛得嗷嗷怪叫，老飙却哈哈大笑说：“龟孙子，尝尝你飙老爷的炒辣椒吧！”我忙趁机组织人力，炸开了城门，打进城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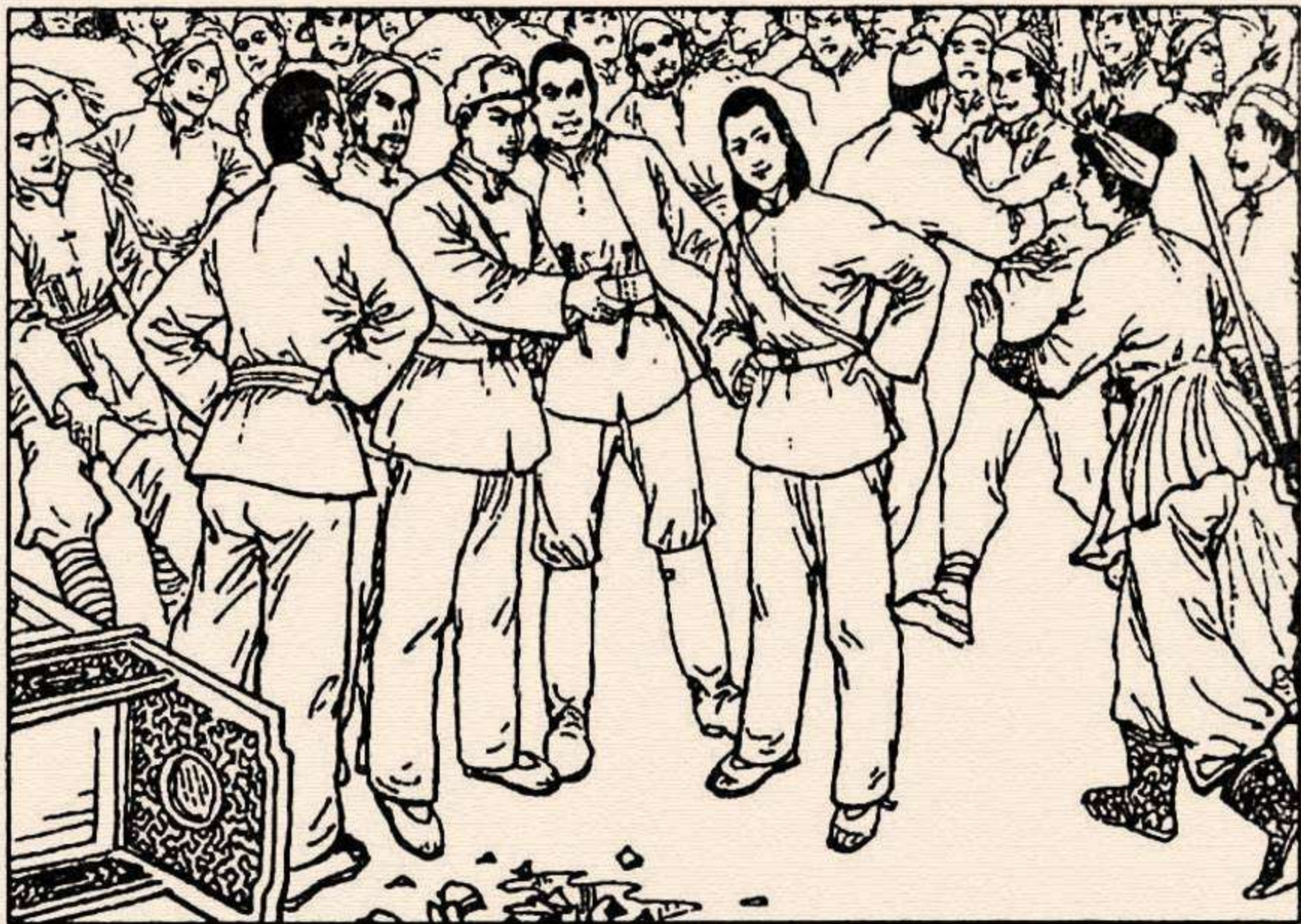
160 这时，清饮斋里正唱得热闹。大戏场正中坐着小林中佐，左边是仇国基，右边是“老半吊子”狄邦隶。他们后面乌七八糟地坐了二百多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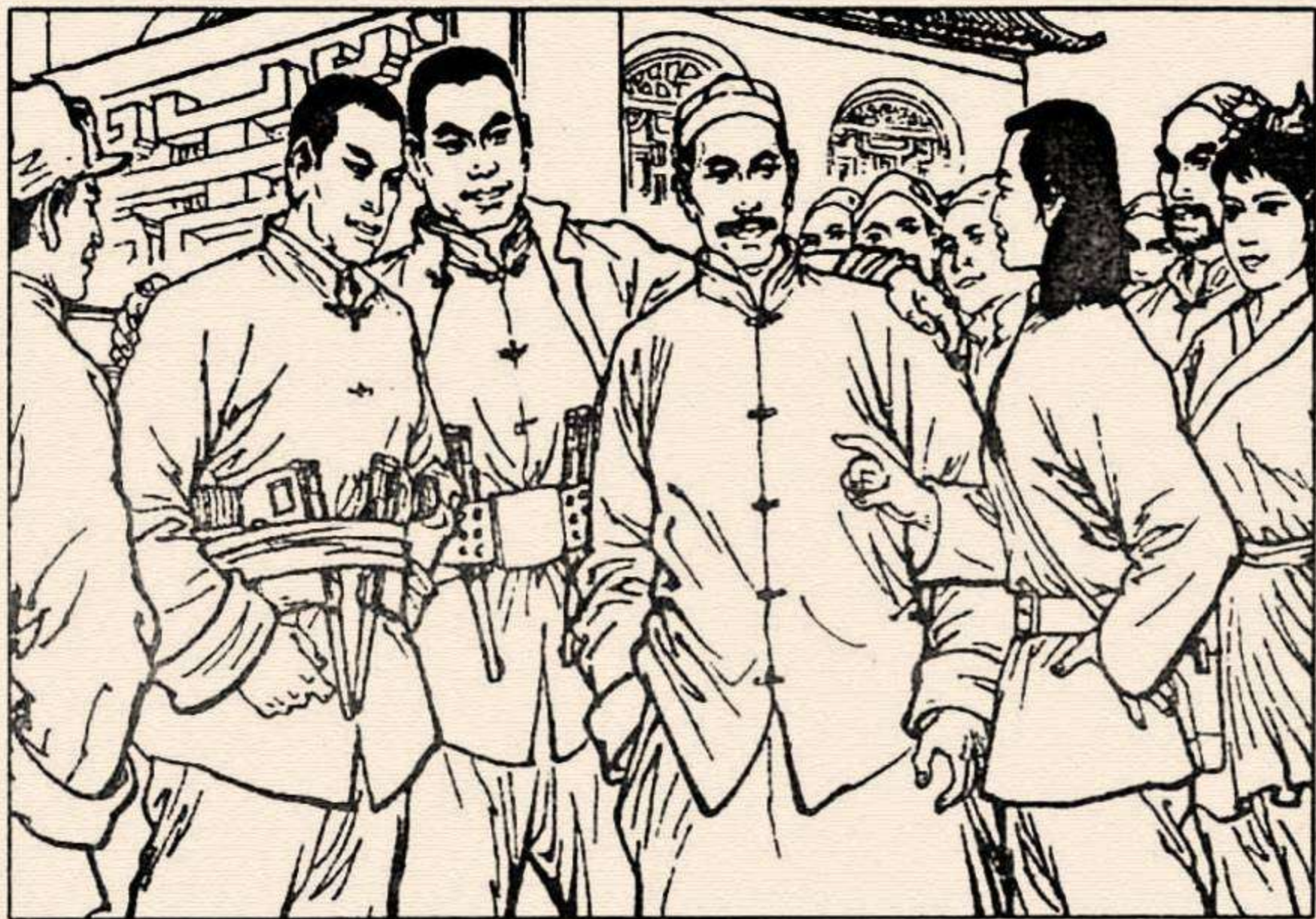
161 隆花为了吸引住敌人，一开场就使出了她那武术加刀马花旦的纯功夫。她体态轻盈，面如春花，眼似秋水，手持光耀耀的双剑，往来如飞。使这群乌贼老鳖看得眼花缭乱，张口瞪眼，怪声喝彩。



162 这时，外面的枪声惊动了小林中佐，他正要掏枪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隆花飞剑直取小林左胸。随之，一个箭步飞身下台，砰砰两枪结果仇、狄两个汉奸。



163 当我们打进戏场时，这里的战斗已结束了。大家见面你捶我抱，分外高兴。这时，只见隆花身着火红戏装欢快地跑来。我们逗她说：“瞎！我们的十三妹也参加抗战了。”说得她直往表嫂身后藏。



164 人民军队的大熔炉把隆飙、元山、继超等人锻炼成钢，在这欢庆胜利的时刻，越颖同志代表组织宣布了他们已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巨大的胜利，非常的喜讯，激荡着同志们的心。我也感到心潮难平，由衷地高兴。



165 正这时，爷爷、妈妈神采焕发地快步赶来。桂凌他们的秧歌队，随着欢乐的鼓乐声飘然舞来。桂凌略带羞涩地望着我，眼里充满着无限深情。三古镇里里外外人山人海，共庆胜利，这真是一元复苏，万象更新啊！



166 老飙他们，被群众簇拥着，脸上洋溢着胸中盛不下的幸福。我不得不自语道：“我英雄的战友啊，你们像真金一样，在战火中锻冶得更纯真了。我们要肩负起人民的期望，坚决革命英勇斗争，让英雄的祖国气贯长虹。”



桥 隆 飙 (下)

原 著：曲 波
改 编：韩秀岚
绘 画：季源业 季津业

出 版·人：刘子瑞
责任编辑：陈国英 季源业 施振广
技术编辑：高 振 郑福生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23283867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mm 1/50 印张：3.36
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ISBN978-7-5305-3618-6 印数：1-300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(每套24册) 定价：32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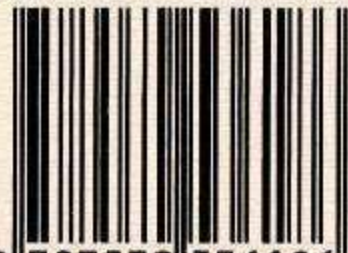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桥隆飙. 下/韩秀岚改编; 季源业, 季津业绘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8.1
(革命英雄颂)
ISBN 978-7-5305-3618-6

I. 桥… II. ①韩…②季…③季… III. 连环画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8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11260号

ISBN 978-7-5305-3618-6



9 787530 536186 >



声 明

本电子连环画由自治州扫描、制作，仅供会员们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目的。会员们在下载、观赏电子连环画之后，请自觉、及时地删除电子连环画，并不得擅自传播，更不能谋取私利，否则，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都由违反此规定的人承担。

谢
谢
观
赏